

树上的男爵

一

我的兄弟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最后一次坐在我们中间的那一天是1767年6月15日。我记得很清楚，事情好象就发生在今天一样。大家坐在翁布罗萨我家别墅的餐室里，几扇窗户都嵌满了花园里那棵高大的圣栎树的繁茂枝条。时间正当中午，我们全家人按照老规矩在这个时候坐到餐桌边，虽然那时从不习惯早起的法国宫廷传来的下午吃正餐的时尚已在贵族之中风行。我记得有风从海上吹来，树叶抖动。柯希莫说：“我说过不要，我就是不要！”他推开那盘蜗牛。他往常可从来没有闹得这么凶。

在首席上端坐着我们的父亲，阿米尼奥·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他头上戴着路易十四式的垂至耳际的假长发，这象他的许多东西一样已经过时了。在我和我的兄弟中间坐着福施拉弗勒尔神父，我们家的食客和我们这些孩子的家庭教师。在我们对面坐着我们的母亲，女修道会会长科拉迪娜·迪·隆

多，和我们的姐姐巴蒂斯塔，住家的修女。在桌子的另一头，与我们的父亲面对面坐着的是土耳其式着装的律师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士，我们家庄园的总管和水利工程师，而且他作为父亲的非婚生兄弟，是我们的亲叔叔，

柯希莫满了12岁，我8岁；我们刚被允许上父母的餐桌几个月。也就是说，我沾了我哥哥的光，随他一起提前升级，因为他们不想让我一个人单独在一边吃饭。我说沾光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无论对柯西莫还是对我来说，欢乐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怀念在我们自己小房间里的进餐，只有我们两个和福施拉弗勤尔神父。神父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干瘪老头，人们说他是冉森教派信徒，其实他是从故乡德菲纳托逃跑出来的，为了躲避宗教裁判所的审讯。但是，他那时常为众人所称道的古板性格，他对己对人的苛刻态度，不断地被他的冷漠的天性和与世无争的态度所代替，仿佛他茫然地眨动眼睛所做的长久的沉思默想只是使他进入了无边的痛苦和万念俱灰的境地。他将一切困难，哪怕是很微小的，都看成是他不想反抗的恶运的征兆。我们在神父陪伴下的饭餐在长时间的祷告之后才开始，一勺勺规规矩矩，合乎礼仪，一声不响地进行，如果谁从盘子上抬起眼来，或者喝汤时发出了轻微的响声那可不得了。但是，神父在喝完汤时就已经吃腻了，他茫然地呆望着，每啜饮一口酒就啧啧舌头，好象只顾品味这短暂而浅表的感觉。上第二道菜时我们就可以开始用手抓起来吃了，吃完饭时互相掷梨瓢玩，而神父不时懒洋洋地说一声：“够了！安静些！”

而如今呢，同全家人一起坐在餐桌边，家庭里的积怨显形

了，这是童年中不幸的篇章。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不停地对我们唠叨，要用刀叉吃鸡啦，身体要坐直啦，胳膊肘不要靠在桌子上啦，简直没完没了！还有我们那位讨厌的姐姐巴蒂斯塔，一系列的叫嚷、气恼、处罚、踹腿、踢脚就开始了，直至柯希莫拒绝吃蜗牛并决定把他的命运同我们断开的那天为止。

这种家人之间的怨恨的累积我后来才明白：当时我8岁，觉得全都是在做一场游戏，顶撞大人是所有的孩子的脾性，我不明白我的哥哥表现出的执拗劲头中蕴藏着更深厚的东西。

我们的父亲男爵是一个讨厌的人，这是肯定的，尽管他并不坏。他讨人厌是因为他的生活由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宰，这在新旧时代交替的时期是常见的事情。时局的动荡也引起许多人的内心激动，我们的父亲却同那犹如锅中沸水一般的形势背道而驰，不合常轨。他竟妄想获得翁布罗萨公爵的爵位，他一心考虑的只是家谱、继承权以及同远近的权贵们的争斗和联合。

因此，在我们家里过日子总象是在进行应邀上访朝廷的大演习，我不知道是奥地利女皇的宫廷还是路易国王的皇宫或者都灵的那些山民的宫殿。一只火鸡端上桌，父母就紧盯着我们，看我们是否按照宫廷里的规矩切割和剔骨，而神父连味道也不敢尝，以免当场出乖露丑，他好在父亲训斥我们时帮腔。后来，我们发现了律师卡雷加骑士弄虚作假的底细：他将整条大鸡腿藏入他那土耳其式长袍的下襟里，以便过后躲在葡萄园里随心所欲地撕啃着享用。我们敢发誓说（虽然我们从来没能当

场捉住他，他的动作太机智敏捷了）他来吃饭时就带了一满兜已经剔好的碎骨，用来放进他的餐盘子里来代替那几块完整无缺地消失了的火鸡肉。我们的母亲女将军不管这一套，因为她在进餐时也使用生硬的军人方式：“就是这样，还有一点儿！好！”我们谁也不觉得好笑。但是她对我们不太讲究那些繁文褥节，也不严加惩处，她用练兵场上的口令狠助男爵一臂之力：“擦脸！”唯一能够怡然自乐的是住家的修女巴蒂斯塔，她用她独有的外科大夫手术刀式的一些锋利的小刀，孜孜不倦地将鸡肉仔细地从骨头上一丝一丝地剔净。男爵本应将她树为我们的楷模，却不敢朝她看，因为她那在浆过的女帽的宽边之下的瞪大的眼睛，她那黄瘦的耗子般的小脸上咬紧的牙齿，也令他害怕。由此可以懂得饭桌成了暴露我们之间的一切对立和互不相容的场所：也是显示我们的一切愚蠢和虚伪的地方。正是在饭桌上发生了柯希莫的造反行动。关于这件事情我要讲起来话就长了，可以放心的是象这样盛大筵席似的餐桌在我哥哥的生活中我们再也看不到了。

这也是我们同大人们见面的唯一时机。在一天的其余时间里，我们的母亲撤退到自己的房间里编织、刺绣和纺线，因为这位女将军其实只会做这些传统的女红，也只有在这些活计上她倾注着自己尚武的热情，那通常是一些做成地图样的编织物和绣品。我们的母亲在上面插上大头针和小旗帜，标明王位争夺战的作战布署，她对那些战争了如指掌。她或者绣大炮，绣出各种从炮口射出的炮弹轨迹，各式交叉射击，不同角度的射击，因为她对弹道学非常内行。此外她还翻遍她的当将军的父

亲的藏书宫，找出军事艺术论著，射击图解和地图。我们的母亲过去姓冯·库特维茨，名康拉丁娜，是康拉德·冯·库特维茨将军的女儿，这位将军在20年前率领奥地利的马利亚·黛莱莎的军队占领我们的土地。她幼年丧母，将军将她带在身边四处征战，无甚浪漫可言。他们在旅途上装备充足，夜宿最好的城堡，带着一群女的，她成天靠在大沙发的垫子上以编织度日，人们说她也骑马参战，纯属无稽之谈。就象我们记忆中的那样，她一直是一个肌肤粉红、鼻子微翘的娇嫩的女人，但是在她身上保留了父亲对军事的爱好，也许是为了对她的丈夫表示抗议。

我们的父亲在那场战争中是我们这里的贵族中站在帝国军队一边的少数派。他热烈地将冯·库特维茨将军迎进自己的庄园，把自己的仆从让给将军差遣。为了更好地显示自己对帝国事业的忠心，他娶了康拉丁娜。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公爵爵位。象往常一样，那次他也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帝国军队很快就开拔了，而热那亚的执政者们课他的重税。但是那次他赚得一个好妻子、女将军。自从她父亲在进军普罗旺斯的征途中亡故，马利亚·黛莱莎寄给她一件衬垫在锦缎上的金颈饰之后，人们就这么称呼她。他对他几乎总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尽管她由于在军营中长大，一心梦想的是军队和打仗，抱怨他只不过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凡夫俗子。

但是归根到底，他们两人同属于王位继承战争时代的遗老。她满脑子里想的是大炮；她念念不忘的是家谱、世系；她梦想我们这些儿子将来能在军队里得到不论什么等级的军衔。他

则希望我们能娶某位有选帝资格的公爵小姐……这一切表明他是了不起的家长。但是他们又是那样地漫不经心。仿佛我们兄弟两个放任自流便可平步青云，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谁又说得清呢：柯希莫的生活是那樣的超凡脱俗，我的一生是如此循规蹈矩、平庸无奇。但是我们的童年是一起度过的，我们两个都无视大人们的恼怒，寻找与人们设计的道路不同的出路。

、
我们爬树（如今在我的记忆里这些早年无心的游戏蒙上了一种启蒙的光辉，是一种预兆。但在当时谁又曾想得到呢？）
，我们在河里逆流而上，从一块礁石跳到另一块上，我们在海边寻找岩洞，我们沿着别墅楼梯上的玉石栏杆往下滑。这样的滑行中有一次成为柯希莫同家长激烈顶撞的原因，他受到惩罚，很不公正。他认为，从那时起他在心里产生出对家庭（抑或对社会？抑或对整个世界？）的一种怨恨，后来决定了他在6月15日的行动。

说实在，关于在楼梯的玉石栏杆上滑行一事，我们事先已得到警告，不是由于害怕我们会摔伤大腿或胳膊。我们的双亲大人从不为此担忧。我想，正因如此我们没有摔伤过；而是由于我们人长大了，体重增加、可能会把父亲叫人安放在楼梯的每—段两端的支柱上的祖先的塑像碰掉。实际上，柯希莫已经有一次将一位带有僧帽身穿全副道袍的主教模样的高祖的像摔碎了，他挨了处罚。从那时起他学会了在滑到一段的末尾时停一下，在离碰到塑像恰好还有一丝儿距离时跳下来。我也学会了。因为我总是事事处处学他的样儿，只是我一向比他胆小而

谨慎，我滑在半道上就跳下来，或者断断续续地停下来，分小段滑动。有一天，他象箭似地沿扶手往下滑。谁正好往上走呀？福施拉弗勒尔神父，慢悠悠地走上来，手捧着打开的每日祈祷书，但是瞪大的眼睛目光象母鸡一样茫然。真象平时一样半睡半醒呀！不，他处于那种他有时也会有的对一切事物都极端注意和清楚的时刻。他看见柯希莫。就想到：扶手、塑像，马上就要撞上了，一会儿他们就会对我也大叫大嚷（因为每当我们淘气时，他也由于对我们监督不善而遭训斥）。他扑到扶手上，去截住我哥哥。柯希莫撞到神父身上，撞得他顺着扶手直往下冲去（他是一个皮包骨的小老头儿）。他刹不住，以双倍的冲击力撞倒了我们的祖先卡恰圭拉·皮奥瓦斯科，为圣地而战的红十字军勇士，大家一起倒在了楼梯脚下：摔成碎片的十字军战士、神父和他。结果是没完没了的责骂、鞭打、额外作业、只给面包和冷汤和禁闭。而柯希莫呢，认为自己是无辜的，因为过错不在他，而是神父造成的，他那样深恶痛绝地反击：“我才不在乎您的列祖列宗哩，父亲大人！”他已经预告了他的反叛的天性。

在本质上，我们的姐姐是同一个样儿。尽管她在梅拉侯爵少爷的事件之后，被父亲强逼着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她也始终是一个孤独的造反者。侯爵少爷的事到底怎么样，谁也说不清。他是与我们敌对的家族中的孩子，如何混进我家的呢？为什么而来呢？为了引诱，甚至是为了强奸我们的姐姐，在此后发生的两家的长期争吵中，人们这么说。其实，我们从来难以想象那个生雀斑的笨蛋会是一个诱奸者，更不可能对我们的

姐姐下手，她肯定比他力气大，她同马官们扳腕子是出了名的。还有：为什么是他叫喊起来？为什么随同父亲一起闻讯赶来的仆人们看到他的裤子成了碎片，好象被一只母老虎的爪子撕扯过？梅拉家的家长从不承认他们的儿子破了巴蒂斯塔的贞操，不肯同意嫁娶。于是我们的姐姐的青春就被埋藏在家里。她身着修女的袍子，可是她既没有立为主献身的誓愿，也没有声明过要当第三级会友。因为她未必有这样的意愿。

她的恶劣心绪，在烹饪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她在烹调上是极为出色的，因为她既不缺乏勤劳，也不缺乏想象力，这些是每一位厨娘具有的起码的品质，但是一经她的手，就不知道会把什么难以料想的东西给我们端上来。有一次她做了一些夹馅烤面包片，说实话看起来很精致，当我们吃起来并且觉得味道不错时，她没有告诉我们，是用老鼠肝做的馅；更不要提那些蚱蜢的腿儿了，用的是后腿，坚硬而有锯齿，嵌在一个大蛋糕上拼成花样；还有烤得象蛋糕圈的猪尾巴。那一次她叫人做熟一只整的豪猪，谁也不知为什么那只猪身上带着全部的箭，肯定只是为了在揭开盖子时让我们吓一跳。因此她也不想品尝其味了，尽管那是一只乳猪，粉红粉红的，一定很鲜嫩：而本来对自己做的每样东西她都是照吃不误的。实际上，她的这些吓人的手艺主要只是在外观上下功夫，其次才是为了让我们与她一起享用尝试这些怪味食品的乐趣。巴蒂斯塔的这些菜是用动物或植物精心搭配而成的杰作：用菜花做成的羊头，插上羊耳朵，放在一圈羊毛领子上；或者是一只猪头，好象伸出舌头似地从猪嘴里爬出一只鲜红的龙虾，而龙虾的钳爪里抓着猪的舌

头，仿佛是它把猪舌给揪掉了。然后就是蜗牛了。我不知道她斩断了多少只蜗牛的脑袋，那些蜗牛脑袋，放在软绵绵的甜食上的蜗牛脑袋，我想她是用牙签插进去的，每一块甜馅饼上放一个，好象一群极细小的天鹅飞到了餐桌上。那些美味佳肴的外观令人惊奇。想想巴蒂斯塔制做时当然是费尽心思，您可以想象当她肢解那些动物的小小躯体时，她的那双手该是何等的灵巧。

我们的姐姐用蜗牛表现她那可怕的想象力的方式，促使我们——我的哥哥和我，进行一次捣乱。那是同可怜的受摧残的动物们一起齐心协力干的。煮熟的蜗牛的味道实在难吃，任何人都根本无法忍受，以致于倘若说柯希莫是因为此事将他的行动和此后的一切酝酿成熟，也不足为怪。

我们事先设计好一个方案。律师骑士带回家来满满一篮子食用蜗牛，这些蜗牛被盛在二只木桶内放在地窖里，让它们空着肚肠，只吃些秕糠，使体腔内变得洁净一些。当我们掀开桶上的木盖时，一种地狱般的景象出现在眼前、蜗牛正在残余的秕糠、凝固的半透明涎液和干屎的混合物中沿着桶壁慢慢往上爬，已经奄奄一息了。形形色色的粪便是它们在野外的美好时光和吃青草的纪念品，它们中有的完全露出壳外，探着头、张着角。有的完全缩在硬壳里，只露出警觉的触角。有些象饶舌的女人们一样聚在一起围成圈圈儿，有些缩成一团昏昏入睡，死掉的那些则壳儿翻底了。为了使蜗牛免遭那个女厨子的毒手，为了使我们自己免用她的美食，我们在桶底凿了一个洞，用切碎的青草和蜂蜜，在地窖里的酒桶和其它杂物中间铺出一条尽

可能隐蔽的路，以便将蜗牛引上逃亡之路，一直爬到窗口，那外面是一座荒芜的荆棘丛生的花坛。

第二天，我们走下地窖查看我们的计划的实施效果，在烛光下在墙壁和过道上搜索。“这儿有一只，……那儿又有一只！”“……你看，这只爬到那儿啦！”在木桶与窗子之间的地板与墙壁上已经出现了蜗牛按我们划的线排成的一条断断续续的长队。

我们看到小动物们慢吞吞地爬行，受到遇见的酒渣、酒石、霉菌的吸引时，没有不晕头转向的，它们在粗糙的墙壁上胡乱地转圈，就忍不住对它们说：“快，小蜗牛！快些爬，快逃命呀！”可是地窖里又黑又乱，道路并不平坦畅通，“我们希望没有人发现它们，它们来得及全部逃走。

我们的巴蒂斯塔姐姐是个不安份的人，夜里窜遍整座房子捉老鼠，举着一只烛台，腋下挟着一只猎枪。那天夜里她跑进地窖，烛光照见天花板上一只离群的蜗牛，拖着一道银白色的遗迹。她打响一枪。我们大家都从床上惊跳起来，但又立即一头倒在枕头上，我们对住家修女的夜间狩猎活动已习以为常了。可是巴蒂斯塔，用那毫无理性的一枪打死了那只蜗牛，并打掉了一块灰泥之后，开始尖声怪气地呼喊起来：“都跑啦！”仆人们半裸着身子起去，我们的父亲抄起一把军刀，神父没带假发，而律师骑士还没弄明白是什么事情，就嫌麻烦地躲出屋外，钻到干草房里睡觉去了。

在火把的亮光照耀下，众人开始在地窖里捉起蜗牛来，虽然谁都不热心此事，但是他们已经被弄醒，碍于面子，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平白无故地被打搅了。他们发现了木桶上的窟窿，马上猜出是我们干的。我们的父亲跑过来在床上逮住我们，用马夫的鞭子抽打。最后我们的背脊上、屁股上和腿上布满一道道青紫色的鞭痕，我们被关进那间阴森森的小房间，它是我们的牢房。

他们把我们在那里面关了三天，只给我们面包、水、生菜，，牛皮和冷的肉汤（幸亏还有肉汤，这是我们爱吃的）。后来，第一次重新同家人共餐时，好象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过似的。大家准时到来，这就是那个6月15日的中午。我们的姐姐、膳食的总管，预备了什么东西呀？蜗牛汤和蜗牛做的主菜。柯希莫连蜗牛壳也不愿碰。“你们要么吃下去、要么马上把你们关进小房间！”我屈从了，我开始吞咽那些软体动物。（这是我的一次颇为软弱的表现，它使我的哥哥觉得更加孤独了，因此他抛弃我们的行动中也有着对我的抗议，因为我让他失望了。但是我那时只有8岁，何况我的意志力，而且是我当儿童时的意志力怎么能够同我哥哥与生俱来的那种超人的顽强相比呢？

）

“怎么样？”我们的父亲问柯希莫。

“不吃，还是不吃！”柯希莫回答，并推开盘子。

“从饭桌上滚开！”

而柯希莫已经转过身去，背向着我们大家、正要走出餐室。

“你去哪儿？”

我们从玻璃门里望见他正在门廊里取他的三角帽和佩剑。

“我知道！”他朝花园跑去。

我们从窗子里看见他很快爬上那棵圣栎树。他穿戴和打扮得非常整齐，他是按照我们的父亲的要求弄妥贴后来吃饭的，尽管他只有12岁。扑上粉，头发用带子扎起辫子，三角帽，针织领带，绿色开叉燕尾服，浅紫色的短裤，佩剑，白皮长护腿套，护套只包半截，这是唯一的让步措施，使得穿着方式更符合我们的乡间生活。（而我，由于只有8岁，免除了在头发上扑粉，如果不是在盛大宴会之时。也免挂佩剑，虽然我喜欢佩戴也不行）他就这副模样往那棵多结的树上爬，手脚并用，以我们在长期一起练就的准确而迅速的动作在树枝上攀登。

我已经说过我们在树上度过许多时光，不是象许多孩子那样图实惠，他们爬上去只是为了找果子或掏表鸟窝，而我们是为了越过树干上险恶的蜂巢和树叉，爬到人上得去的最高处，找舒适的地方坐下来观看下面的世界，对着从树下走过的人们呼喊或捉弄他们。因此我认为柯希莫面对那种不公正的强逼，首先想到的是爬上我们熟悉的那棵圣栎树是很自然的。圣栎树的树枝，向上伸到与餐室之窗户相同的高度，使得全家人都看见他的委屈和愤慨。

“小心！小心！会摔下来呀，可怜的孩子！”我们的母亲焦急地喊道，倘若她看见我们在炮火之中冲锋一定满心欢喜，可是，她却为我们的每一种游戏而忧惧交加。

柯希莫爬至一条粗枝的叉口上，他在那里可以呆得舒适一些。他坐下来，双腿悬垂着，两臂交叉，手掌塞进腋下，脑袋缩进双肩里，三角帽低压在前额上。

我们的父亲从窗台里探出身对他喊道：“你在那里呆腻了就会改主意的！”

“我决不会改变想法。”我的哥哥在树冠上说。

“只要你下来，我就叫你好看！”

“我决不下树！”他说到做到。 树上的男爵二

柯希莫在圣栎树上，树枝向外伸展，凌空架起一道道高高的桥梁。微风轻拂，阳光灿烂。太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射下，我们为了看清柯希莫不得不举手挡光。柯希莫从树上观望这个世界每一件东西，从那上面看来，都变了样儿，这是一件十足的赏心乐事。小路有着另一番景观，花坛、绣球花、山茶花、花园里喝咖啡用的小铁桌；历历在目；在远处，树木变得稀疏一些，一小一小块用石头垒成梯田形的菜园子；深色的高地上是橄榄树林；再往前，是翁布罗萨住宅区的陈旧的砖屋顶和石板瓦；在低处的港湾那边挺立着一些船只的桅杆。远处的地平线之上是一片海水，一只帆船在海上缓缓移动。

男爵和女将军来了。喝过咖啡之后，他们走出餐室来到花园里。他们观赏玫瑰花圃，执拗地不看柯希莫。他们挽起胳膊，但又马上分开，以便发议论和打手势。我来到圣栎树下，装出在那里玩耍的样子，其实是企图吸引柯希莫的注意力；可是他对我怀着怨恨，仍旧从那上面向远处眺望，我不玩了，蹲到一条长凳的后面去继续观察他而又不被他发现。

我哥哥好象在站岗放哨，什么都看在眼里，而什么都漠然视之。一个女人挎着篮子从柠檬树下走过。一个赶骡人揪着母骡的尾巴爬上斜坡。他们互相看不见。那女人听见铁蹄掌的声音。转过身，向大道上探望，但来不及了。于是她开始放声歌唱，可是赶骡人已经拐弯了。他听见了歌声，将鞭子甩得劈啪响，对母骡喊声：——哦！咳！——便完全从那里消失了。柯希莫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福施拉弗勒尔神父捧着打开的每日祈祷书从小路上走过。柯希莫从树上取下什么东西，抛落在他的头顶上。我猜不出那是什么，也许是一只大蜘蛛，或者是一小片树皮。神父不曾理会。柯希莫开始在树干上的一个洞口里搜索。一只被触怒的黄蜂从里面飞出，他扇动三角帽将它驱赶开，看着它飞到一棵瓜藤上，在那里隐身匿迹。象平素一样急匆匆的律师骑士走出家门，踏过花园的台阶，消失在一行行的葡萄架中，柯希莫为了看他往哪里去，跳到另一根树枝头上。那里的树枝中响起鸟儿拍动翅膀的声响，一只乌鸦飞起。柯希莫不满地站在那里，因为自己在树上呆了那么许久，竟然没有发现这只鸟。他背过阳光，察看是否还有。没有，没有鸟了。

圣栎树与一棵榆树相邻，两树的树冠几乎头碰头了。榆树的一枝伸在比圣栎树的一枝高半米的地方，攀过去对我哥哥来说是举手之劳，他就这样轻易的征服了这天堑，我们从前不曾探闯过的榆树顶，由于侧生枝太高，从地面爬起是很难达到的，他不断找到与另一棵树挨近的树枝，从榆树换到角豆树上，再换到一棵桑树上。我看着柯希莫，这样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地前进，在花园之上悬空行走。

桑树的一些枝头伸到并超出了我们别墅的围墙，墙那边是翁达利瓦家的花园。我们虽然与他们为邻，却对翁布罗萨的世袭贵族翁达利瓦侯爵家一无所知。因为我们的父亲对他们世代享有的一些特权存有觊觎之心。两家相互仇视，于是一堵高墙象城堡的主塔一样隔开了两家的别墅，我不知道是我们的父亲还是侯爵叫人筑起的。此外，翁达利瓦家由于害怕外人的嫉妒而把他们的花园用围墙遮挡起来，据说那里面种满了奇花异木，其实是现在的侯爵的父亲，一位利内奥的门徒，从前将遍布法国朝廷和英国朝廷的众多亲戚全部动员起来，让他们把殖民地的最珍贵的稀有植物品种寄来。海船年复一年地在翁布罗萨卸下一袋袋种子、一捆捆接穗、一盆盆灌木、甚至一整棵一整棵根上裹着大块原土的树木。人们说，直到这座花园里长成一片印度树和美洲树，或许还有新西兰的树的混合林为止。

我们能够望得见的全部东西就是新近从美洲殖民地引进的一棵树的一些叶子。那是一棵玉兰树，在深色的枝叶顶上冒出一朵肥硕的白花。

柯希莫从我们家的桑树上跳跃到围墙顶上，在上面稳稳当

当地走了几步，然后两手攀住墙头，缘墙的那一壁往下去，玉兰树的叶子和花就在那里。从那儿起他就在我的视线里消失了。现在我要说的那些情况，象这个故事中的许多东西一样，是他本人后来告诉我的，或者是我根据我们的零散物证推断的。

柯希莫爬上了玉兰树。由于这棵树上枝干密布，对于象我哥哥这样一个熟悉各种树木的少年来说，行动起来极为方便，树枝承受住了他的体重、虽然还不很粗壮，木质也很嫩。柯希莫的鞋尖踢破了树皮。黑色的树皮上裂开白色的伤痕。由于风吹动树叶，叶片翻动，时而是暗绿色，时而碧油油。柯希莫被笼罩在叶子发出的清新的香气之中。

然而整座花园香气袭人，尽管柯希莫还没能用眼光扫视以尽。因为它里面植物异常的密集，他已经用嗅觉感到了。他力图分辨出各种不同的香味，过去每当清风把它们送进我们的花园里时，他已经闻到过。由于不了解那座别墅，我们以为那是由一种东西散发出来的。他观察每一棵树的枝叶，看那许多新奇的叶片，有些叶子硕大而光亮，仿佛上面流动着一层极薄的水；有些叶子细小而呈羽毛状；而那些树干不是光溜溜，就是长满鳞片。

四周幽静宜人。只有小小的柳莺翻飞、啁啾、一阵歌声传来：——啊啦啦啦！荡秋千……——柯希莫朝树下望去，挂在邻近的一棵大树的枝丫上的一副秋千在晃动，上面坐着一位10岁模样的小姑娘。

她是一个金发女孩，梳着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未免可笑的高

高的发式，穿一件也显得过于大人气的浅蓝色连衣裙，秋千荡动时，裙子的花边就鼓涨开来。小姑娘象是喜欢象贵妇人那样装腔作势。半眯着眼睛，鼻子翘得老高。她在吃一只苹果，不时低下头去在手上啃一口。那只手捏着苹果又拽着秋千绳，每当秋千荡到弧形的最低点时她就用那双小脚脚尖蹬一下地作为动力。她从嘴里吐出嚼过的苹果皮碎渣，唱起来：——啊啦啦啦！荡秋千……——她还是小孩子，过一会儿干什么都不专心了，既不用心荡秋千，又不正经唱歌，也不认真吃，但还有那么一点儿苹果。她的脑袋里有了新的主意。

柯希莫从玉兰树的顶梢下到最低的那根侧枝上，现在他两只脚各踩住一个树叉，胳膊肘搭在横在他前面的一条枝上，就象趴在窗口一样。荡起的秋千把小姑娘正好送到他的鼻尖儿底下。

她心神不定而没有发觉。她突然间看见他带着三角帽和绑着护腿套挺立的树上。——啊！——她惊叫。苹果从她手上跌落，滚至玉兰树脚下。柯希莫抽出剑，弯下腰来从最低的那根树枝上将剑尖儿触及苹果。他挑起苹果，将它递给与此同时让秋千整整荡了一个来回重新达到他面前的小姑娘：“拿去吧、不脏，只沾下一点土。”

金发小姑娘已经为自己对那个出现在玉兰树上的陌生少年露出大惊失色的模样而懊悔，她恢复了鼻子上翘的傲慢态度。

“您是小偷吧？”她说道。

“小偷？”柯希莫反问。他觉得深受侮辱，随后他这样想道，甘愿将计就计。“我是。”他说着，拉了拉前额上的三角

帽，“有何见教？”

“您来偷什么呀？”女孩儿说。

柯希莫看看扎在剑头上的苹果，他想起自己饿了，他几乎不曾动用饭桌上的食物，“这只苹果。”他回答，并开始用佩剑的刀剥苹果皮。他不顾家里的禁令，将这把剑磨得极其锋利。

“那么您是偷果子的贼。”女孩儿说。

我的哥哥想起翁布罗萨一群群的穷孩子来，他们翻墙头、跳篱笆、洗劫果园，那是人们教他鄙视并回避的一帮人，他对此头一回想到他们那样的生活该是多么的自由和令人羡慕。对了，也许他可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从今以后，就那么生活。“对。”他回答。他已经将苹果切成小片，开始在嘴里咀嚼起来。

金发姑娘高声大笑起来、足足笑了秋千从上到下荡个来回的时间：“得了吧！偷果子的那些孩子我全都认识！他们都是我的朋友；那些人赤着脚走路，不穿西服上衣，不梳头，不戴护腿套和假发！”

我哥哥的脸变得象苹果一样通红。不仅他认为无所谓的发粉，而且连他十分重视的护腿套，也被取笑他竟然被看得不如一个偷果子的贼打扮得好，不如他刚才还鄙视的那帮人，尤其是得知那个摆出翁达利瓦家园的女主人姿态的小大人是所有小偷的朋友，而不是他的朋友，这一切加在一起，使他心里涨满了恼怒、羞愧和嫉妒。

“啊啦啦啦……戴着护腿套的假发！”小女孩在秋千上哼

唱起来。

他想出一种挽回名誉的办法。“我不是您所认识的那称小偷！”他大声说，“我根本不是贼！我这么说是为了不吓着您，因为如果您知道我真是什么人，您会吓死的：我是一个强盗！一个凶恶的强盗！”

小姑娘继续荡着，超过了他的鼻子，仿佛表明想达到能用脚尖碰到他的高度：“算了把！猎枪在哪儿呢？强盗都挎着猎枪，长筒猎枪呀！我见过！在从城堡到这里的旅途中，他们五次拦劫我们的马车！”

“可是当头儿的不带枪！我就是头儿！强盗首领没有猎枪！他只有剑！”他抽出他的短剑。

小姑娘耸耸肩膀。“强盗头子，”她解释，“是一个叫贾安·德依·布鲁基的人，他来的时候总是给我们带一些礼物，在圣诞节和复活节！”

“Ah！”柯希莫·迪·隆多提高嗓音说起来，家族的宗派情绪涌上心头，“那么我父亲是对的，他说翁达利瓦侯爵是本区一切抢劫行为和走私活动的后台！”

小女孩荡近地面，她没有再蹬脚，而是控制住秋千，一伸腿，迅速地跳到地面上。空秋千随着绳索的摆动在空中颠簸。

“您立即从那上面下来！您未经允许擅自走进我们的领地！”她说，恶狠狠地用食指指着少年。

“我没有走进来、我也不会走下去。”柯希莫以同样激烈的态度回答，“我的脚没有踏进你们的领地，用全世界的黄金为代价我，我也不会去哩！”

小姑娘这时竟从容不迫地从一只藤椅上拿起一把扇子，虽然天气并不热，她一边摇扇子一边来回散步。“现在，”她慢条斯理地说，“我要叫仆人来，让他们抓住您用棒子痛打一顿，这样您就不敢再钻到我们的领地里来了！”这个小女孩喜怒无常，我的哥哥每每被她弄得啼笑皆非。

“我的处所既不是地上，也不是你们的！”柯希莫宣告，他心里已经想好要再加这样几句：“我是翁布罗萨大公，我是全部公国领地的主人！”但是他忍住没说，因为他不喜欢重复他父亲经常说的话，现在他已经同他在饭桌上吵过架并出走了，他不喜欢他，他不认为他是正确的，也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关于公国的念头是痴心妄想，他柯希莫又何必自吹是大公呢，但他不想自责，继续按照他觉得合适的话说下去。“这儿不是你们的，”他重复道，“因为你们有的是地面，假如我踏进了一只脚，那我也算是混进去了。这上面可不是，我想去哪儿都成。”

“对，那么是你的啦，那上面……”

“当然！我个人的领土，全在这上面了。”他随意挥手指了指树枝、树叶、天空，“树枝上全是我的领土。你说让人来抓我，他们能够抓得着吗！”

现在，他自吹自擂之后，很担心不知她会如何取笑自己。然而她却出乎意料地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是吗？你的领土一直通到哪里为止呀？”

“树木能够到达的一切地方的上空，这里，那里、围墙外头，橄榄园里、小山丘上、山的那一边、森林里、主教的管辖

地..... “

“法国也是吗？”

“一直到波兰和萨克森。”柯希莫说，他所知道的只是在我们的母亲讲述王位继承战时听来的那些地理名词，“我可不要你那么小气，我邀请你来我的王国。”他们两个都已经变成相互称呼对方为你了，但这是她的开头。

“那秋千是属于谁的呢？”她问，手执打开的扇子坐上秋千。

“秋千是你的，”柯希莫判定，“但是由于秋千系在这根树枝上，总得附属于我。因此，当你坐在秋千上用脚触地时，你在你的地盘内，当你荡在空中时你在我的领域里。”

她蹬了一下，飞荡起来，双手抓紧吊绳，柯希莫从玉兰树上跳到那根吊着秋千的粗树干上，从那里抓住绳索开始推摇秋千。秋千越飞越高。

“你害怕吗？”

“我不，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柯希莫……你呢？”

“薇莪兰特，可是人们叫我薇莪拉。”

“对我他们也叫米诺，因为柯希莫是一个老头们的名字。

”

“我不喜欢。”

“柯希莫吗？”

“不，米诺。”

“噢.....你可以叫我柯希莫。”

“休想！，听着，你，我们随当订出明确的条约。”

“你说什么？”他说道。他总是被她弄得很尴尬。

“我说，我可以上你的国土去，我是一位神圣的宾客，好吗？我出入自由。而你在树上你的国土内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是你如果一旦在我的花园的地面落脚，你就变成我的奴隶，就要被带上枷锁。”

“不，我不会下到你的花园里，连我自己的花园也不会去。它们对于我来说，同样都是敌对疆域。你将到上面来找我。你的那些偷果子的朋友们也来，也许我的弟弟彼亚哥也来，虽然他有点胆小怕事。我们组成一支树上的军队，我们将制服地球和它的居民。”

“不，不，我不听你的这一套。你让我向你解释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你拥有对树木的统治权，好吗？但是，只要你一只脚踏地，你就失去你的全部王国，变成为新的奴隶。你听懂了吗

？即使你是踩断了一根树枝摔下来的，也会失去一切！”

“我从来没有从树上摔下来过！”

“当然，可是你如果摔下来的话，你摔下来就会摔个粉碎，风会把你吹走。”

“全是废话。我不会到地上去，因为我不想去。”

“呀，你这个人真没意思。”

“不，不，我们玩吧。比如说，我可以上秋千吗？”

“如果你能坐在秋千上面而不沾地面，那就行。”

紧挨着薇莪拉的秋千有另一副秋千，它挂在同一根树干上，但绳索上打了个结被高高地吊起，以免两只秋千相撞。柯希莫抓住一根绳索从上往下滑，他爬绳的动作非常利索，因为我们的母亲让我们在健身房里练习过许多次。他降到打结处、解开绳结，伸出双脚站在秋千上。为了荡动秋千，他屈膝蹬腿，用身体重量将秋千推向前。他就这样把秋千越打越高。两只秋千一只荡向这头，一只摆向另一头，达到了相同的高度。他们于半途之中相遇了。

“如果你坐下来，用脚尖蹬地，你会荡得更高，试试看吧。”薇莪拉怂恿他。

柯希莫冲她做了个鬼脸。

“你下来推我一下，你是好心人。”她说，朝他微笑，很可爱的样子。

“我不，已经说过我无论如何不应当下去……”柯希莫又弄不明白了。

“你帮帮忙吧。”

“不行。”

“哼，哼！你就要摔下去了。如果你有一只脚落地，就会丧失一切！”薇莪拉跳下秋千，开始轻轻地推柯希莫的秋千。

“啪！”她突然拽住我哥哥踩着的秋千的坐板，把坐板掀翻。幸亏柯希莫紧紧揪住绳索！否则他会象一个傻瓜那样跌落到地上！

“好阴险的人！”他大声斥责，抓住两根绳子往上攀登，但往上爬要比滑下来困难得多，尤其是那个金发小女孩正在搞恶作剧，扯得绳索向各个方向摆动。

他终于爬上那根粗树干，他跨开腿站好。他用领带擦脸上的汗。“哈！哈！你没有得逞！”

“只差一点儿！”

“我再也不把你当朋友了！”

“随你便！”她又扇起扇子来。

“薇莪兰特！”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尖声音，“你在同谁说话呀？”

在别墅的白色台阶上出现一位大太太：高大，瘦削，穿一条极长的裙子；用一只长柄眼镜观望。柯希莫闪进树叶中，他提心吊胆。

“同一个年轻人，我的姑姑。”小女孩说，“他出生在一棵树梢上，由于魔法而不能脚踩地面。”

柯希莫脸涨得通红，他寻思小女孩这么说是在姑姑面前取笑他呢，还是在他面前戏弄姑姑，或者是继续耍花招，或许因

为她对他，对姑姑，对玩弄伎俩全不在乎而信口胡说。他看见那贵妇人从镜片上观察，走近这棵树来，仿佛为了打量一只古怪的鹦鹉。

“哟，我想这位年轻人是皮奥瓦斯科家的。回来，薇莪兰特。”

柯希莫屈辱得羞红了脸。她态度自然地辨认出他来，甚至不问他为什么在那里。她立即招呼小女孩，态度坚决但不严厉，薇莪拉顺从地、连头也不回，听从姑姑的召唤而去，这一切仿佛意味着他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几乎不存在。于是那个不寻常的下午蒙上了羞愧的阴影。

但这时他看见小女孩对姑姑做了个手势，姑姑低下头，小女孩伏在她的耳畔说了几句话。姑姑用眼镜再次瞄准柯希莫。“那么。少爷，”她对他说，“您愿意赏光来喝一怀巧克力茶吗？这样我们也就认识了。”她瞟了一眼薇莪拉，“因为您已经是我的朋友了。”

他瞪圆了眼睛愣在那上面看着姑母和侄女。这个柯希莫，他的心剧烈跳动。那么他是被翁达利瓦家，本地最高傲的门庭所邀请了，刚才的屈辱感变成了出气的痛快，他由于得到了一贯从上面俯视他父亲的仇人们的欢迎，使父亲受到了报复。他终于正式作为薇莪拉的朋友被接纳，他将可以同她一起在这个与众不同的花园里玩耍。这一切就是柯希莫所感到的。但是，与此同时，他有一种相反的感觉而且互相混杂在一起，一种包含着胆怯、骄傲、孤独、自尊的感情。在这种感情的对立之中，我的哥哥揪住头上的枝条，跳上去，转移到更浓密的枝叶里

，从那里跳到另一棵树上，走得无影无踪。树上的男爵三

那是一个漫长难挨的下午，象往常一样，不时听见花园里“扑通”一声，一阵窸窣作响，我们就跑向屋外，一心想兴许是他，他决定下树了。可是，我看见玉兰树的树梢带着那朵白花摇曳。柯希莫从围墙那边出现并翻越围墙。

我爬到桑树上去迎接他。他看见我，露出难看的脸色，他还在生我的气。他坐在桑树上一根比我更高的枝头上，开始用短剑在树上刻划，好象不想同我说话。

“爬到桑树来真好，”我说道，真是找话说，“过去我们没有上来过……”

他继续用剑刃划破树干，后来说话了，语气尖酸刻薄：“那么，你喜欢吃蜗牛啦？”

我递过去一只篮子：“我给你带来了两个干无花果，米诺，还有一点儿蛋糕……”

“他们派你来的吗？”他问，不断地挪远一些，可是他已经咽着口水盯住篮子。”

“不是，你要知道，我不得不悄悄从神父身边溜出来！”我急忙说道，“他们想看住我，让我整个下午都上课，使我不能同你联系。”可是那老头睡着了，妈妈担心你摔伤了，想派人寻找你，可是爸爸从在圣栎树上看见你的那时起就说你下树了，躲到某个角落里去反省过错，没什么可担心的。”

“我没有下树！”我哥哥说道。

“你去过翁达利瓦家花园了？”

“是的，但始终是从一根树到另一棵树，从来没有沾过地

面！”

“为什么呀？”我问。这是我第一次听他宣布他的那条行动准则，可是他好象在同我谈起过去我们早已商定好的一件事情一样，几乎是固执地向我保证他没有违背那项准则，因此我不敢再坚持要求解释了。”

“你要知道，”他说起来，并不回答我的问题，“翁达利瓦家的花园是一块需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摸清全部情况的地方！有从美洲森林里移来的树，你去看看！”然后他想起他在跟我吵嘴，因此不应当有兴致告诉我他的新发现。他停住不往下说了，态度变得生硬：“我无论如何不会带你去那儿。从今以后，你可以同巴蒂斯塔一道去蹒跚，或音同律师骑士去！”

“不，米诺，你带我去那儿！”我央求道，“你不应当为蜗牛的事生我的气，那些蜗牛真叫人恶心，可是听他们叫骂我受不了！”

柯希莫大口吞咽着蚕糕。“我将考验你。”他说，“你应当表现出站在我这一边，不同他们一道才行。”

“告诉我你需要我做的一切事情。”

“你必须替我弄来一些绳子、长的短的都行，因为跳过某些地方时我应当拴住自己。还有一个滑轮、钩子、那么粗的钉子……”

“你要什么呀？一架吊车吗？”

“我们必须将许多东西搬上来，我们想想还要的东西：木板、木棒……”

“你要在树上造一间房子呀！在哪儿呢？”

“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选择好位置。现在我的联络处设在那棵空心的橡树那里。我将用绳子把小篮子放下去，你可以将我需要的东西全部放在里面。”

“可是为什么呀，你说得好象是要躲不知多久似地……你不相信他们会原谅你吗？”

他的脸涨得通红：“我希罕他们原谅我吗？另外，我不藏起来，我谁也不怕，而你，害怕帮助我吗？”

不是我没有听懂我的哥哥暂时不肯下树，而是假装不懂地说：“是的，我愿意在树上呆到吃午茶的时候，或者到黄昏，或者到吃晚饭的时候，或者一直到天黑。”目的是为了促使他说出标志着他的抗议行动的期限、规模的一些东西、但是他没有说出半点这样的东西，我感到有些害怕。

有人在下面呼唤。是我们的父亲在叫喊：“柯希莫！柯希莫！”接着，他明白了柯希莫不会答应他。“彼亚哥！彼亚哥！”他叫我。

“我去看看他们要干什么。然后我回来告诉你。”我急忙说道。我承认，这种向我哥哥通报消息的热心是同我想悄悄溜走的焦急结合在一起的。我害怕在桑树顶上同他谈话时被抓住，被迫同他一起分担他肯定要挨的处罚。可是柯希莫好象没有看出我脸上的这种胆怯阴影，他让我走，耸了耸肩膀，显示他毫不在乎我们的父亲可能要说些什么。

当我回来时他还在那里，他在一根截去顶梢的树干上找到一块好坐的地方，他把下巴靠在膝盖上，两手抱住大腿胫。

“米诺！米诺！”我说着便一口气爬上树，“他们原谅了

你！正等着我们呢！午茶摆上桌了，爸爸和妈妈已经坐好，他们把切好的蚕糕块都替我们放在盘子里了！因为今天吃奶油巧克力蛋糕，可不是巴蒂斯塔做的，听明白了吧！巴蒂斯塔活该铁青着脸躲到她的房间里去生气！他们摸摸我的脑袋式，对我说：‘到可怜的米诺那里去，告诉他我们讲和，不再提那件事情了。’咱们快去吧！”

柯希莫一点儿一点儿地啃着一片树叶。他没有动弹。

“我说呀，”他说话了，“你设法拿条被子，不要让人家看见，送到我这里来。夜晚这里一定很冷。”

“你不要在树上过夜！”

他不回答，下巴支在膝盖上，嘴里嚼着树叶，向四周打量。我随着他的眼光望去，看到了对面翁达利瓦家花园的围墙，一朵白色的玉兰花从墙里探出头来，远处一只风筝在空中飘荡。

就这样到了夜晚。仆人们进进出出布置餐桌，大厅里的烛台已点燃。柯西莫从树上应该把这里的情形看到一清二楚。阿米尼奥男爵对着黑洞洞的窗外大声喊道：“你要留在那上面，你会饿死的！”

那天晚上是第一次没有柯希莫同我们坐在一道吃饭。他高高地骑坐在圣栎树的一根枝头，因此我们只能看见他晃荡着的两条腿。我说我们看见，是说假如是我们走到窗口，向暗处探看的话。因为餐厅里灯光通明，而外面是漆黑一团。

终于律师骑士觉得有义务出面说几句话，可是他竟象平素一贯那样能够回避对问题表态。他说：“哦哦哦……苍劲的

树木.....活数百年了.....”还有些莫名其妙的话，也许提到过圣栎树。总之，他仿佛是在说那棵树，而不是说的我哥哥。

我们的姐姐巴蒂斯塔却对柯希莫流露出一种嫉妒。惯子用种种刁钻古怪的行动闹得全家鸡犬不宁的她，现在发现有人超过了自己。她不停地咬指甲（她咬指甲时不是指头向上伸到嘴边去，而是抬起肘拐将手掌朝外翻着指头从上而下往嘴里塞）。

女将军想起一些在营地的树上站岗的哨兵、我不记得她说的是在斯洛文尼亚还是在波美拉尼亚。她说那些哨兵如何发现了敌人，使军队免遭一次偷袭。这番回忆使她沉侵在她喜欢的战争气氛之中。突然间，她激动不已，原来由于母亲特有的理解，她认为终于找到了替自己的儿子的行为辩护的理由。她不再着急了，还颇引为自豪。没有人听信她的那一套，只有福施拉弗勒尔神父例外，他煞有介事地对那个军事故事和我母亲由此而来的推论表示同意，因为这样他就抓住随便捞到的一个理由，可以认为眼前发生的事情是合乎情理的，可以推卸掉心头的责任感和忧虑感。

晚饭后，我们很快就去睡觉了，就连那天晚上我们也没有改变作息时间。我们的双亲已经决心不再让柯西莫由于感到我们的关心而得意，坐等疲劳、不适应夜间寒冷将他驱赶出巢。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卧室，各屋的点燃的烛光，象是从窗框里瞪出的一只只金色的眼睛，出现在住宅的外层墙壁上。那座非常熟悉而又近在身边的家，该引起我那在外露宿的哥哥多少

思念，多少温暖的回忆！我对着我们房间的窗户，猜想他蜷宿在圣栎树上的洞里的身影。他裹着被子睡在枝叶之间。我想，为了不坠落下来他身上没捆了几道绳子。

月亮姗姗来迟，高高地照在树上。山雀们睡在窝里，象哥哥那样缩紧身体。深夜的屋外，花园的宁静中有各种树叶的沙沙声和远远传来的杂音，清风掠过，时时听见遥远的轰鸣，那是大海。我站在窗边聆听着这忽高忽低的声息，想象那近在几米之外的人，脱离了背后家里的亲人，孤单一人在四旬漆黑的夜里，唯一能象朋友一样拥抱着的就是一段粗糙的、布满虫洞的树干，爬虫正在那些小洞里酣眠。

我上了床，但不想吹熄蜡烛，也许从他的房间的窗子里透出的灯光能够与他作伴。我们共居一室，有两张还是儿童用的床。我看看他的床，原封未动，他在窗外的黑暗中，我在被单里翻动着身体，也许是头一次感受到脱光衣服赤着脚躺在暖和洁白的床上的舒适。同时也能体会出他在那上面捆在粗糙的被子里，脚上绑着护套，身体不能转动，骨头架子断塌似的不舒服劲儿来，这种感觉那一夜不曾离开过我。意识到有一张床、干净的被褥、软和的床垫是多么幸运！在这样一种感觉中，数小时以来一直关注于那个令我们大家都担心的人身上的我的思绪，没回到我自己身上来，我便睡着了。树上的男爵四

我不知道在书本里读到的东西是否真实。据记载，古时候一只猴子假若从罗马出发，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地往前，脚不落地，可以到达西班牙。到我这一辈人时，树木这么茂密的地方只有翁布罗萨海湾两个岬角之间的地带和从翁布罗萨山谷

的底至两旁山顶的区域，我们这个地方因此名传四方。

如今，这些地方已经面目全非了。在法国人来的时候，就开始砍伐森林，仿佛这是些草地，年年割年年长似的。它们没有再生长起来。看起来是战争带来的，是拿破仑造成的，是在那个时代发生的。可是此后砍伐没有停止过。光秃秃的高地对于我们这些过去就熟悉它们的人来说，真是触目惊心。

当年，无论走到哪里，我们在头顶之上和蓝天之下总是看得见树枝和树叶。在最低处生长的是单一的柠檬树林，但是在那里也会从中间冒出一些弯弯曲曲的无花果树。山坡边上种植着大片的果园。果树浓密的树叶形成一座座圆顶。它们如果不是无花果树，就是褐色的樱桃树，或者是娇嫩的木瓜树，桃树，杏树，幼小的梨树，多产的梅树，还有花揪果树，角空树，有时还会遇见一棵老桑树或老核桃树。从果园往上，开始出现银灰色的橄榄树林，象是缠绕在半山腰的一道云彩。山谷里从低处的港口到高处的城堡是分布错落有致的城镇。就是在那里，在屋顶之间，也不断地露出树冠：冬青櫟，梧桐，还有栎树，一片卓尔不群而又意趣索然的树木出现——十分齐整地——在贵族们修建别墅的地方，他们围绕着各自的花园筑起栅栏。

在橄榄树之上开始是森林。松树一定曾经遍布整个地区，因为迄今在森林下面沿山坡至海岸的灌木丛和沼泽地中还杂生着落叶松。栎树比现在更常见和更密集，因为它们是最早的和最被看重的斧头之下的牺牲品。再往高处去，松树让位于栗树，森林沿着高山向上伸展，望不到尽头，这就是我们曾经生活

过的充满活力的山林女神的天地，我们这些翁布罗萨的居民那时好象没有发现它的蓬勃生机。

第一个想到它的人是柯希莫。他懂得，由于树木如此繁茂， he 可以从一根树枝跳到另一根树枝地走上好些里路，不必下地，有时，一段无树的空地，迫使他绕很长的圈子，但是他很快就熟悉了一切必需的路线，他计量距离不再是按照我们的标准，而是根据他在心里记得的他必须在树枝上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轨迹。在有些地方，奋力纵身也难以跃上最近的枝头，他就会想到别的手段。关于这一点我以后会谈到的，现在我们还在他一觉睡醒发现自己在一棵圣栎树顶上的那个早晨，他听见四周紫翅掠鸟儿喳喳叫，只觉得浑身被清冷的露水濡湿而冻僵了，骨头散了架，胳膊和腿脚发麻，他欣喜地打量着这个崭新的世界。

他来到花园的最后一棵树上，那是上棵梧桐。山谷在他的脚下平缓地倾斜着向前伸延，山谷上空云雾缭绕，几缕炊烟从乡间农舍的青石板瓦的屋顶上袅袅升起，那些隐蔽在山崖背后的房屋，象是一座座垒起来的石堆。高高的无花果树和樱桃树，翘撑起树冠。低矮的李树和桃树张开着粗壮的枝干。一切看得很分明，连地上青草的小叶片也很清楚，但是看不见土地的颜色，大地被瓜类疲软的叶子，或一簇簇莴苣，或一畦畦的甘蓝所覆盖，从山谷的上头看去，它是这样。而从呈“v”型的山谷的另一头去看，它就是一只向海面倾斜着的漏斗。

在这样的山川之中弥散着躁动不安的气息，它象一种看不见间或能听见的波动，然而那听得到的足以扩散开来，突然爆

发的尖啸声，接着好象是摔倒的扑通声，还有也许是树枝的断裂声，又有呼啸声，但与前面的不同，是疯狂的吼声，它传向尖啸声的来源地与之汇合。然后，什么也没有了，留下一种空虚感。其实响动和噪音的汇合声又会重新响起。它似乎应来自某个方位，却从另一个地方传来，山谷中这儿或那儿可能构成响声的策源地的地方，总是有樱桃树的齿状细叶在风中摇摆的地方。因此，柯希莫——他的头脑一半是迷迷糊糊的，另一半却是清醒的，并早就了解这一切——浮现出这种想法：樱桃果在说话。

他向最近的那棵樱桃树爬过去，那里还有一排枝繁叶茂高大青翠的樱桃树，上面挂满了深红色的樱桃果。但是我哥哥一时还分辨不清结果和没结果的枝条。他停在枝头：原先他听见响动声，而现在听不到了。他站在最低的枝干上，樱桃果全部长在他的上方，他的身体感觉到它们了，他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些樱桃好象向着他聚拢。总之他觉得这是一棵长满了眼睛而不是挂满了樱桃的树。

柯希莫抬起头来，一棵熟透的樱桃“咣”地一声砸到了他的额头上！他眯缝起眼睛面朝天空望去（太阳正在那里升起），他看见在这棵树上以及周围的树上有许多孩子栖满枝头。

他们在被人发觉之后就不再是不声不响了，用虽然是压低了但仍然响亮的声音说起来，比如：“你看那个人他穿得多漂亮呀！”他们拨开面前的树叶，一个个朝着这个戴三角帽的少年爬向比他们原来占据的枝头略低一些的树枝。他们光着头或者戴着毛边的草帽，有的头顶着布袋子，他们穿着撕破的衬

衣和长裤，不是光着脚丫子就是脚上缠着布条，有人将木屐系好挂在脖子上，脱下鞋方便爬树。他们是一大群盗果子的偷儿，柯西莫和我一贯同他们——在这一点上我们服从了家室的训令——离得远远的。然而。在那个早晨我的哥哥似乎寻找的不是别的什么，虽然他自己也不很清楚他期待着什么。

他一动不动地等着他们，他们一边往下爬，一边用他们那种刺耳的低声向他掷过诸如此类的话语：“这个人在这里找什么呀？”他们还朝他吐核桃核或是扔长虫咬过的、鸟啄过的樱桃，他们用投掷运动员的姿式将樱桃甩得围绕着小柄儿在空中旋转。

“呜唷！”他们突然惊呼“原来他们看见了他挂在身后的短剑。”“你们着见他有什么吗？”哄然大笑起来。揍屁股的家伙。

接着他们安静下来，憋住了笑声，因为他们等待着一个会使他们乐得发疯的恶作剧：两个小无赖，悄悄地，溜到了一根正好横生在柯希莫上面的树干上。他们张开一只布袋的口对准他的头（这种脏污的袋子当然是他们用来装脏物的，袋子空着时，他们就把它当风帽顶在头上，披到背后），霎时间我的哥哥可能来不及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装进袋子里，他们会象系香肠似地把他捆起来，给他洒作料了。

柯西莫觉察到了危险，或者说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听见嘲笑短剑，他出于自尊心要抽出佩剑，他高高地扬起剑来，剑头碰到了布袋。他手腕一转，将布袋从两个小贼子手里挑起，

飞甩出去。

这真是漂亮的一招，出手不凡。他们连呼“唷！”又失望又惊讶，两位被扔掉了袋子的同伙用土话啐骂起：“刁鬼！魔王！”

他却来不及庆幸自己的成功了，这位柯希莫。猛烈的反击平地而起，人们怒吼、扔石头、大叫大喊：“这次可逃不脱了，小杂种们！”他们高举三齿大叉。树上的毛贼们纷纷缩回胳膊和腿脚，将身子紧缩成一团。是他们围着柯希莫吵闹的声音惊动了早有提防的农民。

进攻是由组织成队伍的人们预先准备好的。山谷里的许多小地主和佃农们眼看蓄日渐成熟的果实被偷走，怒不可遏，他们结成联盟。由于小流氓们采取同时一齐爬进一座果园，抢劫一空之后从另一个方向逃走的战术，起先，还没有找到这样的办法对付他们，即大家一起潜伏在一座园子里等待他们或早或晚到来，当场抓住他们。现在解开了链索的狗狂吠不止，龇牙裂嘴地在樱桃树下窜。干草叉子在空中挥动。有三四个小偷跳到地上，正好被三齿叉的尖头扎破脊背，被狗咬烂了裤管，鬼哭狼嚎着逃开，一头撞入葡萄架里。于是没有人敢再下树了，惊惶失措地站在树上，他们和柯希莫都莫不如此。农民已经往樱桃树上搭梯子了，他们用叉子尖齿开道，往树上爬。

柯希莫花了几分钟才明白他自己受惊时，为什么那一帮流氓儿感到了恐慌，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正如以为他们很能干而自己不行的想法一样无聊：他们象傻子一样愣住的事实已经表明，他们怎么能从周围的树上跳走呢？我哥哥这么想清楚了，

并成功地这么逃脱了：他紧一紧头上的三角帽，找到那根先前替他搭桥的树枝，从最后一棵樱桃树上转到一棵角豆树上，吊住角豆树往下落到一棵梅子树上，循序渐进。那些家伙，看见他在树枝间行走如同在广场上散步，明白了他们应当立即跟随着他。如果不跟他走。在找到自己的出路之前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头。他们悄无声息地跟在他身后，弯腰曲背地爬过一条曲折的路线。此时的他，爬上一棵无花果树，从那上面越过庄园的篱笆，下落到一棵桃树上。桃树的枝条柔嫩，必须一次一个人地从上面踩过。桃树只是帮助他去抓住从一堵墙里伸出来的那根弯曲的橄榄树干。他从橄榄树上纵身跳到一棵橡树上，橡树的一根粗壮的树丫伸过小河，他转移到了河对岸的树上。

手拿叉子的人们，原来以为偷果子的贼是手到擒来，却看他们象小鸟一样从空中逃跑了。他们追上去，同狂吠不已的狗一起奔跑，可是他们必须绕过篱笆，接着是那堵墙，然后是小河，河上没有桥，他们为找可涉水而过的地点而浪费了时间，野孩子们跑远了。

他们大模大样地在地面上行走。留在树上的只有我哥哥了。“那个绑护腿套的黑喉石鸟到哪儿去啦？”他们在前面看不到他后就互相询问。指头一看，他在上面在橄榄树上爬。“喂，你下来吧，现在他们抓不到我们了！”他没有下来。在枝叶丛中跳跃，从一棵橄榄树转换到另一棵橄榄树，消失在密匝匝

的银灰色叶片里。

那些小流浪汉们，头顶着布袋做的风帽，手拿着木棍，现在爬上了山谷深处的一些樱桃树上。他们不慌不忙地干起来，一个枝头一个枝头地采摘，为摘到树的最高顶梢，他们两腿交叉缠在树上，伸出两个指头去掐樱桃果柄儿，然后将果儿放入搁在膝盖上的帽子里，他们看见谁啦？那个绑腿套的少年！“喂，你从哪里来？”他们问他，气势汹汹。但他们泄气了，因为他仿佛是刚刚飞到那里。

我哥哥此时一颗一颗地从帽子里拿出樱桃，送进嘴里，好象吃蜜饯果似的。然后他一口气从嘴里吹出果核，小心地不弄脏西服背心。

“这个吃冰淇淋的人，”有一位说道，“他来我们这儿干什么？他为什么跟着我们？为比么不吃自己花园里的樱桃？”但是他们有点胆怯，因为知道了他爬树的本事比他们大家都强。

“在这些吃冰淇淋的人中间，”另一位说，“有时没准儿会冒也一个有能耐的。你看，欣富罗莎……”提到这个名字，柯希莫侧耳细听，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脸上发起烧来。

“欣富罗莎出卖了我们！”有人说道。

“可是她很能干。虽然她也是一个吃冰淇淋的人，假如今天早上有她给吹号角，我们就不会被抓了。”

“一个吃冰淇淋的人也可以同我们在一起。当然。如果他愿意当我们的人！”

（柯希莫听懂了吃冰淇淋的人是指住在别墅里的人，或者

是贵族，或者是一切有身份的人）

“你听着”有人对他说，“条件很清楚：如果你愿意同我们在一起，你同我们一起找吃的，把你会的走法都教给我们。”

“你要让我们进你老子的果园！”另一个人说，“有一次他们用沾着盐水的鞭子抽打我！”

柯希莫听他们说着，却想着自己的心思。然后他问道：“你们告诉我，谁是欣富罗莎？”

树上的小无赖们立刻全部大笑起来，有的笑得差点儿从樱桃树上摔下来，有的笑得身子直向后仰，只用腿夹住树干，有的乐得用双手勾住树，吊着身体晃悠起来，他们不停地狂笑和喊叫。

可以想见，这种喧闹声又引来了追捕者。那支带着狗的队伍一定正好到达那里，因为很响的狗叫声传来了。拿叉子的人全都来了。只是这一次他们从上次失败中得出了经验，他们首先占据周围的树木、搭木梯爬上去，从树上用叉子和耙子将小偷们团团围住。狗在地面上，在爬在树上的人们的指挥下。它们没有立即明白应当扑向哪里去撕咬，抬着头朝空中汪汪乱叫。小偷们因此趁狗群混乱之际，飞快地溜下地、各自朝不同的方向奔跑。虽然他们中有人小腿上被咬了一口，或挨了一棒，或遭了一石头子儿，多数人安全地逃出了那块地方。

柯希莫留在树上。“你下来呀！”别的人一面逃命一面叫他，“你干什么？趁路上没有人的时候你快跳下地！”可是他呢，用两个膝盖头夹紧树干，抽出短剑。农民从四周的树上朝

他戳过来一支支用木棍接长了的叉子，柯希莫抡着圆圈地舞动短剑，将叉子一一挡开，终于抵挡不住，被几支叉子顶住，其中一支对准前胸，他在树上动弹不得。

“住手！”响起一声喝令，“他是小皮奥瓦斯科男爵！少爷，您在那上面干什么？您怎么同那些下等人混在一起！”

柯希莫认出他是朱阿·德拉·瓦斯卡，我们父亲的一个拳师。叉子纷纷退落，队伍中许多人脱帽致敬。我哥哥也用两个指头从头上摘下三角帽，躬身施礼。

“喂，你们下去，栓好狗！”他们大声嚷嚷着，“让他下去！少爷，您可以下树了，您当心树很高哇！您等一等，我们替您搭一副梯子吧！然后我们送您回家去！”

“不，多谢，多谢，”我哥哥说道：“您们别费神了，我认识我的路，我知道我要走的路！”

他消失在树干之后，在另一棵树的枝头上出现，再绕过树干，又出现在更高的枝头上，再次消失在树干之后，人们只望得见他站在更高的树枝上的脚了，因为高处枝叶密实，只见脚在跳动，后来什么也看不见了。

“他上哪儿去了？”人们说着，不知道朝哪里望才好，是往上还是向下。

“他在那儿！”他在另一棵树顶上，远远地又不见了。

“他在那里！”他又在另一棵树顶上，树摇晃起来，好象被风吹动着，他纵身跳起。

“他摔下去了！没有！他在那边！”他在绿色的树梢上晃动，只看得见他的三角帽和辫子。

“你有个什么样的主人呀？”那些人问朱阿·德拉·瓦斯卡，“他是人还是野兽？或者是魔鬼变的人？”

朱阿·德拉·瓦斯卡默默无语。他划十字。

只听得柯希莫的歌声传来，一种练嗓子的喊唱。

“啊，欣——富——罗——莎……！”树上的男爵五

欣富罗莎。一点一滴地，柯希莫从小偷们的谈话中知道了许多关于这个人物的事情。他们用那个名字称呼山谷里的一个小姑娘，她骑一匹白色的矮种小马，同他们这群衣衫褴褛的人交朋友，曾经保护过他们一阵子，她是那么的强悍，还曾指挥过他们。她骑着小白马跑过大道和小路，当她看见无人看守的果园的果实成熟了，就向他们通风报信，象军官似地骑在马上陪同他们一起偷袭。她在脖子上挂一只打猎用的号角，当他们抢劫杏或梨时，她就骑马在山坡上巡逻，从那里扫视整个田野，只要她一看见地主或农民表现出可能发现了窃贼并匆匆向他们赶来的可疑行动，就立即吹响号角。听到号角声，无赖们就跳下树来逃跑，因此当小女孩同他们在一起时，他们从来没有被抓住过。

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颇令人费解。欣富罗莎对他们的背叛好象是她把他们引进自家的别墅去吃水果，结果让他们被仆人痛打一顿；又好象是她偏爱他们中的一个人，一个名叫贝尔·洛雷的，她因此还在受人讥笑，同时又宠另一个叫乌加索的，并且使得这两人互相打架。那顿仆人们的棒打，可能不是发生在偷吃果子的场合，而是当两个争宠吃醋的人最后联合起来向她进行讨伐的时候；或者又说是她多次答应给他们蛋糕，

后来终于给了，却是用蓖麻油做的，他们吃下去后，肚子痛了一个星期，这些事件中的某一件或者类似的事件，或者所有这些事件加在一起，使得欣富罗莎同这伙人断绝了往来。而现在当他们说起她时，怨恨难消，但也不无惋惜。

柯希莫留心倾听这些事情，他将所有的细节拼凑出一个他熟悉的形象，最后他决定打听：“她住在哪座别墅里，这个欣富罗莎？”

“怎么，你是说不认识她？你们是邻居呀！翁达利瓦别墅里的欣富罗莎呀！”

柯希莫不一定需要这样的证实就可以肯定这些流浪儿的朋友就是薇莪拉，那个秋千上的小女孩。我想，正是因为她先告诉自己认识附近所有的小偷，他才立即开始寻找这伙人的。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的狂热劲头变得更激烈了，虽然过去从未停息过。他一会儿想率领这一伙人去抢摘翁达利瓦别墅的果树，一会儿他又想替她效劳去反对这一伙人，但他首先唆使他们去找她的麻烦，以使自己能挺身出来保护她。一会儿他又想做出勇敢的行为，将能间接地传入她的耳里，他被这些意念所困扰，他跟着小偷们干，感到越来越疲惫不堪。当他们下树时，他一个人留在树上，忧伤蒙上他的面庞，就象乌云遮住了太阳。后来他突然弹跳起来，象猫一样灵活地跃过一根根树枝，跑遍果园的花园，嘴唇不动地哼唱着什么，一种神经质的哼哼，低得几乎听不见，眼睛盯着前方却又象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他真象猫一样在本能地掌握住自己的平衡。

我们几次看见他如此活跃地在我家花园里的树枝上穿行。

“他在那里！他在那里！”我们惊呼，因为虽然我们尽力找点什么事情来做，但他自然是我们心中的牵挂，我们计算着他在树上度过的小时数、天数。我们的父亲说：“他疯了！魔鬼附身了！”他对福施拉弗勒尔神父大发脾气：“只有替他驱除妖魔了！还等什么，您，我说您哪！神父，您袖手旁观！我的儿子，他身上有魔鬼，您可明白，真见鬼！”

神父象是突然清醒了，“魔鬼”这个词儿似乎使他心中的一整套有关的思想复苏了。他开始发表极其复杂的关于如何正确认识魔鬼出现的神学演说，别人不明白他是故意同我父亲唱反调还是一般的说说而已。总之，他不谈事实，不说我哥哥同魔鬼的关系是可能存在的或者是根本没有的。

男爵听得不耐烦了。神父中断话题，我早就腻歪了。相反，在我们的母亲那里，母亲的忧虑，作为超过一切的不安感情，已经稳定下来了，她不久就想把一切感情化为实际行动并寻找合适的工具，正象是应当解决一位将军的忧虑那样做的。她找到一架露天望远镜，带很长的三角架。她把眼睛凑上去，就这样在别墅的阳台上度过时光。她不断地调整镜片，以便将焦距对准在树叶丛中的孩子，当我们几乎发誓赌咒地告诉她孩子远在视线之外时，她还是照样忙碌不停。

“你还看得见他吗？”我们的父亲从花园里朝她问。他在树下忽前忽后地走动，从来也没有能看见柯希莫，除非这孩子走到他头顶上来。女将军做出肯定的答复示意和不许说话的警告手势，她仿佛在跟踪一支在高地上行进的军队，我们万万不可打搅她。显然，有时候并没有看见他，但是她不知为什么估

计他一定会出现在某地而不是别处。她也会不时悄悄地承认自己弄错了，那么她就把眼睛从镜片上移开。去审视一张推开在膝盖上的地图册上的地形图，一只手搭在嘴上不动，显出思索的神态，另一只手在图上难辨的字迹上移动，确定出她的儿子应当到达的地点。计算好角度之后，她将望远镜对准这树叶的瀚海之中的某一树梢，慢慢地调好焦距，从她嘴唇上露出的哆哆嗦嗦的微笑，我们明白她看见他了，他真的就在那里！

这时，她从身旁的凳子上拿起一些小彩旗，她逐一挥动这些彩旗，动作干脆利落而富有节奏感，好象在使用一种商定好的通讯语言（我对此感到有些气愤，因为我竟不知道我们的母亲藏有那些小彩旗，并且懂得用法。假如她教我们同她一起玩旗子，那该有多美呀，特别是在从前，当我们兄弟俩都还小的时候。可是我们的母亲从来做事情都不是为了闹着玩的，如今也别指望将来会有这好事）。

我应当说明，她动用了她所有的一切作战装备，也始终仍然是同从前一样的母亲。她提心吊胆，手绢在手心里捏成了团儿，但是可以说，充当女将军可以使她的精神有所寄托，或者说以女将军的身份而不是普通母亲的身份去经受这份焦虑能使她不致悲痛欲绝。正因为她本是一个娇弱的小妇人，从冯·库特维茨家族继承来的那种军人风度是她唯一的自卫方式。

她在那里一边挥动一面小旗，一边从望远镜里观看，只见她脸上容光焕发并且笑了，我们明白柯希莫回答她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回答的，也许挥挥帽子，要不就是摇摇树枝。肯定是从那以后我们的母亲变了。她不再象从前那样忧心忡忡了，

虽然，她有这样一个抛弃具有天伦之乐的习惯生活方式的奇特儿子。她作母亲的命运与任何别的母亲是如此的不同，她是我们一家人当中第一个接受柯希莫的这种反常举动的人，也许现在的招呼就是柯希莫对她的回报。从此以后，他每隔一阵子会突然送来对她的问候，他们互相交换着无言的信息。

令人不解的是我们的母亲每当得到柯希莫的问候后，并不因此而幻想他将结束出走而回到我们当中来。相反，我们的父亲却反反复复地处于这样的思想状况之中。每一个有关柯希莫的新消息，那怕是小的事情，都会令他苦苦地空想一番：“是吗，你们看见了？他就要回家了吗？”但是我们的母亲，同他的看法相差最远，或许她要显示出自己是能够一如既往地对待他的唯一之人，或许因为她不认为对柯希莫的表现能有一种合适的解释。

我们还是回到那一天吧。一会儿，几乎一直未露面的巴蒂斯塔也从我们的母亲身后探出头来，她作出甜蜜的表情，捧着一只装着一些汤汁的盘子，举起一只汤勺：“柯希莫……你吃吗？”她挨了父亲一巴掌，回屋去了。谁知道她又做了什么鬼糊糊。我们的兄弟不见了。

我狂热地追随着他，现在知道他参与了那一伙子叫花子们的活动，就更加起劲了。我觉得他为我打开了通向一个新奇王国的大门，那是一个不再以惧怕和怀疑的眼光去看待的王国，它将获得我的热忱赞同。我飞快地从阳台窜上高高的阁楼，从那里我可以扫视一切树顶。在那里我不仅听得到而且还看得见。我循着那帮人从果园里传来的吵嚷声望去，只见樱桃树的树

稍摇摇摆摆，不时露出一只摸索和揪扯的手，冒出一个乱莲莲的或者顶着布袋子的脑袋，在叫嚷中我听出还有柯希莫的声音。我自问：“他如何爬到那上面去的呢？刚才他还在花园里呀！他难道爬得比一只松鼠还快吗？”

我记得，当吹牛角的声音响起来，他们正在大池塘旁边的红色梅子树上。我也听见了牛角声，但我没有在意，因为我不了解那是怎么回事，他们可不啦！我的哥哥告诉我。他们立即静默下来，突然重新听见牛角声响，他们没有记起这是警报，而是互相询问是否听清楚了，是否真是欣富罗莎骑着矮种小马在大路上巡视以便替他们预告险情。他们都冲出果园，但不是为了逃跑而跑，而是跑去找她，去赶上她。

只有柯希莫仍然留在原地，脸烧得象火一样红，但是他一看到顽童们跑开就明白他们是去找她了，他便开始在树枝上跳跃而行，每走一步都有摔下去折断脖颈的危险。

薇莪拉在一条上坡路的拐弯处，她一手勒住马鬃的缰绳，一手挥动着马鞭，停立在那里。她从下往上望着这些男孩子，把小马鞭的尖儿送到嘴里，轻轻地咬着。她的衣裳是浅蓝色的，牛角上镀着金，用一根细链子挂在脖子上。男孩子们一齐站住，他们也在嘴里啃着什么，梅子或指头，或者是手上或胳膊上的伤痕，或者是布袋的边缘，虽然他们从来不喜欢自相矛盾，却慢慢的几乎是强迫自己克服厌恶的情绪，从他们那含着东西的嘴里很不情愿地开始挤出差不多听不见的话语。他们一字一顿的说着，好象想唱歌似地：“你来……干什么……欣富罗莎……现在你回去……你不再是……我们的伙伴……哈哈……

哈……胆小鬼……”

树枝摇晃一下，他来了。柯希莫在一棵无花果树上露面，他在树叶之中喘息着。她呢，嘴里咬着那根小马鞭，自下而上地望着他，他们一律偏向那同一视线。柯希莫不曾顾及到这些，他气喘未平就脱口而出，“你知道我从那从后从未下过树吗？”

基于某种内心的执着追求的事业，应当默默进行不引人注目。某人如果稍微加以宣扬或夸耀，就会显得很愚蠢，毫无头脑甚至卑鄙。于是我的哥哥话刚出口，他就后悔莫及，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再无丝毫意义，甚至产生了下树一走了事的想法。正在这时，薇莪拉慢慢地移开嘴里的马鞭，说话了，语调可爱动人：“是吗？……勇敢的傻瓜！”

从那些长虱子的癞皮们的嘴里起初发出嘻嘻的大笑，然后爆发成放肆的叫喊哄笑，柯希莫又气又恼，在无花果树上狠踩了一下脚，木质不坚的无果树承受不住，他脚下的一根树枝断裂了。柯希莫象一块石头一样往下掉。

他跌下去时空张着两臂，没有抓什么。说实在的，那是他在长在这块土地内的树木上生活期间里唯一的一次，他既没有想到也没有出自本能地去攀住什么。然而，礼服上的燕尾的一侧将他缠在一根矮枝上，柯希莫头朝下的被悬空吊挂起来，离地面很近。

他觉得又羞又臊，血液向头上涌来。当他睁开眼睛，倒着向下看，只见咋呼乱叫的少年们象是倒立着的，他们发疯似地翻起筋斗来，一个个翻向正立，仿佛他们的双手都紧紧地抓住

了覆盖在深渊之上的一块土地。金发的小女孩骑在前蹄腾空的小马上飞奔。他首先想到的只是这是他第一次对人谈起他在树上的情况，这也将是最后一次。

他扭动身躯，伸手抓住树枝，跃身上去回到了原处。现在他好象对刚才发生的事情毫不在意。柯希莫忘记了他在那一瞬间的仓皇失施。小女孩将牛角放到嘴边，吹出警报声的低沉音符。听到这声音，野孩子们（这时——柯希莫不久后评论道——薇莪拉的出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刺激作用，他们慌慌张张，就象野兔见了月光）开始逃窜，他们明知她是吹着玩的，好象出于本能的反射，还是跑了起来，他们也是闹着玩，一边模仿着牛角声，也跟在骑着矮腿小马飞奔的小姑娘后面山坡下跑去。

他们这样拼命地瞎跑一气之后，忽然发现她不在前面了。她改变了方向，跑出路外。把他们远远地撇在身后，她上哪儿去？她沿着生长在一片平缓向山谷伸延的草地上的橄榄林子跑，寻找着柯希莫。他正在一棵橄榄树上费力地爬着。她绕着他跑了一圈，然后走开。她后来又出现在另一棵橄榄树下。而我哥哥正抓住那棵树的枝叶。他们就这样沿着象橄榄树枝一样弯弯曲曲的路线，一起走下山谷。小偷们，当他们发觉了，看见了那一个在橄榄树上跳跃的和另一个骑在马鞍上的合谋之后，便开始一齐吹响口哨，一种戏弄人的恶意的口哨声。他们大声吹着这种口哨，向卡佩利城门走去。

只剩下小女孩和我哥哥在橄榄树林里互相追赶。但是柯希莫泄气地看到，当那伙小流氓不在之后，薇莪拉玩这种游戏的

高兴劲显然减退，她已经开始有些厌倦了。他怀疑她所做这一切只是为了惹别人生气，但同时他也希望现在是故意惹他生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她总是需要通过使别人生气以显示自己的娇贵（这一切感情是长成小伙子以后的柯希莫才能理解的。实际上当他在那些粗糙的树皮上攀援时什么也不明白，傻里傻气的，我想象得出。）

当小女孩转过身来时，一阵又猛又密的石头子儿向她袭击过来。她将脑袋掩护在马脖子后面逃走了，我的哥哥呢，他站在一个显眼的树杈上，承受着打击。但是石头子儿到达那个高度时偏差太大。除了偶然落在前额或耳朵上的之外，都打不痛他，那些肆无忌惮的家伙，又吹口哨又哈哈大笑，高声喊道：“欣——富——罗——莎是讨厌——鬼……”然后撒丫子颠儿了。

野小子们跑到了卡佩利城门口，城墙上垂挂着碧绿的刺山柑藤条。从周围的茅房棚屋里传出一阵母亲们的呵斥声。但是对于这些孩子，母亲们的斥责不是为了叫他们晚上回家来，而是因为他们回来了，回家来吃晚饭，而没有在别处找到吃喝。在卡佩利城门那一带，在小茅屋和木棚子里，在断腿的大蓬车里，在帐篷里，挤满了翁布罗萨最穷的人们，他们穷到被城里的人拒之城门外，而又被乡下人轰得远远的这般境地。这是一些从遥远的地方和国家流散出来的人，他们被在世界各国蔓延的灾荒和贫穷驱赶而来。正值黄昏时候，披头散发的妇女怀抱婴儿扇着冒烟的炉灶，乞丐们躺倒在阴凉处解散伤口上的绷带，另外一些人在下棋，大哼小怪地呼叫。那一群偷果子的伙伴

们现在混入了那种炒菜做饭的雾气和争吵叫嚷之中。他们挨了母亲的反手耳光，互相厮打起来，在尘土里翻滚。他们的破衣服上增加了各种各样的新破洞，他们掺和到那群浑浑噩噩的人们之中后，就失去了小鸟般的快活劲儿，只能使那里无聊的事情增加得更多一些。另外，他们刚一抬头看到骑马的金发小姑娘和在她身边树上的柯希莫，就躲退到这里来，企图在尘土和炊烟之中隐藏起来，就好象在他们之间突然竖起了一堵城墙一样。

这一切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发生于一瞬间、一眨眼的工夫。现在薇莪拉将薄暮之中的小屋的炊烟和女人孩子的尖叫声抛在了身后，奔跑在海滩的松林里。

那里有大海，听得见沙石在滚动。天色已暗，有一种最清脆的沙儿滚动声，那是奔跑的小马在石头上踩出了火花。我的哥哥从一棵低矮而弯曲的松树上，望着金发小姑娘清晰的身影穿越海滩。一朵浪花刚刚露出黑色的海面，高高地卷起来，雪白雪白的向前涌来，正当浪花碎裂时，驮着小姑娘的马的身影疾驰而过，而溅起的白色的咸水打湿了在松树上的柯希莫的脸蛋儿。树上的男爵六

柯希莫在树上的最初日子里没有目的或计划，他只是渴望认识和占有他的那个王国，因此他一天不得空闲。他真想很快地将他的领土勘探一遍，直到达远处的边境。逐棵树、逐根枝地去发现，调查出它能向他提供的全部资源。我说的是：他想这么做，而实际上我们时常看见他降落在我们的头顶上，以野生动物的那种极其敏捷的奔忙姿态出现，虽然有时人们看见那

些动物也会蹲伏着不动，却总是保持着仿佛即将跃起的姿势。

他为什么回到我们的花园里来呢？看见他在母亲的望远镜视线范围之内转来转去，从梧桐树上跳到圣栎树上，人们会说，促使他回来的动力，他的情感中心自然是那要同我们吵架的情绪，他存心折磨我们或惹我们生气（我说我们；是因为我自己那时还不会理解他想些什么。当他需要东西时他认为同我的联盟是无可怀疑的，其余的时候，他从我头上经过就象没有看见我似的。）

而他来这里仅是路过而已。是玉兰花边的那堵墙吸引着他，我们看见他任何时候都出没于彼，当那金发小姑娘肯定还没有起床之前或她已经被一群老妈子或姑姑们拉进屋里以后，他也会去的。在翁达利瓦家的花园里，树的枝干象奇特的动物的鼻子或吸管一样翘伸着，地上象星星一样铺满了从绿色的藤条上长出的叶缘锯齿状的叶子。黄色的竹子轻盈地摇曳，发出翻动纸张似的沙沙声。柯希莫从最高的树上如痴如狂地尽情欣赏那色彩斑斓的绿色，阳光通过层层绿色而呈现的光怪陆离的闪烁，沉浸在这异常的安宁静谧之中，他情不自禁地头朝下倒吊起身子，于是在他的眼里，倒转过来的花园变成了一座森林。一座不属于大地的森林，一个崭新的世界。

往往这时薇莪拉出现了。柯希莫突然瞥见了她，她已经坐上秋千正要荡起来，或者是骑在矮马的鞍子上，要不就是听见从花园的深处响起了低沉的猎号声。

翁达利瓦侯爵家的人对于小女孩外出游玩从不耽心，当她

走着去时，身后跟随所有的大姑小姨。她只要跨上马鞍就自由得象空气一样了，因为姑姑姨姨们都不会骑马，无法盯住她的去向。另外，她同那些流浪儿们的交往太不可思议了，家人们的脑子里连想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对于那个从树上闯入的小男爵，他们马上发觉了，并且提防着他，仍然不失轻蔑高傲的态度。

我们的父亲，与此相反，他把来自柯希莫的捣乱的烦恼，通通化作对翁达利瓦家的仇恨，他几乎要归咎于他们，好象是他们把他的儿子引诱进他们的花园，款待他并鼓励他搞这种造反的把戏。突然间，他决定进行一次捉拿柯希莫的搜捕，不是在我家的庄园里而要在柯希莫正好在翁达利瓦家的花园里的时候。可能是强调对邻居的这种侵犯意图，他不愿由他去率领这次搜查。由他亲自出面向翁达利瓦家要求交还自己的儿子——这件事情，无论如何地无真凭实据，也本应是贵族绅士之间的一项光明正大的交道——，可是他派了一支由律师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士带领的仆役队伍。

这些仆人用梯子和绳子武装好之后，浩浩荡荡地来到翁达利瓦家的大栅栏门前。律师骑士，身穿长袍头戴圆筒形无边毡帽，含糊其辞地要求放他们进去并致歉意。这使翁达利瓦一家人以为他们来修剪一些枝条伸进了他们园子里的我们家的树。骑士一面鼻孔朝天地望着树上，一面踉踉跄跄地跑着，吞吞吐吐地说：“我们抓，……抓……”他们问道：“你们的什么东西逃跑了？一只鸚鵡吗？”“儿子，长子，小孩儿。”律师骑士急急忙忙地说着，让人把木梯架在一棵七叶树上，他自己开

始往上爬。只见柯希莫坐在上面好象什么事也没有似地晃悠着两条腿。薇莪拉呢，她也象没事儿一样，沿着小路滚铁环玩。仆人们递给律师骑士一些绳子，他们谁也不知道如何用这些绳子抓住我哥哥。而柯希莫在骑士爬到梯子的半中腰之时，已经到了另一棵树的顶上。骑士吩咐挪动梯子，这样搬来搬去四五次，每次都弄坏一座花坛，而柯希莫两下就跳到了旁边的树上。薇莪拉忽然发现自己被大姑小姨们包围了，她被带进屋里，关了起来，不让她参与那场吵闹。柯希莫折断一根树枝，两手握住在空中一挥，木棒呼啦呼啦作响。

“亲爱的先生们，难道你们不能去你家的大园子里继续进行这种捕捉吗？”翁达利瓦侯爵发话了，他威严地出现在别墅的台阶上。他穿着室内便服，戴着圆形平顶无边便帽，这使他很奇妙地同律师骑士相象。

“你们听着，皮奥瓦斯科·迪·隆多全家！”他用手势划了一大圈，包括进了树上的男爵少爷，私生子出身的叔叔，仆人们和围墙之外的人，我们家所有站在屋外太阳之下的人。

正在这个关口上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语气大变，他快步走到侯爵身边，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似的叽叽咕咕地说起来。他开始对他谈起面前的水池里的喷泉，说他想到喷流可以再高一些，就能达到浇灌草坪的效果，只需换一个莲蓬座底。我们的亲叔叔的性格是多么地令人捉摸不定和难以信任，这又是一次新的证明。他原是受男爵的派遣去那里，身负明确重任，决意与邻居大闹一场的，为何同侯爵亲亲热热地攀谈起来，好象要向他感恩戴德么？律师骑士只是在为给自己打开方便之

门时才显示出这种谈讲活本事，而且每次都表现在别人信赖他那貌似腼腆的性情的对候。他这么做的效果还真不错，侯爵听了他的话，并向他提出问题，还带着他检查了所有的水池和喷泉。他们穿着一样，两人都穿的是长长的男便服，身材差不多一样高，简直可以把他们弄混。在他们身后是由我们家的人和他们家的人组成的一支庞大的队伍，那些肩扛梯子的人们此时不知该做什么了。

柯希莫趁机畅行无阻地跳到邻近别墅窗子的树上，他要找到在窗帘后面关着薇莪拉的那个房间。他终于找到了，朝窗框上掷过一棵浆果。

窗户打开了，金发小姑娘的脸蛋儿出现了。她说：“我被监禁在这里都怪你。”她关上窗，拉上窗帘。

柯希莫顿觉失望沮丧。

当我的哥哥怒火中烧时，真是叫人看着担惊受怕呀，我们看见他跑起来（如果跑这个字在离开地面之后还有意义，是指在半空之中一个分多层高度的不规则的支撑体上进行的活动），经常踩空了脚，象要摔下来，却不曾摔过。他在一根横斜的树干上疾速移动脚步，纵身跳起，一下子跃上一根更高的枝头，就这样摇晃着身体左拐右弯地跳了四五次之后，他隐没不见了。

他去哪儿了？那一次他跑呀跑，从圣栎树到橄榄树到山毛榉，钻进了森林。他停下来喘息，在他身上展现着一片草垛。微风低拂，、在茂密的草丛上泛起一层绿色波浪，那起伏的绿色变幻出深浅不同的色调，从那叫蒲公英的花球上飞出细细的

绒毛。草地中间一棵松树孤傲独立，挂满长长的松果，他无法企及。旋木雀，这些飞得极快的带斑点的棕色小鸟 / 栖息在密密麻麻的松针之间、树梢之上、树弯之中，有的尾巴向上嘴向下俯冲着，啄食毛毛虫和松籽。

那种要进入一个很难了解的环境的愿望推动着我的哥哥在树上开辟道路，现在他仍在里面干着很不如意。他表现出一股更仔细地钻研的狂热劲头，他对每一片树叶，每一块树皮，每一片羽毛，每一声响动都不放过。这是打猎的人对活物的那种爱，他不知如何表达这样的爱，只有举起猎枪。柯希莫还不知道如何认识这种感情，他通过坚持不懈的勘探释放他的爱。

森林密匝匝的，难以通行。柯希莫不得不用短剑来开辟道路，他在不知不觉中一点一点地失去了他的痴迷，他被不断面临的问题所困扰并且有一种因远离熟悉的地方而产生的恐惧感（他不承认但却存在）袭上心头。他就这样在密林中开路，来到一个地方，看见有两只眼睛紧盯着他，黄澄澄的，从树叶中露出，直勾勾地对着他。柯希莫将短剑握在胸前，拨开一根树枝，再将它轻轻地送回原处。他松了口气，暗笑自己刚才的胆怯，他看清了那双黄澄澄的眼睛是谁的了，是一只猫的。

那只猫的形象，当他拨开树枝刚一瞥见的刹那间，就清晰地印在了他的心上。少顷之后，柯希莫重新感到害怕而浑身发起抖来。因为那只猫虽然和普通的猫完全一样，却是一只吓人的猫，令人害怕，能让人一看到它就惊叫起来，说不出它的什么地方很吓人，它是一只虎斑猫，比一般的虎斑猫更硕壮，但这不说明什么，它的可怕之处是那象壕猪刺一样的直立的胡须

是那既听得见更看得出的从两排象钩子般的利齿间通过的呼吸，是那双除了听觉之外还有别的用场的耳朵，是眼睛里那两团力量的火焰，伪装着一些细细的软毛，是那根根竖起的细毛在硬挺着的脖子上隆起的一圈金色的脖毛，从这脖毛之后开始生出一些条纹，肚子两侧的条纹颤动着，好象它在抚摸自己的身体，是那停在一种不自然姿态上的尾巴，使人觉得它快翘不住了。这一切柯希莫躲在树枝后面在一秒钟之内部看清了，他赶紧将那树枝推回原处，同时他没有来得及看见的那些东西就都想象得出：脚上的一撮长毛掩盖着利刀般的爪子，正准备向他扑过来。他还看见，从树叶中盯住他的那两团熠熠闪动的黄光中转动着黑色的眸子。这一切使他明白，他面临着森林里最凶恶的野猫。

所有的鸟鸣虫飞都静止了。野猫跳起，但不是朝少年扑来，一个几乎是竖直的跳跃，不仅使柯希莫害怕，更使他吃惊。恐惧随后到来，他看见那猫正在他头顶上的一根树干上。它趴卧在那上面不动，他看见它的长着几乎纯白色长毛的肚皮，用爪子钩住木头的脚。当它拱起背来时，发出声响：呼呼……它准备压落到他身上来。柯希莫来不及考虑，就以一个准确的动作跳到一根更低的树干上。呼呼……呼呼……野猫哼哼着，每哼一声就跳一下，东一跳西一跳，它又跳到了柯希莫头上的树干上。我的哥哥来回跳动，可是他最后跨在那棵山毛榉树最低的枝干上了。往下去，直接跳到地面上还有一定的高度，但是不算很高。宁可往下跳也比等着那头野兽停止发出那又象呼吸又象猫叫似的刺耳叫声之后做出的动作要强。

柯希莫几乎要往下跳了，抬起一条腿，可是两种冲动在他心里发生冲突——天生的自卫本能同宁死不下地的决心——与此同时他又用胯骨的膝盖夹紧了树干。当少年犹豫不决之时，那猫觉得正是扑过来的时机。柯希莫不知如何做是好，索性闭上眼睛，抽出短剑，胡乱地砍过去，那猫轻易地躲过了落到了他的头的上方，打定主意用爪子将他抓起来。柯希莫伪脸上挨了一爪子，俱他却没有摔下去，他原本用膝盖夹着树干，此时两腿紧紧夹住身子往后上仰，顺着树干倒翻下去。一切与猫的估计相反，猫的身子倒向一侧，它自己险些掉下去。它想稳住自己，用爪子勾住树干，扭动躯体在空中转一圈。一秒钟，这对于柯希莫足够了。他趁其不备一下子翻身挺起，将短剑刺向猫的腹底，深扎进去，那只猫痛得嗷嗷直叫。

他脱险了，浑身粘满血污，举着那柄扎着野物的短剑就象是拿着一根烤肉扦，一边脸领上被抓破了，留下一道从眼睑至下巴的长长伤痕。他由于伤口的疼痛和胜利的欢欣而放声嘶吼起来。他的头脑还不清楚，在这初次获胜的拼命时刻，只是紧紧地搂着树干，牢牢地握着短剑，死死地揪着那只死猫。现在他体验到赢得胜利要经历何等的痛苦，他明白自己从此踏上了自己所选定的道路；在这条征途上失败者是无退路的。

于是我望见他沿着树干走来，一脸一头直至背心上都是鲜血淋漓，变形的三角帽下发辫松散开来，手里揪着尾巴提着那只死野猫，这会儿这东西象是一只猫了，也只是一只猫了。

我向站在阳台上的女将军跑去“母亲大人，”我大声喊：“他受伤了！”

“什么？伤势如何？”她已经调准了望远镜。

“他伤得象个伤兵！”我说道。女将军认为我的形容很贴切，因为她将望远镜对准他时，他在树上跳得比以前更迅速。她说：“一定是。”

她立刻叫人准备好纱布、橡皮膏和药膏，象是一个营的救护车应当提供的一应药品，她把这一切交给我，让我送给他，根本就没有提起让他回家来就医的表示，我拿着绷带包，跑进花园，在紧靠着翁达利瓦家院墙的那棵桑树下等他；因为他已经从玉兰树上下来了。

在翁达利瓦家的花园里，他手里提着那只被杀死的野物，神气活现地象个凯旋归来的勇士。他在别墅前的空场上看见什么啦？一辆正待出发的马车，仆人们在顶层上装放行李箱，在一群管家和穿黑衣裳的表情极其严肃的大姑小姨之中，只见薇莪拉穿着出门旅行的衣服搂着侯爵和侯爵夫人。

“薇莪拉！”他喊道，提着尾巴举起那只猫。“你去哪儿？”

站在马车边的人们一齐举目向树上望去，看见他衣衫褴褛，血迹斑斑，疯疯傻傻地提着那只死兽，开始一阵恐慌的骚动。“他又来了！变成了这副模样！”那些姑妈姨母们象是生气了，一道上前将小女孩推向马车。

薇莪拉高高地翘起鼻子，露出一脸的轻蔑，那是对亲眷们表示厌烦和傲慢的一种轻蔑，但也可能是针对柯希莫的，她清清楚楚地说：“他们送我去寄宿学校！”她转身跨上马车，不屑一顾，对于他和他的猎获物。

车门已经关上，车夫在他的座位上坐好，而柯希莫还不肯承认出发的阵势，设法吸引她的注意力，力图让她明白他那血淋淋的胜利品是奉献给她的，但是他除了朝她大声叫嚷之外不知道如何解释：“我打到一只野猫！”

马鞭劈啪一声甩开，马车在女人们挥动的手帕中启程，从车门里传出一声：“真棒！”是薇莪拉的声音，不知是夸奖还是嘲弄。

这就是他们分手的情景。在柯希莫身上，紧张、抓伤的疼痛，由于没有从自己的业绩中获得光耀而产生的沮丧，那种突然的离别带来的伤心绝望，一齐堵在胸口，化作一阵放声痛哭释放出来，他狂呼、尖叫，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起来。

“滚出去！滚出去！野小子！从我们家花园滚出去！”女人们骂起来。翁达利瓦家的人全体出动，操起长棍或掷石子来驱赶他。

柯希莫抽泣着厉声吼叫，将死猫朝走到他脚下的人脸上摔过去，仆人们提着尾巴捡起那只畜牲，扔进一个粪池里。

当我得知我们的芳邻离去时，顿时觉得柯希莫将会下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把我哥哥留在树上的决心同她，或者说也同她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并没有把这想法说出来。我爬上树把绷带和药膏送给他，他自己医治脸上和胳膊上的抓伤，后来他要一条带钩子的钓鱼线。他用来从一棵树干横斜在翁达利瓦家的粪池上面的橄榄树上将死猫钓上来，他剥下猫皮，鞣好，替自己做成一顶帽子。这是我们看见他一生之中戴过的皮帽中的第一顶。树上

的男爵七最后一次捕捉柯希莫是由我姐姐巴蒂斯塔出的主意，她的独出心裁，像她平素行事一样，自然是不同任何人商量，偷偷摸摸地出笼了。她半夜里走出家门，带着一只盛满粘鸟胶的锅子和一张木梯，把一棵角豆树从梢顶到根座刷上胶。那是柯希莫习惯于每日早晨栖身之上的一棵树。早上，被粘住的红额金翅鸟扑打着翅膀，鹪鹩一个个被裹粘在胶糊里不能动弹，粘在胶上的有夜里飞出的蝴蝶，风吹落的树叶，一只松鼠尾巴，还有一片从柯希莫的燕尾服上撕下来的下摆。不知道他真是坐到一棵枝上，然后设法脱身了，还是相反——更可能是，因为我见他早就不穿燕尾服了——那块衣服碎片是他为了捉弄我们故意放上去的，反正那棵树一直脏兮兮地沾满胶，后来就枯死了。我们开始相信柯希莫不会回来了，我们的父亲也这么想。自从我哥哥沿着树木在整个翁布罗萨的地面上跳来跳去之后，男爵就不敢四处走动，以免被人看见，因为他担心公爵的尊严受到的损害。他变得日益憔悴，面颊瘪陷，我不知道，我们父亲的焦虑程度如何，他为王朝延续的担忧程度如何，而现在这两者已经合为一体。因为柯希莫是他的长子，爵位继承人，如果说让一位男爵像一只鹪鹩似的在树上蹦跳不好的话，那么让他来当公爵就更糟糕，虽然他还只是个孩童。对于有争议的爵位问题，在继承人的这种行为表现中当然找不到支持性意见。人们认为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翁布罗萨的平民百姓把我们父亲的幻想当做笑话看待，而在这附近有别墅的贵族绅士则认为他精神不正常；在适意的地方修建别墅居住的习惯已经在贵族中蔚然成风，他们很少住在领地的城堡之中了。这表明他们更

喜欢像普通的市民一样生活，不愿意忍受闭门幽居的冷清沉闷。翁布多萨的好处恰恰在于它是属于大家而不属于某一个人。翁达利瓦侯爵府对它享有某些权利，几乎全部是土地的领主，但是它早已是热那亚共和国之下的一个纳税自由市镇；我们可以宁静地在我们从祖上继承下来的那些土地和一些我们过去从市政府没花几文钱就买到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因为市政府曾一度负债累累，还希求什么呢？在那周围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贵族社交圈子，他们有别墅、花园和延伸到海边的果园，大家互相拜访、打猎，生活费用低廉，都过得很快活。他们享有在朝廷供职的人的一些利益而无须操劳费力，他们的花销由庇护他们的皇室支付，却不必服从某个首都、某种政治。我们的父亲却没有品味出这些好处，他觉得自己是个被废黜的君主，他同邻近的贵族们终于断绝了一切关系（我们的母亲是异国人，可以说她与他们一向不来往）。这样也自有好处，因为没人登门拜访，我们节省了许多花销，并掩饰住了财政上的窘迫境况。不用说，我们同翁布罗萨的老百姓保持了最好的关系。你们可知道翁布拉萨人怎么样吗？这些人有点吝啬，一心经营他们的店铺，那个时候由于在阔人中饮用加糖柠檬汁的风气盛行，他们卖柠檬的生意开始兴旺起来，他们到处种植柠檬树，并且修复了早年被海盗侵犯而毁坏了的港口。他们往来于热那亚共和国、撒丁国王的属地、法兰西王国和教会的领地之间，向所有的人贩卖货物。他们对谁都不在乎，假如没有那些他们必须上缴给热那亚的税款，那些一次次榨干他们血汗的征税的话。每年都要发生几次反对共和国政税官的骚动。迪·隆多男爵每当发

生这些抗税的骚乱时，他总以为授予他公爵之冠的时机就要到了。这时他走上广场，自愿充当翁布罗萨民众的保护人，然而每次他都不得不在一阵腐烂柠檬的袭击之下尽快逃掉，于是，他说是一次反对他的阴谋，由耶稣会士们策划的，通常都是如此说法。因为他以为在耶稣会士们与他之间会有一场殊死的战争发生，耶稣会士不干别的，专搞伤害他的阴谋诡计。实际上也发生过争执，也为了一块菜园，我们家同耶稣会争夺其所有权，吵了一次架。男爵由于当时同主教大人关系甚好，成功地将省里的耶稣会神甫赶出了多切西地界。从那之后，我们的父亲认定耶稣会将派人谋害他的性命和侵害他的权益。从他那方面来说，他力图拼凑一只由信徒们组成的民兵，以便解救主教，他觉得主教已沦为耶稣会士们的囚徒。他向所有声称受到耶稣会士欺侮的人提供避难和保护，甚至选那位神智恍惚的半个冉森派教士当我们的忏悔神父。我们的父亲只信赖一个人，他就是律师骑士。男爵对那位私生子弟弟很是偏爱，对他就像是对待一个不幸的独生子一样。现在我不能说我们那时曾经意识到否，但在我们对卡雷加的看法中肯定含有少许的妒意，因为我们的父亲把那位50岁的兄弟比我们这些小孩儿更放在心上。另外蔑视他的人不单单是我们，女将军和巴蒂斯塔装出尊重他的样子，实际上却不能容忍他；而他在顺从的表面之下显得对一切人和事都不介意，也许他恨我们大家，也恨被他辜负了一往深情的男爵。律师骑士沉默寡言，有时人们几乎以为他是聋哑人，或者说他不懂我们的语言，谁知道他从前如何当律师的，倘若那时他就是这么迟钝，那是同土耳其人打交道之前的事

了。也许他也曾是一个聪明人，因为他从土耳其人那里学会了那套计算水利工程的本事。这是他现在或许还能胜任的唯一工作，对此我们的父亲给予了言过其实的夸奖。我从不清楚他是过去，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何人，不知道他年幼时同我们的祖父关系如何（也可以肯定他是受到宠爱的，因为祖父让他学会当律师并叫人封他骑士的头衔），不知道他在土耳其的结局，也弄不清楚他真是在土耳其度过了很长时间，还是在某个野蛮人的国度里，如突尼斯、阿尔及尔。但是不论怎样，是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里，人们说他也当过伊斯兰教徒，人们关于他的说法很多，说他出任过要职，当过苏丹王的显赫高官，土耳其国务会议的水利工程师，或其它类似的官儿。后来一次宫廷谋反，或是一次为女人发生的争风吃醋事件，或者是一纸赌债使他坠入困境，沦为被贩卖的奴隶。据说威尼斯人在一艘俘获的土耳其战船上的奴隶中发现了带着锁链划桨的他，他们释放了他，在威尼斯他活得比一个乞丐略强一些，直到有一天我不知道他还干了些什么，吵了一架（一个如此胆怯的人能同谁吵架，只有上天知晓），他再次沦为阶下囚，经过热那亚共和国从中斡旋，我们的父亲将他赎出，于是一个秃头黑须的小个子男人，穿着一身合体的肥大衣服，十分局促不安，半聋半哑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当时还很小，但是那天晚上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印象）。我们的父亲强令大家把他当做一个体面的人来对待，委任他当总管，给他配备了一间事务所，他总是杂乱无章地在那里塞满了纸片。律师骑士穿上件长袍，戴一顶土耳其式的圆形平顶无边便帽，就像当时许多贵族和资产者在

他们的事务所的办公室里通常打扮的那样，只是说实话他几乎从来不去办公室，人们一开始便看见他这样穿戴着在室外转悠，在田野里行走。后来他还穿那一身土耳其装束来到餐桌边，最奇怪的是我们的父亲，那么注重礼仪，却能宽容他。

尽管律师骑士负有总管的职责，却几乎从不同田庄管家、佃户和家奴们打交道，因为他生性怯懦、而又口齿不清，一切管理事务、发号施令、监督检查，实际上统统落到我们的父亲身上。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管帐本，我不明白我们家的财务状况如此不景气，是因为他管账的结果，还是他的帐目如此糟糕是因为我们家的财务状况不妙。此外他计算和绘制灌溉工程草案，在一块大黑板上画满横七竖八的道道和写满数字，用土耳其文注释。每隔一段时间我们的父亲就同他在事务所里关门呆上几小时（这是律师骑士在那里面停留最长的时间），不一会儿就会从紧闭着的门里传出男爵生气的说话声，忽高忽低的吵架腔调，而骑士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后来门打开了，律师骑士走出来，在长袍的下摆之下疾速地迈动双脚，圆形帽直直地竖在光顶上，他穿过一扇落地窗，向花园和田地里走去。“埃内阿·西尔维奥！”我们的父亲追在他身后呼唤着，而那位异母兄弟已经走进一行行的葡萄架中或柠檬树丛里，只看得见红色的土耳其帽子顽固地在树叶中朝前移动。我们的父亲叫着他的名字追随其后。不一会儿我们看见他们回来了。男爵伸着双臂，嘴里滔滔不绝，走在他身边的矮小的骑士，佝偻着腰背，紧捏的拳头插在长袍的口袋里。树上的男爵八在那些日子里柯希莫经常向地上的人们挑衅，显示他的瞄准功夫和

敏捷的身手，也为了检验自己在树顶上所能做到的一切事情的可能性。他逗弄顽童，用小木头片击中他们的脑袋，他们是卡佩利城门周围的那些穷人和流浪汉们的棚子里的孩子。当他正从一棵光秃秃的半枯死的圣栎树上掷木头片玩时，看见一个男人骑马走来，高高的个儿，略显驼背，罩一阵黑色披风，他认出是他的父亲。孩子们一哄而散。女人们站在棚屋的门坎上观望。阿米尼奥男爵骑着马径直走到那棵树下，那是夕阳火红的时分。柯希莫站在没有叶子的树枝之间，他们面对面地互相打量。自从那次吃蜗牛的午饭之后，他们是头一次这样正面相遇。许多日子过去了，事情起了变化，双方都明白现在已经与蜗牛无关，与晚辈的孝顺和父道的尊严之类都不相干了，他们可以谈及许多有逻辑有意义的话题，但这一切都将显得不合时宜，可是总得说点什么。“您演出了一场好戏！”父亲开始说道，语调酸楚，“您真配做一个绅士！”（他称他为“您”，就像他过去在严厉训斥时一样，但此刻这种措辞包含着疏远隔阂之意）“父亲大人，一位绅士在地上如何，他在树上也将一样。”柯希莫回答，又立即补充道：“如果他一向行为正派的话。”“说得不错，”男爵表情严峻地赞同，“然而，此时此刻说这话没有意义，您偷佃户的杨梅。”确有其事。我的哥哥被当面揭穿。他还有什么好回嘴的呢！他微微一笑，可不是表示傲气或玩世不恭态度，一个怯生生的微笑，并且涨红了脸。父亲也微笑了，一个苦笑，不知为什么他也脸红了。“如今您同最下贱的流氓和乞丐混在一起。”他接着说道。“没有，父亲大人，我干我的，大家各行其事。”柯希莫说道。口气很硬。

“我邀请您到地面上来，”男爵说，声音平静，甚至谦逊有礼，“来重新履行符合您的身份的义务。”“我不想服从您，父亲大人。”柯希莫说，“为此我很难过。”两个人都快不快，很苦恼，每个人都知道对方将要说的话。“可是您的学业怎么办？您的基督徒的信仰怎么办？”父亲问道，“您打算相一个美洲的野人那样长大吗？”柯希莫沉默不语。这是他还没有想过，也不愿意想的问题。后来他回答：“在高几米的地方，您以为我就不能获得良好教育吗？”这又是一个机灵的答复，但好像已经贬低了他的行为的意义，终于表现出了虚弱。父亲觉察到这一点，于是更逼进一步：“反叛行为不是用尺度可以衡量的，”他说道，“有时以为只迈出了几步，却永无掉头回返之机了。”这时我哥哥可以做出某种新的体面的回答，甚至说一句拉丁文格言，现在我记不起半句了，但那时候我们会背诵好些句哩。然而他不耐烦再站在那里装正人君子。他伸了伸舌头大声说：“可我在树上尿撒得更远些！”话虽无聊，却很干脆地打断了话题。仿佛他们听见了这句话，在卡佩利城门四周响起了顽童们乱叫乱嚷的声音，男爵的马受惊，男爵勒紧缰绳，裹好披风，好像准备走开，却又转过身来，从披风里伸出一只手，指着乌云急速聚集的天空，大声说：“小心，儿子，有人能在我们大家头上撒尿！”他策马离去。田野渴望已久的雨开始降落，雨点大而稀，在棚房那边顽童们头顶着口袋向四处逃散，他们唱道：“跑呀，跑呀，大家回家！”，柯希莫躲进树叶丛里，树叶已经沾了雨水了，他一碰就往头上滴水珠。我呢，刚知道下雨了就替他担忧起来。我想象他被浇成了落汤

鸡，虽然紧贴着树干，也躲不开可恶的暴雨。我知道一场暴风雨不足以使他重返地面。我跑去找我们的母亲：“下雨了，柯希莫怎么办哪，母亲大人？”女将军撩开窗帘，观看下雨，她很镇静：“下雨的最大坏处是使地面满是泥泞，呆在那上面倒是无妨。”“可是树木能替他遮住雨吗？”“他将撤进他的营地。”“在哪儿母亲大人？”“他定会想到并及时预备好。”“您不认为我出去找他给他送一把伞更好吗？”仿佛是“伞”这个字突然把她从战场的瞭望所里拉了出来，推入了母亲的忧思之中，女将军开始说道：“对，完全正确。一瓶苹果汁，热乎乎的，塞进一只羊毛袜子包好！一块油布，可以铺在木头上，不返潮……可是他在哪儿？这个时候，可怜的孩子……但愿你能找到他……”我拿着包裹冒雨出门，撑着一把巨大的绿色的雨伞，要给柯希莫的另一把挟在腋下。我吹响我们的口哨，可是回答我的只有大雨不停地落在树木上的哗哗声。四周一片漆黑，出了花园我不知道往哪儿走，我挪动着脚步，时而踩着滑溜的石头，时而踏着柔软的草地，时而踩入水坑。我吹口哨，为了让口哨向上传送，我把伞向后倾，雨水抽打着我的脸，从嘴上冲走了口哨声。我想走到长满大树的公产地上去，我想大概会在那里建造他的藏身之所，但是在黑暗中我迷了路，我站在那里用双臂紧紧抱着伞和包袱，只有裹在羊毛袜套里的果汁瓶给我少许温暖。终于找到了，当时我在树木之中看见一团亮光，既不是月亮也不是星星。我好像听见他回答我的口哨声。“柯希莫！”“彼亚哥！”雨中传来一声呼唤，来自树顶上。“你在哪儿？”“这儿哩……！我朝你走来了

“可你走快点，我挨着雨淋！”我们相遇了。他，裹着一床被子，下到一棵柳树的矮杈上。教我如何往上爬，穿过复杂的交错纠结的枝丫，最后到达一棵主干很高的山毛榉前，亮光就是从那上面发出的。我立刻递给他伞和一小部分包袱，我们试图撑开伞在上爬，但是做不到。我们还是淋湿了。我们终于到了他引导我来的地方，除了像是从窗帘缝里漏出的一线亮光之外，我什么也没看到。柯希莫掀开一条缝，让我走进去，在一盏灯笼的光照下，我发现自己在一间小房子里，上下左右都用布帘和毯子铺围得严严的，山毛榉的主干从中穿过，用一层木板把整个小房架在粗大的树枝上。一时我觉得这是一座宫殿，但是马上就感觉到它很不牢固，因为里面已经有了两个人，平衡就出现问题，柯希莫不得不立即修补漏洞和塌陷。他把我带来的两把伞也放到外面，打开来盖住棚顶的两个窟窿，可是雨水从其它许多地方滴落下来，我们两个的衣服都湿透了，感到就像在房外一样冰凉，不过堆放着那么多的被子，足以把我们埋起来，只让头露在外面。灯笼闪烁出跳动的模糊的光，树枝和树叶在这个奇特的建筑的顶上和四壁印出错综繁复的影子，。柯希莫大口大口地喝着苹果汁发出响声来：“噗哈，噗哈。”

“是座漂亮的房子。”我说到。“噢，还是临时性的，”柯希莫急忙回答，“我应当把它设计得更好一些。”“一切都只靠你自己干成的吗？”“那么你说，同谁来干吗？这里不能让人知道。”“我以后可以来这里吗？”“不行，你会把来路暴露给别人。”“爸爸说过他不再派人找你了。”“这里仍然应当是秘密的。”“因为那些孩子偷东西吗？他们不是你的朋友”

友吗？”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 “因为我不愿意或者她不愿意。” “这上面，你让她到这上面来吗？” 柯希莫脸色忧郁，使劲地扯平铺在一条树干上的席子“……如果她来了，我就让她上来。”他神情庄重地说道。“她不愿意吗？”。柯希莫躺倒下来：“她走了。” “告诉我，”我悄声说道：“你们订婚了吗？” “没有，”我哥哥回答，然后长久地缄默不言。第二天天气晴朗，决定让柯希莫重新开始跟福施拉弗勒尔神父上课。没有说怎么上法。简单而又略嫌生硬，男爵请神父（免得他在此盯着那些蝇头小字看……）去找我哥哥所在的地方，让他翻译一小段维克尔的诗，后来他担心太让神父为难了，就尽量地减轻他的任务，他对我说：“去告诉你哥哥，半小时之后到花园里来上拉丁文课。”他说这些话时尽量使语气显得自然些，他从此之后要保持这个基调：对待在树上的柯希莫一切都应继续同以前一样。就这样上课了，我哥哥骑在榆树的一条枝上，晃荡着两条腿，而神父在树下的草地上，坐在小橙子上面，一起同声诵读六音步诗。我在近处玩耍。我走远了一点就看不见他们，当我回来时，神父也上树了，他使劲地让他穿着黑袜子的又长又细的腿登上一支树杈，柯希莫拉住他的一只胳膊肘帮着他往上爬。他为老头儿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他们一起吃力地读起一段艰深的文章，两人都趴到了书上。我哥哥好像开始表现出很用功的样子。后来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学生逃走了也许因为神父在树上也像往常一样心猿意马，朝天翻着两只眼，事实是只有穿黑衣的老神父一个人躲在树枝间，书搁在膝上，看一只白蝴蝶飞舞，他张着嘴跟踪蝴蝶。当蝴

蝶飞走了，神父发现自己到了树顶上，他害怕了。他抱住树干，大声喊起来：“救命呀！救命呀！”不见有人搬梯子来，他便不叫喊了，逐渐地镇静下来，爬下了树。树上的男爵九 总之，柯希莫以他那远近闻名的出走方式，生活在我们身边，几乎同以前一样。他是一个不回避人的孤独者。甚至可以说他心中只有众人。他到农民翻地、撒粪、割草的地方的高处去，有礼貌地从上面向他们致以问候。农民们吃惊地抬起头，他尽量让他们马上明白他在何处，因为过去我们一起上树时经常学杜鹃咕咕叫，并同从树下经过的人们开玩笑，他改掉了这个毛病。起初，农民看见他从树枝上走了那么远的全部路程，大惑不解，不知道应当像对老爷们那样向他脱帽致敬还是像对一个顽童那样大声呵斥。后来他们彼此熟悉起来，同他聊农事、天气，还对他在上面的游戏表示赞赏，认为这同他们看见的其他有钱人的许多娱乐相比既不好也不差。从树上，他可以半个小时不动地看他们干活，并询问肥料和种子的情况，这是他走在地面上时从来未做过的事情，因为那时他从不与村民和仆人说话，很不好意思开口。有时，他指出他们高粱地锄直了还是弯了，或者告诉他们邻居地里的西红柿已经成熟了，有时还自愿替他们办点小差使，比如去告诉一个割草人的妻子送块磨刀石来，或者通知人们给菜园浇水。当他为替农民完成这样一些责任重大的使命而奔走时，如果遇见麻雀停在一块麦田里，他就挥动着帽子大声叫嚷，把它们哄走。当他独自在森林里转悠时，与人相遇的机会虽然稀少，却能结识一些我们碰不上的人们，那些交往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在那些年月里，四处流浪的穷人

们都到森林里安身，烧炭工、锅匠、玻璃工，还有因饥荒而拖家带口背井离乡的人，他们无谋生的固定职业，他们在露天里设立作坊，用铁皮盖简陋的房子睡觉，最初，这个身穿毛皮从树上穿过的少年人令他们恐惧，特别是女人们，她们把他当作精灵鬼，但到后来他同他们结下了友谊。他长时间地观看他们干活，当他们晚上坐在篝火边时，他就坐在离他们很近的枝头上，听他们讲故事。烧炭工们住在用灰土夯实的场地上，他们人数最多。他们“呼啦，嗬啦”地大声叫喊，因为他们是贝尔加摩地方的人，别人不懂他们说的话，他们是最强大和最抱团的一群人调，自成一体：一个遍布各地森林的由血缘关系、亲戚关系组成的争吵不休的行会。柯希莫有时充当这一伙与那一伙之间的中间人，传递消息，被吩咐办些事情。“住在红栎树那边的人让我告诉你们：罕法拉哈巴，嗬达洛克……”“请你回答他们：赫涅嗬贝特，嗬德嗬特！”他记下那些发送气音的奥妙的语言，使劲地反复念叨，就像他努力模仿每天早上吵醒他的那些鸟儿的鸣叫声一样。尽管迪·隆多男爵的一个儿子数月不下树的消息早已四处流传，我们的父亲还要竭力对从外面来的人保密。德斯托马克伯爵家来拜访我们，他们要去法国，在法国的土伦海湾有些领地，中途在我们这里歇息。我不知道他们暗中搞些什么秘密交易，为了追回一些财产，或许是为了给一个当主教的儿子保留一块管辖的教区，他们需要迪·隆多男爵的赞同。而我们的父亲，打算将实现他统治翁布罗萨的妄想的空中楼阁建筑在这种联盟的基础之上。大摆筵席，过分讲究的礼节多得烦死人，客人们带来一个花花公子型的儿子，趾

高气扬的一个戴假发的青年。男爵把儿子引见给客人，也就是说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说：“那可可怜的孩子，”他说，“我的女儿巴蒂斯塔一直深居简出，是个虔诚的姑娘，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能见到她。”就在这时那个蠢货出来了，修女式的头型，不过用缎带和花结子束在头顶上，脸上扑了粉，戴着半长的手套。可以理解她，自从同德拉·梅拉家的侯爵少爷的那桩事情发生之后，她再也没见过一个小伙子，如果不算那个杂役和乡民的话。德斯托马克伯爵少爷鞠躬行礼，而她呢，神经质地格格直笑。女儿的表现使男爵很失望，他在脑子里苦苦琢磨新节目。伯爵却显出并不在意的样子。他问道：“阿米尼奥阁下，您不是还有一个男孩子吗？”“是，大人。”我们的父亲说，“可是，很不巧，他打猎去了。”他没有说谎，因为柯希莫那些天总是携带着枪呆在森林里，潜伏起来守候野兔和鹧。枪是我找来给他的，很轻便，就是巴蒂斯塔用来灭老鼠的那支，她忘记了灭老鼠的事，把枪挂在一只钉子上不要了。伯爵开始打听附近的野物。男爵回答得很空泛，因为像他那样一个不关心周围世界并且缺乏细心的人，是不会打猎的。我插话了，虽然我是被禁止在大人的交谈中插嘴的。“你年纪这么小，知道这些事情吗？”伯爵说道。“我去捡我哥哥击中的野兽，我替他把猎物送上……”我正说着，我们的父亲打断了我的话。“谁请你来多嘴啦？出去玩！”我们在花园里，已是傍晚时分，因为是夏季，天还亮着。这时柯希莫沿着法国梧桐和英国榆树悠然而来。他头上戴着那顶猫皮帽，枪挎在肩上，矛挂在另一边肩上，腿裹在护套里。“哎，哎！”伯爵站起来，转动脑袋以

便看得更清楚，他很开心，“谁在那里？在树上的是什么人？”“什么？我什么也没看见……您认为那是……”我们的父亲说着，不朝伯爵所指的方向望，而是看着伯爵的眼睛，仿佛为了证实他是否看清楚了。柯希莫这时正好来到他们的头顶上，张开两条腿站在一个树杈上。“唉，是我儿子，是的，是柯希莫，这帮孩子，为了吓唬我们一下，您看，他爬到树顶上去了……”“他是长子吗？”“是的，是的，他是两个男孩中大的那一个，但大得不多，您看，他们还是两个小孩子，闹着玩哩……”“不过他能在树上如此行走是很有本事的。身上背着那些工具……”“嘿，闹着玩……”他使劲地恶声恶气地喊起来，脸都涨红了，“你在那上面干什么？喂，你下来吧！来给伯爵先生敬礼！”柯希莫脱下猫皮帽，鞠一躬：“向您致敬，伯爵先生。”“哈，哈，哈。”伯爵笑起来，“真有本事，真有本事！您让他在那上面吧，让他就在那上面吧，阿米尼奥阁下！在树上行走的勇敢青年！”他笑道。而伯爵少爷那傻瓜说：“这真奇怪！太奇怪了！”他一个劲儿地反复嚷嚷。柯希莫坐在那树杈上。我们的父亲换了话题，他说呀说，竭力分散伯爵的注意力。可是伯爵不时地向上瞧瞧，我的哥哥一直坐在上面，在这棵树或那棵树上，他擦拭猎枪，或者给护腿套上油，或者穿上厚绒衣，因为夜晚来临。“哈，快看！他什么都会干，在那上面，这个小伙子！哈，我多么喜欢他！哈，我要在朝廷上讲这件事情，头一次见识！我要告诉我那当主教的儿子！我要讲给我的姑妈公主听！”我父亲着急起来。此外，他还有另一件担心的事情：他看不到自己的女儿，而且伯爵少爷也不

见了。柯希莫离开，侦察一圈后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她把他弄哭了！她把他弄哭了！”伯爵不安起来，“哦，真遗憾。我儿子哭起来很难受。去吧，勇敢的年轻人，去看看他是否不哭了。请你叫他们回来。”柯希莫蹦跳着走了，然后又回来，比上次气喘得更厉害：“他们在互相追赶、她要把一只活蜥蜴塞进他的衬衣里，好让他不再哭了！他不愿意！”他赶紧再跑去观看。我们就这样在别墅里度过了那个夜晚，其实同别的夜晚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柯希莫在树上悄悄地参加我们的生活。但是这一次有客人在，我哥哥行为古怪的名声传遍了欧洲各国朝廷。我们的父亲为此羞愧不已，无缘无故的羞愧。伯爵真的对我们家有一个好印象，因此，我们的姐姐同伯爵少爷订了婚。

树上的男爵十橄榄树，由于长得弯弯曲曲的，对于柯希莫来说是平坦而舒适的大道，是坚韧而友好的树，虽然这种树的枝干长不粗大，踩在那粗糙的树皮上，无论是走过还是停留，都不会有大的颤动。在一棵无花果树上的情形就不同了。他得留神是否承受得住自己的体重，不停地走动。柯希莫站在用树叶搭成的凉棚之下，看见阳光透过叶片，把叶脉照得十分清晰，青色的果子渐渐胀大，花蕊上渗出的乳液散发出香气，无花果树要把你变成它的，用它的树胶液汁浸透你，用大胡蜂的嗡嗡叫声包围你，柯希莫很快觉得自己正在变成无花果树，他感到很不舒服，便离开了那里。在坚硬的花楸果树上，或在结桑葚的桑树上，都是挺安逸的，可惜它们很罕见。核桃树也一样，我也觉得它好得没的说了。有时我看见哥哥钻进一棵枝叶繁茂的老核桃树中，就像走进一座有许多层楼和无数房间的宫殿，我

就很想象他那样爬到那上面去。核桃树作为一种树显示出了何等的力量和自信，又是何等的顽强，连它的叶子也是又厚又硬。柯希莫很喜欢呆在圣栎树波状的叶子丛中（或者说是冬青栎，每当我讲到我们家的花园时就这么称呼这些树，也许是受了我们父亲的措辞考究的习惯影响），他喜欢它那干裂的树皮，每当他出神想事时，就用手指头从那上面抠下一些碎片，不是有心毁坏它，而是特意在它漫长艰辛的再生过程中助一臂之力。有时也剥开法国梧桐的白皮，让一层层长黄霉的朽木露出来。他还喜欢榆树的有突瘤的树干，他从树瘤里剥出嫩芽，一簇簇锯齿形的叶子和纸片状的翅果，但是很难爬上去，因为树枝生得很高，又细又密，可供通过的空隙很少。在森林里的各种树木中，他偏爱山毛榉和橡树，因为松树分杈极密，枝杈不结实，还遍布松针，既没有空隙又没有手脚可攀登的地方，而栗树呢，有带刺的叶子，硬壳的果，生得高高的枝条，仿佛有意长成这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日子一长，柯希莫便逐渐体会出这些友情和敬重，而且经过了反复的体验，但是在最初的日子里这些情感就在他身上滋生了，仿佛是天生的本性。他的天地已经变了，这是一个由架在空中的细长而弯曲的桥，由粗糙树皮上的结节、瘤子和皱褶，由透过或疏或密的树叶挡起的帷幕而变幻着深浅的绿色阳光组成的世界，微风一吹，树叶的柄就抖动不已，而当树干摇摆时整棵树的叶子就像一方纱巾飘动起来。而我们的世界呢，是平贴在地面上的，我们看到的是比例失调的形象，我们当然不理解他在那上面的感受。夜里他倾听着树木如何用它的细胞在树干里记下代表岁月的年轮，树

霉如何在北风中扩大斑点，在窝里熟睡的小鸟瑟缩着将脑袋钻进最暖和的翅膀下的羽毛里，毛毛虫蠕动，伯劳鸟腹中的蛋孕育成功。有的时候，原野静悄悄，耳膛内只有细微的响动，一声粗号，一声尖叫，一阵野草迅疾瑟瑟声，一阵流水淙淙响，一阵踏在泥土和石子上的蹄声，而蝉鸣声高出一切之上。响声一个接一个消失，听觉不断辨别出新的声音，就像那拆着一团毛线的手指，感觉到每根毛线变得越来越细，细得几乎感触不到了。同时青蛙一直在鸣唱，作为一种背景并不影响其它声音的传播，如同太阳光不因星星的不断闪烁而起变化。相反，每当风吹起或吹过，每一种声音都会起变化并成为新的声音，留在耳膛内最深处的只有隐隐约约的呼啸声或低吟声，那是大海。

冬天到了，柯希莫替自己做了一件短皮上衣。他自己动手缝制的，用的是他猎获的各种动物的毛皮：野兔、狐狸、松貂和雪貂。头上一直戴着那顶野猫皮帽子。他还用羊毛编织了几条裤子，膝盖处缝上皮子。至于鞋嘛，他最后懂得在树上走最好的鞋是拖鞋，他做了一双，我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皮，也许是獾的。他就这样抵御寒冷，应当说明的是那时候我们这里的冬天是温暖的，没有现在这么冷，人们说是拿破仑把冷风从俄国带了出来，让它一直跟到了这里。但是，那时候冬天在野地里露宿也是不好受的事情。柯希莫找到用皮囊过夜的办法，不再搭帐篷或茅房。皮囊的毛向里，吊在树枝上，他钻入皮囊，头脚全进去，蜷缩着睡得像婴孩一样甜蜜。如果夜里有异常响动，从皮囊的口上就会伸出那顶皮帽、枪杆，然后是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人们传说他的眼睛变得像猫和雕一样能在黑夜里发光，

这我可从未没有看见过)。早上的情形相反，当松鸦开始欢叫时，从口袋伸出两只握拳的手，拳头向上升，两条胳膊向外张开，他缓缓地伸着懒腰，伸着伸着就露出了他那打哈欠的脸，他那肩挎猎枪和火药袋的上身，他那罗圈腿（由于总是匍匐着爬行和蹲立的习惯，他的腿开始变得弯曲了）。这两条腿跳出来，蹦几下，然后耸耸肩，伸手在皮上衣内搔一下痒，柯希莫就清醒了，新鲜得像一朵玫瑰花，开始了他的一天。他向泉水走去，因为他拥有一眼悬空的泉水，这是他发明的，或者最好说是藉助自然条件建造的。有一条溪水流到悬崖边，变成瀑布落下来，瀑布旁边有一棵橡树向上高高地伸出的枝干。柯希莫呢，就用一段杨树皮，约有两米长，做成一条水渠，将水引至橡树枝上，这样他就可以喝水和洗浴了。他洗澡我可以作证，因为我看见过几次，洗的次数不多，也不是每天都洗，但他是洗澡的，他还有肥皂。有时心血来潮，他也会用肥皂洗衣服。他特地弄了个洗衣盆放在橡树上，最后他把衣物搭在树枝上拴的绳子上晾干。总之，他在树上什么事情都能做，他还找到了用杆子烤炙野味的办法，也无须下树。他是这样弄的：用火镰点燃一个松塔，将松塔扔到地上事先筑好的灶里（这是我用几块光滑的石头替他垒好的），然后从上面扔下一束束木棍和树枝，用绑在长棍上的火铲和火钳控制火焰，让它烧到架在两根树枝之间的肉杆上。这一切全要小心地去做，因为在森林里很容易起火。这个炉灶却不要紧，它就设在橡树下面，离瀑布很近，在出现险情时，可以从瀑布中汲到足够的水。就这样，他把打猎得来的东西吃掉一些，同农民换水果蔬菜用掉一些。他

活得相当不错，也不再需要从家里给他拿东西了。有一天我们得知他每日早上喝鲜奶，他同一只母山羊交上朋友，这只羊攀至一棵橄榄树的一个矮杈上，离地只有两拃高，很容易上去，甚至，它无须攀登，用后腿就能跳上去。这样他带着一只桶下到树杈上来挤羊的奶。他同一只母鸡也达成了同样的协定，那是一只鲜红帕多瓦^①鸡，下蛋很多。他替它在树洞里筑了一个秘密的窝，隔天到那里取一个蛋，用针扎两个小眼之后喝掉。

（注^①意大利北部的一个省份） 另一个问题：大小便。起初，在这里或那里，他不在意，反正世界大得很，他随时随地行方便。后来他觉得这样很不体面，于是他在麦尔当佐河的岸边找到一棵生在僻静而合适位置的桤树，他可以很方便地蹲在一根枝上。麦尔当佐河是一道从芦苇底下经过的深色的流水，水流湍急，两岸的市镇往里面排放下水道里的污水。年轻的皮奥瓦斯科·迪·隆多就这样文明地生活着，遵从邻居和家人的行为规范。在他的猎人生活中，却缺少一种对于人力的必要补充：一只狗。有我哩。我扑向矮树中，灌木丛里去寻找在半空中遇上他的子弹而栽倒下来的鹄、河雉、鹌鹑，或许还有狐狸，有时他埋伏一夜，能从一群刚刚出现在荒野里的狐狸中截住一只拖着长尾巴的。可是我只能有时候逃出来到森林里去找他：神父的课、作业、弥撒、同父母进餐这些事情绊住了我的身子，家庭生活的上百种责任让我履行，因为我听见这句话不断地在耳边重复：“在一个家庭里，出一个造反者就够受的了。”它不无道理，在我整个的一生中留下了烙印。因此柯希莫几乎总是独自一人去打猎，为了取回猎获物，当出现被击毙的黄鹏鸟

儿张着金色的翅膀挂在枝头那样的事情时，他就使用渔具：带线的鱼竿、钩子或鱼钩。但不总是能够得着。有时候打下的一只丘鹬落到了荒地上，就被黑压压的一群蚂蚁吃掉了。这里我讲的都是衔回猎物的猎犬的任务。因此柯希莫那时几乎只进行潜伏狩猎。他清晨或深夜趴在树上，守候着鸫在树尖停落，或者野兔在草地上出现，如果这样不行，他就追随鸟儿的叫声或者寻觅可能是长毛野兽留下的足迹，随便走动。当他听见从野兔或狐狸后面传来了狗的狂吠，他知道自己应当让开，因为这野物不属于他，不属于他这样独个儿去碰运气的猎人。对一些规矩他是恪守不悖的，虽然他从他的可靠的瞭望所可以发现和瞄准被别人的狗追赶的野兽，他从不举枪。他等候沿着小路跑来竖着耳朵，睁大眼睛咻咻直喘的猎人，告诉他那头野兽往哪个方向去了。有一天他看见跑来一只狐狸：绿草里翻起一道红色波纹，只所见一阵粗重的呼气声传来，只见它须毛倒竖，窜过草地，消失在刺棘丛。随之而来的是“汪汪汪”的叫声，一群狗。那群猎狗跑来了，用鼻子嗅地，闻了两遍发现鼻孔里闻不到狐狸的气味了，便拐了个直角掉头而去。当它们走远时，传来“呜、呜”的嚎叫声，一只狗划开地上的草窜过来，它蹦得不像一只狗，更像一条鱼，像游水的海豚。它露出了猎狗的尖长的脸颊和下垂的耳朵。屁股呢，像条鱼，就像摆动着鳍游泳，或者说划动着蹼足，没有腿，爪子极长。它完全显露出来了：是一只短脚的猎犬。它肯定是那一群猎狗之中的，落在了后头。它是那么年轻，简直还是一只幼犬。现在那群猎狗生气地“呼呼”直叫，因为它们断了追踪的痕迹。它们改变了一齐

向前的跑法，在一块长满非洲菊的草坪上分散成网形向四周围鼻嗅，它们过分性急地要重新找回中断了的气味线索，不能仔细寻找，反而丧失了锐气，有的狗已经乘机往石头上撒尿了。这时短脚猎狗喘息着，不合时宜地高扬着得意洋洋的脸小跑过来，追上了它们。它轻率地嚎叫：“呜哇！呜哇！”仍然那么不知趣。那群狗立刻冲着它“嗷嗷”狂叫，暂时停止了寻找狐狸的气味，对着它呲牙咧嘴：“嗤！”接着，很快不理睬它，往前跑开了。柯希莫跟在短脚猎犬后面，他是偶然来到这附近的。那只狗漫不经心地晃了晃鼻子。看见了树上的少年，并对他摆尾巴。柯希莫认为狐狸可能还藏身在那里。那群猎犬跑远了，突然从对面的高地上传来猎人低沉的催促声和断断续续的不明原因的狗叫声。柯希莫对短腿狗说：“去！去！去找！”那只猎狗开始用心闻起来，每隔一会儿就回过头向上看看少年。“去！去！”这一阵子它不再看他了。他听见响起一声灌木折断的声音，接着，骤然响起狗叫声：“汪汪汪！哑，哑，哑！”它把狐狸赶出来了！柯希莫看见那只狐狸跑上草地，但是可以朝别人的狗撵出的一只狐狸开枪吗？柯希莫让它跑过去而没有射击。短脚狗朝他仰起面孔，眼睛里流露出当狗不理解和不明白它们不可能懂得的一些道理时特有的神色。接着又鼻孔朝下地去追赶那只狐狸去了。“哑！哑！哑！”它追得那狐狸转了整整一圈。来了，它回来了。他可以开枪还是不可以开枪呢？他不能开枪。短脚狗用一只眼睛痛苦地向上看，它不再叫了，舌头比耳朵下垂得还厉害，累得精疲力尽了，但是仍在继续追赶着。它的追赶把那伙猎犬和猎人弄糊涂了。从小路上跑

来一位背着沉重的火绳枪的老猎人。“喂，”柯希莫对他说，“那只短脚狗是您的吗？”“见你的鬼去吧！你和你一家子都见鬼去吧！”那老头儿自然心绪恶劣，“你看我们像是带短脚狗打猎的那号人吗？”“那么对它追的那东西，我可要开枪了。”柯希莫坚持说清楚，他要一丝不苟地按规矩办事。“你还可以朝你的保护神开枪哩！”那人回敬了一句，就跑开了。短脚狗把狐狸赶回他这里。柯希莫射击并打中了。短脚狗成了他的猎犬，他替它取名为佳佳。佳佳是一只无主的狗。它出于幼稚的热情投奔那一群猎犬。可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了弄清楚，柯希莫让它在前面带路，那短脚狗呢，嗅着地面，穿过篱笆，越过小沟，然后回头看看树上的少年是否能跟上它。这条路线是那样的不寻常，柯希莫一时没有明白他们到了何处。当他明白过来时，心在胸膛里剧烈跳动起来：原来是翁达利瓦侯爵家。别墅已经关门了，百叶窗闭得紧紧的，只有一扇开着。在阁楼上，随风晃动。无人照管的花园显示出从来未有过的异国森林景象。走过野草侵占的小径。跳过刺棘独霸的花坛，佳佳兴高采烈，好像走进了自己的花园，追逐起蝴蝶来，它钻进矮树丛中，嘴里衔着一根带子回来了。柯希莫的心跳得更厉害了：“是什么，佳佳？喂？是谁的东西？告诉我！”佳佳摇摇尾巴。“送到这儿来，送来，佳佳！”柯希莫下到一根矮枝上，从狗嘴里拿下那根褪色的烂布条。这肯定是薇莪拉的一根发带，因而这只狗肯定是薇莪拉的狗了，在他们搬家时被遗忘在这里。而且这时柯希莫好像记起来了，去年夏天，它还是只小狗仔，看见过它从金发小姑娘手里挽着的一只篮子里探出头来。

，也许那时别人刚刚把它送给她。“找去，佳佳！”短脚狗跳入竹林中，出来时叼着她留下的其它纪念品：跳绳，一块凤筝碎片，一把扇子。在花园里最高的一棵树的主干顶上，我哥哥用剑尖儿刻下了“薇莪拉”和“柯希莫”这两个名字。接着在稍低的地方刻写上：短脚猎犬佳佳。我敢肯定，这会使她高兴的，尽管他替它另取了一个名字。从那以后，当人们看到树上的少年时，就断定，朝他身上或附近望望，就可以看见短脚狗佳佳肚皮贴着地面跑。他教会它寻找、堵截和送回猎物的本事，没有哪头森林中的野兽不是他们一起猎获来的。为了把野物送给他，佳佳用两只前腿在树上尽量往上攀，柯希莫下来从它口中取野兔或山鹑时，用手抚摸它一下。他们之间的亲密，他们的欢乐都表现在那一时刻了。在地下和树上之间用单调的狗叫、咋舌头和打榧子，继续传递着一方同另一方的对话，沟通着彼此的理解。对于这只狗来说，必不可少的伴侣是这个人；而对于这个人来说，是这只狗。无论是它还是他，从不背弃对方。世界上人与狗之间的关系形形色色，他们可以说自己是最幸福的一对。树上的男爵十一在很长时间内，整个青春时代，柯希莫以打猎为生。还有钓鱼，因为往水塘里撒下钩就可以坐收鳊鱼和鳟鱼。有时会让人想到他的感觉和本能或许已经与我们不相同了。而他穿兽皮的那身打扮似乎证明他的本性已经发生了变化。当然，身体一直贴着树皮生活，眼睛盯着羽毛、兽皮、鱼鳞来回过往，看着大自然显示出那种五彩斑斓的外表，还有那像另一个世界的血液似的在叶脉里循环着的绿色流体。这些就像一棵树，一只鸪，一条鱼一样，同人类如此殊异的

生存方式，这些他如此之深地进入的野生生物的境地，可能已经塑造了他的心灵，使他失去了人的一切风貌。然而，无论他从同树木的共处和与野兽的搏斗中增长了多少才干，我自始至终都清楚他的位置在这里，在我们这一边。然而，虽然他不情愿，某些习惯却变得粗野了，或者失掉了。比如同我们一起参加翁布罗萨的大弥撒，开始几个月他想方设法来。每逢星期天，全家人一齐出动，穿戴整齐，我们就会看见他在树上，也以某种方式，试图穿出节日的盛装，比如翻出那件旧燕尾服，或者戴上三角帽而不戴皮帽。我们动身，他在树上跟随，我们就这样在翁布罗萨全体居民的众目睽睽之下，在教堂门前点燃蜡烛（但是他们很快就对此习以为常，我们父亲的窘态也就减少了）。我们大家都很拘谨，置身于半空中的他，眼神古怪，尤其是在冬天，他站在光秃秃的树上的时候。我们走进教堂，坐在我家专用的长凳上，他留在外面，坐在靠中殿的一棵圣栎树上，位置的高低正好与一扇大窗户平齐。从坐座上我们通过玻璃可以看见树枝的影子和其间柯希莫的影子，他垂着头将帽子握在胸前。我父亲同一个圣器管理人说好，星期天将那扇窗户半开着，这样我的哥哥可以从树上听见弥撒。但是日子长了我们就不再看见他来了，因为有风吹进来，那扇窗户关紧了。多少以前曾是重要的东西，对他不再重要了。春天里我们的姐姐订婚，谁说这仅仅是一年前提出的事情呢，那位德斯托马克伯爵带着伯爵少爷来了，举行盛大的庆祝典礼，我们家灯火通明，附近所有的贵族人家都来了，济济一堂跳舞。谁还会想到柯希莫呢！其实，不是这样，大家都在想他。我时时朝窗外张

望，看他是否来了。我们的父亲很是伤心，在那样的家庭庆典中，他当然想到不在场的他。而女将军像在战场上一样指挥整个晚会，她只是想借此宣泄自己心中为他的缺席而涨满的痛苦。也许那在舞池里旋转飞舞的巴蒂斯塔也是一样，她由于脱去了修女的袍子，头梳了个像杏仁甜面点心似的发型，穿了一条饰着珊瑚的圆裙，面目焕然一新，而使人认不出来了。我敢打赌她也想念他。而他是在的，我没有见到——我后来才知道——他躲在一棵梧桐树顶上，挨着冻，望着灯火辉煌的窗子，看见我们家室内张灯结彩，头戴假发的人们跳舞。他的心里曾经涌起什么样的情绪呢？至少曾经稍稍地怀念我们的生活吧？他曾想到重返我们的生活只差一步之遥，这一步是那么的近又是那么的容易跨越吗？我不知道他想了些什么，他想做什么。他在那上面的时候，我只知道他自始至终地陪守着晚会，并且陪到了晚会之后，一直到蜡烛一支支熄灭，没有一扇窗口发亮为止。总之，柯希莫同家庭的联系。或好或坏，继续存在，甚至同其中一个成员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只有如今才能说他懂得了认识这个人：律师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骑士，这个别人从来不知道他去哪里和他干些什么的智力衰退的不可捉摸的人。柯希莫发现他是全家之中唯一忙于许多工作的人，不仅如此，而且他做的那些事情没有一件不是有用的。他走出家门，正是下午最热的时候，土耳其无檐圆帽扣在头顶上，在长及地面的袍子下步履蹒跚，他像是被地上的裂缝，或是篱笆，或是墙上的石头吸进去了似地消失了。就连柯希莫这个喜欢总是保持警觉的人，或者最好说，不是喜欢，而是他的一种自然状态，

他的眼睛扫射着一个包罗万象的广阔视野，也会突然看不见他了。有时候他赶紧沿着树枝向他消失的地方奔过去，从来也没有弄清楚他走过的是什么路线。，但是在附近总有一种迹象：一些蜜蜂飞来飞去。柯希莫最后断定骑士的出现与蜜蜂有关系，为了找到他必须跟踪蜜蜂的飞行。可是如何跟踪呢？在每一棵开花的树周围都有一群嗡嗡叫的蜜蜂。必须不被个别和次要的路线所迷惑，而紧跟上那条蜜蜂往来最繁忙的看不见的空中之路。他走到一大群密密麻麻的蜜蜂像一团烟云一样从一道篱笆后面升起来的地方。那下面的蜂箱，一个或几个，放在一张桌子上，在飞来飞去的蜜蜂中有人专心致志地在那里摆弄着，正是那位骑士。其实这种养蜂工作是我们这位叔叔的许多秘密活动之一。保密是有限的，因为他自己时常把一个刚从蜂箱里取出的滴着蜜汁的蜂窝拿到餐桌上来。但这种活计全都是在我们的地产范围之外做的，都是在他显然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地方进行的。这一定是他的一种防备措施，用从这种个人的勤劳所得的收益去填补家庭经营中的亏空；或者是一因为这个人绝不小气，而且那么一点蜜和蜡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为了拥有一点他哥哥男爵不能插手，不能企图牵着他的手走的事业；或者还是为了不把他所喜欢的不多的几件事，如养蜂，同那许多他不喜欢的东西，如经营管理，掺和在一起。而且，还存在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父亲不可能允许把蜜蜂养在住宅附近，因为男爵对于蜂蛰怀有一种不可理喻的恐惧。当他在花园里偶然遇上一只蜜蜂或马蜂时，就会可笑地从小路上逃跑，双手护着头，好像防备老鹰啄似的。有一次，他这么跑着，假发从

头上飞落了，那只蜜蜂被他的突然行动惊动，向他扑来，在他的秃脑门上蛰了一口。他用一块浸过蜡的布把头包了三天。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大场面上表现得高傲而强硬，而轻轻地一搔或一蛰就会吓得他失去常态。因此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把他养的蜂东一点儿西一点儿地撒满了整个翁布罗萨山谷。土地的主人们同意他把一箱或两箱放养在他们的地头，拿一点蜜糖作为报酬，而他总是从一处转到另一处，在蜂箱边忙碌着，那动作就好像他的双手是蜂腿。也因为有时为了防蛰，手上戴着黑色的半长手套，脸上罩着黑色的网，系在帽子的四周，好像包着穆斯林缠头巾，那网随着他的呼吸在嘴上起落。他挥动一件冒烟的器皿，以便把蜜蜂赶开，好让自己在蜂箱里搜刮。而这一切：飞的蜜蜂、面网、烟雾，在柯希莫看来好像是那个男人正在施展一个魔法，要在那里隐没形体，销声匿迹，飞走，然后再生为另一个人，或者重新降生在新的时间或新的地方。可惜他是一个不高明的魔术师，因为他总是原样再现，还吮吸着被蛰起的一个肿包。春天到了，在一个早晨柯希莫看见空气被从未听见过的一种声音振动得像发了疯一般，那声音从嗡嗡响扩大为隆隆轰鸣，一大群东西穿过，不是向下降落，而是向横的方向扩散，缓缓地往下向四处散布，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密集的一批。那是大量的蜜蜂，周围有绿叶、红花和太阳。柯希莫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感到一种强烈的痛苦的不安。“蜜蜂跑了！律师骑士！蜜蜂跑了！”他开始大声叫喊，一边从树上跑去找卡雷加。“不是跑掉是分蜂。”是骑士的声音在说话。柯希莫看见他就自己脚下，像一朵蘑菇一样冒了出来，

并示意他不要说话，然后很快地跑开，不见了踪影。他到哪儿去啦？那正是分蜂的时节。一群蜜蜂正跟着蜂皇飞出旧巢。柯希莫向四周张望。律师骑士从厨房的门里出现了，手里拿着一只长柄平锅和一个深底圆锅，现在他用平锅敲击圆锅，“当”地一响，当！响极，震耳欲聋，余音经久不息，讨厌得让人堵住耳朵。律师骑士走在蜂群后面，每三步敲一下这两件铜炊具，每一声铿锵响，都使蜜群受到一次震动，迅速飞下飞上，嗡嗡的叫声好像变低些了，飞行变得不太平稳了。柯希莫看得不太清楚，但他觉得现在整个蜂群集中向绿色丛中的某一点飞去，不再向上飞。卡雷加继续敲打着铜锅。“出了什么事，律师骑士！您在做什么呀？”我哥哥追上去问他。“快，”他口齿不清地说，“到蜂群停落的那棵树上，我没有到时，你可千万别碰它们！”蜜蜂停落在一株石榴树上。柯希莫赶到那里，一开始他什么也没看见，然后很快发现在一根树枝上垂挂着一颗硕大的呈松塔形的果实，全部是由一只只互相攀附在一起的蜜蜂组成，而且在不停增大。柯希莫站在石榴树梢上，连大气也不敢出，他的脚底下就挂着那一串蜜蜂，变得越来越粗大，显得越来越轻飘，好像是吊在一根线上。那是一只老蜂皇的腿，或许比线更细。在这细细的软骨上，那么些蜜蜂都把它们生在黄黑相间的腹腔上的灰色透明翅膀扇得嗡嗡直响。律师骑士磕磕绊绊地走来了，手上举着一只蜂箱。他把箱子倒翻着在那一串蜂上打开。“你来，”他轻轻地对柯希莫说，“又轻又快地晃动一下。”柯希莫刚刚碰了一下那根石榴树枝，几千只蜜蜂组成的悬垂体像一片树叶一样掉了下来，落进蜂箱。骑士用

一块木板盖上蜂箱——这就完事啦。“就这样在柯希莫与律师骑士之间产生了一种理解，一种合作，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友谊，假若友谊这个词儿对于这两个那么不合群的人来说不显得过分的话。或是在地面的水利工程上，我哥哥同埃内阿·西尔维奥也终于相遇了。这可能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住在树上的人很难同水井和水渠打交道。但是我对你说过，柯希莫设计了那么一条空中泉水，用杨树皮把瀑布水引到一棵橡树上。现在，这自然逃不过律师骑士的眼睛，他虽然是那么漫不经心的样子，但毕竟是终日在整个乡村的流水网络上走动。他在瀑布的上方，躲在一棵女贞树后，看见柯希莫从橡树的枝叶中拖出渡槽（当他不用时就把渡槽放回那里。藏起一切东西这本是野兽的习性，很快也成了他的习惯），把它架在橡树的一个树杈上，另一头搭在峭壁上的几块石头间。然后喝起水来。看到这一景象，不知骑士脑子里转出什么念头，他陷入罕见的兴奋状态。他钻出女贞树，拍手鼓掌，好像攀住了绳子似地往下跳了两三步。溅起水花。当他还没有从悬崖上飞身落地的那一瞬间，瀑布中断，他开始向少年解释他的想法。想法很复杂，而解释混乱极了。这位正式的律师说的是方言，既是由于他生性淳朴，也更是由于他在语言上的无知，而在这激动的时刻，他不自觉地从方言直接转用土耳其语，别人就一点儿也听不懂了。简而言之，他想出一个架一条悬空木槽的主意，用一条由树木支撑起的水渠通到山谷的对面，去灌溉那些干旱的土地。柯希莫根据他的设计，马上提出了改进的建议：在某些地点装上带漏孔的渡槽，用以在苗圃上方进行人工降雨。这条建议竟然使得律

师欢喜若狂，他跑回去一头钻进事务所，在一张张纸上画满草图。柯希莫也忙开了，因为他喜欢能在树上做的每一件事情。他觉得这对于他在树上的地位，赋予了新的意义和威望。而关于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深信不疑的伙伴。他们在一些矮树上会面，律师骑士搭一架三角形梯子爬上去，手臂上挂满画卷，他们一讨论就是几个钟头，那条水渠越来越复杂地演变成工程。可是没有转入实施阶段，埃内阿·西尔维奥厌倦了，来找柯希莫讨论的次数稀少了，没有画完设计图，一个星期后他大概就把这件事情忘记了。柯希莫对此并不惋惜，他很早就看出这工程对于他的生活来说是一件讨厌的麻烦事，而不会有什么好处。显然，在水利方面我们的这位叔叔可以做更多一些事情。爱好他是有的，这门学科必要的专门知识他也不缺少，但是他不善于实施：一个个的设想，昙花一现，落空了，最后一事无成。就像一道流水从漏水的水渠中流过，都被地下吸干了。也许原因在此：这种工程不同于养蜂，他可以一个人干，几乎是秘密地进行，不与旁人发生关系。他虽然时常送一些蜜和蜡给人，但并没有人向他讨要。而这些引水工程却让他不得不顾及这个人和那个人的利益，听从男爵或任何其他聘请他负责这项工程的人的意见和命令。他是一个懦弱而无决断的人，从来不会反抗别人的意志。但他很快就会对工作失去兴趣，并且撂下不管了。人们时时都可以看见他和一些扛镐和锹的人一起在一块地里，他拿着一杆木尺，一卷地图，指挥人们挖水渠，用脚步丈量土地。由于他的步子极小，他不得不以夸张的方式迈大步。他吩咐人们从某一处开始挖

沟，后来又在另一处挖，然后又让停下，重新测量。天黑了，他就这样收工。第二天他很难决定是否从原来的地方开始干起。他一个星期不再露面。他对水利事业的热爱中有渴望、冲动和理想，那是他心中的一种怀念，美丽的灌溉良好的苏丹的良田沃土，果园和花园，他在那里一定是快乐的，那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幸福时光。他总是将翁布罗萨的田野同蛮族之地或土耳其的那些花园相比较，他不由得想要改造它，要设法把它变得同他记忆里的田园一样。由于他的特长是水利专业。他便把这种变革的愿望寄托在其中，但是他在一种不同于以前的现实情况面前总是碰壁，他失望了。他还用“棍卜术”^①，不让别人看见，因为那时还是这等古怪的做法会招致非难，被认为是邪术妖法的时代。有一次柯希莫发现他在一块草坪上转着圈儿耍弄一根带杈的木棍，这也是他想再次告诉别人他之所见的一种尝试。他没有付诸任何实践，因为他的棍卜术没有结果。（注^①用“魔杖”占测水源或矿脉的迷信活动。）对于柯希莫来说，理解埃内阿·西尔维奥的性格有这样的作用：他懂得了关于离群索居的许多东西，后来为他所用。我是说他总是跟在律师骑士的古怪形象之后，留心观察一种可以成为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人的命运分隔开来，并且成功地变成与众不同的人的方法。

树上的男爵十二“救命！强盗来了！抓住他们！”有几次柯希莫在夜里被这样的呼叫声惊醒。他迅速地从树上赶往那呼声传来的地方，那不过是一间小地主农舍，半裸着的一家人手捧着头跑出屋。“我们这里，我们这里，来了贾恩·德依·布鲁基，他把我们收获的东西全拿走了！”聚集起一大群人。

“贾恩·德依·布鲁基吗？是他吗！你们看见他了？” “是他！就是他！他脸上戴着面具，手枪这么长，另外两个蒙面人跟着他，他指挥他们！他是贾恩·德依·布鲁基！” “他在哪儿？他去哪儿了？” “唉，对了，勇士，快去抓贾恩·德依·布鲁基！可谁知道这时候他在哪儿！” 或者呼救的是一个走在半路上的旅行者，他被抢劫一空，没有了马、钱袋、外衣和行李。

“救命呵！遭抢啦！贾恩·德依·布鲁基来啦！” “怎么发生的？快告诉我们！” “他从那里跳出来，黑黑的，满脸胡子，端着火枪，我差点儿没死掉！” “快！我们去追他！他朝哪个方向跑了？” “从这边！不对，也许是从那边！他跑起来可像一阵风哇！” 柯希莫一心想见见这位贾恩·德依·布鲁基。他追逐着野兔飞禽或把森林纵横跑个遍，一面催促着短脚狗：

“快找！快找，佳佳！” 心里却想的是找到强盗那个人。他不找他做什么或说什么，他只是为了亲眼看看这个非常闻名的人物。然而，他从来没有遇见过他，即使他一整夜在林子里转也见不着。“这就是说这一夜他没有出来。” 柯希莫自言自语。可是到了早上，在山谷的这里或那里，有一堆人聚在一家门口或者挤在大路的拐弯处，议论着新的抢劫案。柯希莫跑过去，竖起耳朵听那些故事。

“你可是天天在林子里的树上呆着的，” 有一次有人对他说道，“你没有看见过贾恩·德依·布鲁基吗？” 柯希莫很觉惭愧：“可不是……我想是没有……” “你怎么能够看得到他呢？” 另一个人插嘴，“贾恩·德依·布鲁基有一些谁都找不到的藏身之处，他走的道儿也认不出来。” “谁要是抓住他，那笔悬赏金够他一辈子过舒服日子！”

“当然啦！可是那些知道他在哪里的人，他们犯的法几乎跟他一样多，如果他们站出来告发，也得被绞死！” “贾恩·德依·布鲁基！贾恩·德依·布鲁基！总是他在干这些罪孽的事情！” “大多了，对他的指控多得很，即使他能替自己开脱掉十次抢劫的罪名，很快就将因第十一次罪行被吊死！” “他抢遍了沿海所有森林” “他还杀死过他上面的土匪头子，在年轻的时候！”

“他也被匪徒们赶出来啦！” “就是因为这样他跑到我们这里躲起来了！” “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太勇敢啦！” 柯希莫找锅匠们一起议论这些新消息，那时候在森林里落脚的人中有一批可疑的小商贩：锅匠、编草凳子的、收旧货的。这些人围着屋前屋后转，早上看准了目标，晚上就去偷。他们在森林里，除了作坊之外还有秘密的藏身所、窝赃处。 “你们知道吗！今天夜里贾恩·德依·布鲁基袭击了一辆马车！” “是吗？当然，什么事情都可能……” “他抓住马嚼子拦住了马！” “嘿，要么不是他，要么不是马而是些蚰蚰……” “您说什么？您不相信是贾恩·德依·布鲁基干的吗？” “是，是的，想到哪儿去了，你？他是贾恩·德依·布鲁基，当然是呀！” “贾恩·德依·布鲁基什么事情不会做！” “哈，哈，哈！” 柯希莫听见人们用这种方式谈论贾恩·德依·布鲁基，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走向森林里的另一个地方，去另一处流浪者的住宿地打听。 “请告诉我，在你们看来，今天夜里的那辆马车是不是贾恩·德依·布鲁基抢的呢？” “一切袭击都算是贾恩·德依·布鲁基干的，如果一旦得逞的话。你不知道吗？” “

为什么是‘如果一旦得逞’呢？” “因为如果没有成功，就意味着真是贾恩·德依·布鲁基干的” “哈，哈！那个小废物！” 柯希莫更不懂了：“贾恩·德依·布鲁基是一个无能之辈吗？” 其他的人，这时赶紧改换腔调：“不是，不是，他是一个让人人害怕的强盗！” “看见过他吗？你们？” “我们吗，谁没有见过他呢？” “你们肯定有这个人？” “问得妙哇！当然有！也假设没有……” “假设没有？” “不是有就是没有。哈，哈，哈！” “可是人人都在议论……” “当然，应当这么说：是贾恩·德依·布鲁基到处偷东西和杀人，那个可恶的强盗！我们要看谁敢怀疑！” “喂，你，小伙子，你胆敢对此表示怀疑吗？” 总而言之，柯希莫明白了，在下面的山谷里存在着对贾恩·德依·布鲁基的恐惧，越往上面的森林里走，人们对他的态度就变得越可疑，而且经常是一种公开嘲笑的态度，想碰见他的一阵子好奇心过去了，因为知道了贾恩·德依·布鲁基对于有经验的人们是无足轻重的，正好是在这个时候他有机会遇见了他。一天下午柯希莫在一棵核桃树上读书。他刚想起读书不久：一整天端着枪等待一只苍头燕雀来，时间漫长而无聊。因此他读起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来，一只手拿书，一只手拿枪，佳佳不喜欢主人念书，它在周围转来转去找借口分散他的注意力，比如对着一只蝴蝶狺狺而吠，试看能不能让他举起枪来。来了，一个衣冠不整的大胡子男人气喘咻咻地沿着小路从山上跑下来。他赤手空拳，两名举着明晃晃大刀的警察追在他身后，大声喊道：“截住他！他是贾恩·德依·布鲁基，我们终于找到了他！” 现在强盗和警察之间拉开

了一点距离，但是如果他担心走错路或掉进陷阱尔接下来不顺畅的话，警察就会很快跟上来。柯希莫所在的核桃树没有可供人往上攀登的枝杈，但是他在树上有一根绳子，他总是随身携带一些绳索以便越过一些难走的地方。他把绳子的一头扔到地上，另一头拴在树上。强盗看见那根绳子几乎打在他的鼻子上，他搓搓手，一时有些犹豫不定，然后抓住绳子，极快地往上爬，表现出一种盲目的冲动或者说是一种冲动的盲目。这种冲动总是表面上显得没有抓住正确时机，而实际上次次侥幸。警察到来。绳子早已收上去，贾恩·德依·布鲁基站在核桃树的枝叶之中，就在柯希莫身边。这里是一个道路岔口，警察一个向东，一个往西，然后回过头来集会、他们弄不清他从那条路上跑了。正当这时他们看见了正在一旁摇尾巴的佳佳。“喂，”警察中的一位对另一位说，“这不是男爵的儿子，那个住在树上的孩子的狗吗？如果那孩子在这附近，一定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我在这上面哩！”柯希莫大声说。但是他不是在他原来呆过的而现在藏着强盗的那棵核桃树上说话，他已经迅速转移到了对面的一株栗树上，于是警察们立即抬头向他那个方向望去，而不往旁边的树上看了。“您好，阁下，”他们问道，“您没有偶尔看见强盗贾恩·德依·布鲁基跑过吗？”“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柯希莫回答，“但是如果你们找的是一个跑过去的小个子男人的话，他向河那边跑了……”“一个小个子男人？他可是一个教人望而生畏的又粗又大的男人呀……”“是吗，从这上面看起来你们都是小小的……”“谢谢，阁下！”他们冲向河边。柯希莫回到核桃树上，接着读《吉尔

·布拉斯》。贾恩·德依·布鲁基一直抱着树干，在那一头粗硬而发红的杂草似的头发和胡子之间的脸白惨惨的；头上沾满了枯树叶、毛栗子和松针。他惊恐地骨碌碌转着绿幽幽的眼睛打量柯希莫；真丑，他是个长相丑陋的人。“他们走了吗？”他拿定主意问起来。“是，是。”柯希莫说道，态度很亲切，“您就是强盗贾恩·德依·布鲁基吗？”“您怎么认识我呢？”“嘿，是呀，久仰大名。”“您就是从不下树的那位吗？”“对，您怎么知道的呢？”“那么，我也是久仰大名呀。”他们有礼貌地互相打量，就像是两个互相尊敬的人偶然相遇而为彼此没有相见不相识而高兴。柯希莫不知道说什么好，便又开始阅读。“您读什么好书？”“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有意思吗？”“有呀。”“您还差很多没读完吗？”“什么？嗯，20来页。”“因为我想问您读完之后肯不肯借给我，”他微微一笑，显得有点儿窘迫不安，“您知道，我白天躲藏起来，不知道干什么好。我说，有时我也有那么一本书。有一次，我拦住一辆马车，东西很少，但有一本书，我就拿了。把它塞进上衣里带到山上，得来的其它一切东西我都可以扔掉，但是留着那本书。晚上，我点亮灯笼，开始读书……它是拉丁文的！我一句话也没看懂……”他摇摇头，“您看，我不会拉丁文……”“当然啦，拉丁文，天哪，是难懂的。”柯希莫说，听得出来他开始从不情愿借书的样子化为一种爱护的态度，“这本书是法文的……”“法语、托斯卡那语、普罗旺斯语、卡斯蒂利亚语，我都懂，”贾恩·德依·布鲁基说道，“还懂一点儿加泰罗尼亚语：‘早安！晚安！大海是多么

喧闹！’” 柯希莫在半小时之内读完那本书，把它借给了贾恩·德依·布鲁基。就这样开始了我哥哥同那个强盗之间的交往。贾恩·德依·布鲁基每看完一本书，就马上跑来还给柯希莫，另借一本，躲进他那秘密的贼窝里，一头扎进书里面读起来。我给柯希莫提供书籍，从家里的图书室搬出来，他读完之后就还给我。从现在开始占据那些书的时间变长了，因为他读完之后又转给贾恩·德依·布鲁基，书拿回来时经常是装订线散开，有了斑斑霉点和蜗牛粘液的道道，因为不知强盗把它们放在什么鬼地方。柯希莫和贾恩·德依·布鲁基于约定好的日子里在一棵树上见面，他们交换完书籍就分开，因为森林里时时有警察在搜索。这项如此简单的手续对双方都是危险的，对我哥哥也是危险的，因为他肯定无法为自己同那个罪犯的交情辩护！可是贾恩·德依·布鲁基产生了一股读书的狂热，他整天躲着看书，狼吞虎咽似地读完一本又一本小说，一天之内就把我哥哥一星期积攒的书送回来了。那么没办法，他想要一本新的。那不是约定好的日子，他在乡间到处跑，寻找柯希莫，吓坏了家家户户的人，使得翁布罗萨的全部警察部队都出动来追捕他。如今在强盗不断的要求的催促之下，我能弄到的书不能使柯希莫满足，他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提供者。他认识的一位犹太书商，那位叫奥尔贝凯的人，还供给他一些多卷本的著作。柯希莫从一棵鱼豆树上去敲响他的窗子，给他送去刚打到的野兔、鹧、山鹑，以换取那些成套的书籍。可是贾恩·德依·布鲁基有他自己的趣味，不能随便塞给他一本什么书，否则第二天他就回来找柯希莫调换。我哥哥进入了开始有兴趣读一些正

经东西的年龄，可是自从贾恩·德依·布鲁基退回那本《特勒马科历险记》，并警告他说，如果下次再给他一本如此无聊的书的话，他就要从地面上把他的树砍倒之后，他被迫悄悄地去寻找书商。为此柯希莫耐着性子把自己想读的书同那些弄来只是为了借给强盗的书分开来。可还是不行。他不得不至少也浏览一下这些书，因为贾恩·德依·布鲁基变得越来越苛求和越来越疑心重重了。他在拿走一本书之前要求给他讲讲故事梗概，如果他发现有差迟可就不得了啦。我哥哥试着给他一些爱情小说，那强盗怒气冲冲地找来问是否把他当成一个小毛丫头。他从来也猜不中那些合他胃口的书。总之，由于贾恩·德依·布鲁基不断纠缠，读书，对于柯希莫，从半小时的消遣，变成了主要的工作，整个一天的目的。他拼命接触一本本的书，在给贾恩·德依·布鲁基的阅读物和他自己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之间进行区分和比较。柯希莫对书本和一切人类的知识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从清晨到黄昏的数小时不够他用来读那些他想读的书，他点起了灯笼在夜里继续读下去。终于，他发现贾恩·德依·布鲁基喜欢读理查逊的小说，他看完一本，立刻要第二本。奥尔贝凯给了他一大摞这种书，那强盗可以读上一个月。柯希莫清静下来，专心致志地读普鲁塔克写的传记。这时，贾恩·德依·布鲁基躺在他的草堆上，沾满枯树叶的红头发直硬地搭在蹙起的前额上，绿眼睛由于使劲看书而发红，他读啊读，扭动着下颌骨吃力地拼读着，举着一个蘸着口水的湿指头，准备随时翻页。在读理查逊的作品时，一种在他心灵里潜藏已久的意向明确了，仿佛在折磨他，他渴望正常的家庭生活、亲

人、亲情、美德，憎恨恶人和坏人，对环绕身边的一切他都不感兴趣了，或者是满怀着厌恶。除了跑出去找柯希莫换书以外，他不再走出他的洞穴，如果是看一本多集的小说，他就沉醉在故事里了。他就这样生活着，与世隔绝，不考虑在那些过去是他们忠实同伙的森林居民中酝酿着对他的怨恨情绪，因为现在他们不愿意同一个招来了警察全班人马而又无所作为的强盗厮混在一起。在从前的日子里，周围那些犯了法的人，都紧紧地跟随他，虽然有人只是干了些顺手牵羊的小偷小摸的事情，比如那些四处流浪的锅匠；也有真犯罪的，像他的那些强盗同伙。这些人每次偷或抢都利用他的威名和经验；甚至打出他的名字掩护自己，使他的名字家喻户晓，而他们却能隐姓埋名；没有参与作案的人也能以某种方式分享到他们的好处，因为森林里充斥着各种赃物和走私品，必须卖掉或转卖，那些在这附近过往的人全都在这山里找到了可以贩卖的货物。后来，有人背着贾恩·德依·布鲁基抢劫财物，大声叫嚷着这个可怕的名字去吓唬被害人，并且捞到了最大的便宜：人们生活在恐怖之中，把每一个歹徒都当成贾恩·德依·布鲁基或是他匪帮中的一员，吓得连忙解开钱袋上的绳。这种舒服的日子持续了很久，贾恩·德依·布鲁基看到自己可以靠定期收益生活，渐渐地疏忽大意起来。他以为一切都可以像从前一样继续下去，可是人心变了，他的名字不再受到任何尊敬。如今，贾恩·德依·布鲁基对谁还有用处呢？他躲在一边热泪盈眶地读小说，不再出来抢劫，不再有赃物要脱手，谁也不能在森林里做生意了。警察每天都来寻找他，一会儿就把一个显得形迹可疑的倒楣家

伙带进拘留所。如果再加上对那笔悬赏他的脑袋的奖金的觊觎之心，贾恩·德依·布鲁基的日子屈指可数了，这应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另外两名强盗，两个从前被他拉入伙的年轻人，他们不甘心舍弃这个挺不错的土匪头子，想给他一个重振旗鼓的机会。他们叫乌加索和贝尔一洛雷，他们是在那帮偷水果的小偷儿中混大的。现在，已经是小伙子了，成了拦路抢劫的土匪。那么，他们去贾恩·德依·布鲁基的石窟里找他。他在那里，躺在稻草上。“进来，出什么事情了吗？”他说着，眼睛没有从书本上挪开。“我们有一件事情向你建议，贾恩·德依·布鲁基。”“嗯……什么？”他还在看书。“你知道税务官柯斯坦佐的家在哪里吗？”“知道，知道，喂？什么？谁是税务官？”贝尔一洛雷和乌加索互相交换了一个不满的眼色。如果不把那本讨厌的书从他的眼睛底下拿走，那强盗连一句话也听不明白。“请你把书合一会儿，贾恩·德依·布鲁基，听听我们说话。”贾恩·德依·布鲁基用双手抓住书，跪立起来，把书抵在脚前，让那书仍然翻开在他刚读到的地方，继续读下去的愿望太强了，他紧紧地捧着书，把它向上举起，几乎快伸进鼻子里面了。贝尔一洛雷想出一个主意。那里有一张蜘蛛网，网上有一只大蜘蛛。贝尔一洛雷双手轻轻地连上面的蜘蛛一起揭起那张蜘蛛网，朝贾恩·德依·布鲁基抛过去，落到了书和鼻子之间。贾恩·德依·布鲁基这个凶狠的人居然被书籍软化得连一只蜘蛛也害怕起来。他感到了鼻子上的那一团蜘蛛腿和粘糊糊的网丝，他还没弄明白是什么，就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扔掉了书，并开始用手在面前抓扯，眼睛转动着，嘴里

不断吐唾沫。乌加索扑到地上，趁贾恩·德依·布鲁基一脚还未踏到书上之时，及时抓起了那本书。“还给我那本书！”贾恩·德依·布鲁基说着，一只手尽力拨开蜘蛛和蜘蛛网，另一只手伸出去夺乌加索手里的书。“不行，你先听我们说！”乌加索说着把书藏到背后。“我正在读《克拉丽莎》。你们还给我，我看得正起劲……”“你听着……我们今天晚上送一批木柴到税务官家里。在袋子里，不装柴禾，要装的是你。到了夜里，你从袋子里爬出来……”“我要读完《克拉丽莎》。”他终于从最后一些蜘蛛网中脱出手来，打算同这两个年轻人较量一番。“你听着……夜里你爬出袋时，拿出你的手枪，让税务官把这一星期的全部税款交给你，他把那笔钱放在床头的保险箱里……”“你们至少让我读完这一章……你们听话……”两个年轻人想到过去，贾恩·德依·布鲁基对第一个敢于同他作对的人，曾经用两支手枪一齐射穿了那人的肚皮。他们心里涌起了苦涩的回忆。“你拿钱袋，好吗？”他们坚持往下说，不管他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你把钱袋拿出来了，我们就把书还给你，你就可以随时读它了。这样好吗？你去吗？”“不。不行。我不去！”“你不去呀……你不去呀……你瞧着，看！”乌加索扯起书的最后一张，（“别！”贾恩·德依·布鲁基大声喊）将它撕了下来，（“别！你住手！”）捏成一团，扔入火中。“啊！你这狗东西！你不能这么干，我将不知道结局如何了！”他追在乌加索后面，要夺回那本书。“那你去税务官家里吧？”“不，我不去！”乌加索撕下另外两页。“你住手！我还没有看到那里，你不能烧了它们！”乌加索已经

扔进火里了。“狗东西！《克拉丽莎》呀！不能呀！”“那么，你去啦？”“我……”乌加索又撕下三页，把它们投入火中。贾恩·德依·布鲁基双手蒙住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我去，”他说，“但你们得答应带着书在税务官的家门外等我。”这强盗头顶着一捆木柴被藏入了一个袋子里，贝尔一洛雷把袋子扛在肩上。乌加索拿着书跟在后面。每隔一会儿，贾恩·德依·布鲁基在袋子里面踢一下或者嘟囔一句，表现出他后悔了。乌加索就让他听听撕下一页书的声音，贾恩·德依·布鲁基立刻就安静了。他们化装成伐木工人，就用这种办法一直把他送进税务官家，把他撂在那里。他们在不远的一棵橄榄树后埋伏下来，等待着他把钱抢到手来找他们的那个时候。可是贾恩·德依·布鲁基太性急，在天黑之前就跑了出来，那时屋里还有很多人。“举起手来！”但他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他仿佛以旁观者的身份审视自己的行为，他觉得有点可笑。“举起手来，我说过了……都到这屋里来，脸冲墙……”然而，他自己一不知道在干什么，只是这样机械的行事，“你们的人全都在这里了吗？”他没有察觉到一个小女孩溜走了。无论如何，这是一分钟也耽搁不得的活计。税务官却在拖延时间，他装糊涂，找不到钥匙，贾恩·德依·布鲁基明白他们不再那么怕他了，他在内心深处对此感到欣慰。终于，他走出了门，胳膊上搭着装金币的钱袋，他几乎是盲目地朝约定在那里碰头的橄榄树跑去。“那里所有的全都拿来了！你们还给我《克拉丽莎》！”四支、七支、十支手臂按到了他的身上，他们把他从肩膀到脚踝死死地压住。他被一小对警察抬起来，捆绑得像

根色拉米香肠一样。“你到牢里去读《克拉丽莎》吧！”监狱是海边的一座高塔，一片海松生长在塔楼周围。柯希莫站在一棵海松的顶上，几乎达到了贾恩·德依·布鲁基的牢房的高度，看得见他那在铁窗后面的脸。强盗根本不在乎提审和判决，无论怎么样进行，他们都将绞死他，而他一心想的是由于不能读书，这些日子在牢里白过了，那部小说只读了一半。柯希莫替他另找到一本《克拉丽莎》，并把书带到松树上来了。“你读到哪里了？”“克拉丽莎从妓院逃跑的时候！”柯希莫把书翻了一会儿，然后说：“噢，对，是这儿，好。”他开始大声念起来，冲着铁窗，可以看见贾恩·德依·布鲁基的双手抓在那上面。预审进行了很长一个段时间。强盗拒绝接收越狱用的绳子。为了让他逐一交待清楚他所犯下的无数桩罪行，需要很多时日。于是每天在提审之前或之后，他都听柯希莫给他念书。《克拉丽莎》念完后，他看上去有些颓唐，柯希莫想起理查逊的思想对于一个被关押的人来说，可能太沉闷了。他决定开始给他念一本菲尔丁的小说，希望活跃的情节能够补偿一点他失去的自由。那些判决的日子，贾恩·德依·布鲁基心里只想着大伟人魏尔德的遭遇。在小说读完之前，行刑的日子到了。贾恩·德依·布鲁基坐在一辆马车上，在一位神父的陪伴下，走着他在人世间的最后旅程。翁布罗萨的绞刑在广场中的一棵高大的橡树上进行。全体居民在四周围了一圈。当绞索套上脖子时，贾恩·德依·布鲁基听见树上一声口哨。他抬起面孔。柯希莫拿着那本合上的书出现在上头。“告诉我她的下场。”犯人说。“把这样的结局告诉你，我很难过，贾恩。”柯希

莫回答，“乔纳达最后被吊死了。”“谢谢，我也是这样！永别了！”他自己踢开梯子，被勒紧了。当他的身体不再扭动时，人群走散了。柯希莫骑坐在吊着受绞刑者的那根树枝上，一直留到深夜。每当一只乌鸦飞来要啄食尸体的眼睛或鼻子时，柯希莫就挥动帽子将它赶开。

树上的男爵十三

于是，在同那强盗的来往之中，柯希莫对阅读和学习产生了极大兴趣。这种爱好他后来保持终生。现在人们看见他的习惯姿态是手捧一本打开的书，骑坐在一根舒适的枝干上，或者就像坐在课桌前那样靠在一个枝丫上，一张纸摊开于一块小木板上，墨水瓶安放在一个树洞里，手握一杆长长的鹅毛笔书写。现在是他去找福施拉弗勒尔神父，请他给他上课，请他讲解塔西陀和奥维德，解释天体的运行和化学反应规律。可是那年迈神父除了一点语法和一点神学之外，可谓一个坠入糊涂的无知大海之中的人，对于学生的提问，他摊开双手，两眼冲天上翻。“神父大人，在波斯人们可以娶几个妻子？神父大人，维半利奥·萨沃亚尔多是什么人？神父大人，您能给我讲讲林耐的植物分类学吗？”“那么……现在……瞧……”神父开讲，随即慌乱起来，再也讲不下去了。而柯希莫呢，狼吞虎咽似的看完各种书籍，把一半时间用来读书，一半时间打猎，以便支付书店老板奥尔贝凯的帐。他总是有一些故事要讲，他讲卢梭在瑞士的森林里采集植物标本，讲本杰明·富兰克林用风筝捕捉闪电，讲匈牙利男爵愉快地同美洲的印第安人生活在一起。老迈的福施拉弗勒尔以出奇的专心听着这些话题。我不知道他是真正感兴趣还是由于无须讲课而图个轻松而已。他倾听着，当柯希莫问他：

“您知道是……吗？”时他就用“不！你告诉我！”或者“啊！真有意思！”之类的话对答。当柯希莫讲给他听之后，他这时就会说，“我的上帝！”这既可能是对上帝的新的伟大之处的赞叹，也可能是对以一切形式处处表现出来使世界在劫难逃的恶表示遗憾。我那时年纪太小，柯希莫在目不识丁的人们之外没有朋友，因此他想谈谈读书心得时就向这位老家庭教师倾诉，抛出许多问题和解答，几乎把他埋葬。而神父呢，众所周知，他有着一切皆空的超脱意识，因此为人处世驯顺随和。柯希莫便利用他的这一特点，他们两人之间的师生关系颠倒过来：柯希莫当老师，福施拉弗勤尔当学生。我哥哥获得相当大的权威，竟然能够拖着那个颤颤巍巍的老头子跟着他在树上流浪，他让他吊着两条瘦骨嶙峋的腿在翁达利瓦家花园里的一棵白皮栗树上坐上整整一个下午，听他凝视着园中的奇花异木和斜照在睡莲池中的夕阳高谈阔论，讲专制与共和，讲诸种宗教中的真与善，谈中国的礼仪，里斯本的地震，莱依达的酒瓶，谈感觉主义。我应当上希腊文课的时候，却找不到家庭教师。全家人都被惊动了，一齐跑到野外四处寻找，连鱼塘里也试探了一下，恐怕总是心不在焉的他掉下去淹死了。傍晚时他回来了，直说腰痛，抱怨让他很不舒服地坐了几小时。然而不可忘记的是，在这老冉森教徒身上这种被动的全盘接收的状态是与他原有的对僵化思想的爱好时时交替出现的。虽然他是一个心神不定，禀性柔顺的人，毫不抗拒地容纳任何新的或自由的思想，诸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野蛮民族的诚实”、“迷信的坏影响”等等，一刻钟后，绝对僵化的思想就会发作起来，

支配他，他会把刚刚那么肤浅地接收到的这些思想加以调和，把他那一整套一成不变的严酷道德规范掺入其中，于是在他的嘴里，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责任或者是信奉自然宗教的人的道德都变成了一种严酷的惩戒条例，一种狂热信仰的教义。除此之外他只看到一幅腐化堕落的黑暗画景，一切新的哲学家在揭露恶时都过于温和而表浅，通向至善的道路虽然艰辛，却不容许妥协或折中办法。柯希莫面对神父这些突发的即兴演说，不敢再开口。他怕自己的话会被指责为无条理和不严密，而自己思想中尽力描绘的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化成了一个竖满又冷又硬的大理石碑的墓场现在眼前，他感到不寒而栗。幸好神父很快就对这种集中意志的紧张感到疲乏了，他显得精疲力尽，好像他所做的把每一种观点都归纳入单一的实质之中的简化工作使他的生命的活力耗散殆尽，只剩下几丝活气了。他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由呼吸变为打哈欠，渐入梦境。但是就在这两种精神状态的支配之下，他已经把他的时日都花费在追随柯希莫的学习之上了。他在柯希莫所在的树木与奥尔贝凯的书店之间穿梭般往返，向阿姆斯特丹或巴黎的书商订购书籍，并取回新到的书，于是酿成了一场灾祸。因为流言传说在翁布罗萨有一个教士熟读一切被教会禁止的欧洲出版物。这谣言一直传到宗教裁判所。一天下午，警察出现在我们的别墅里，他们来查抄神父的小房间。他们在他的经书中找出了一本贝勒的著作，还未切边，可是这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当场启获。他们把神父带走了。那是很凄惨的一幕，在那个乌云密布的下午，我记得我是从我的房间的窗口里惊恐地目睹了那情景。我停止背诵希腊语

动词不定过去时的变位，因为不会再上课了。苍老的福施拉弗勒尔神父被武装警察押送着顺大路走向远方，他抬头望着树木，走到某一处时他扭动了一下身子，好像要跑向一棵榆树并往上爬，可是他跑不脱。柯希莫那天到森林里打猎去了，他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他们没能告别。我们不能为营救他做任何事情。我们的父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不肯进食，因为他害怕食物中被耶稣会士们下了毒药。神父在监狱和修道院里，在不断地做弃绝起誓之中度过了他的风烛残年。至死他也不明白在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宗教之后，他到底相信什么，然而他努力争取坚定不移地信奉宗教，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无论如何，父的被捕没有妨碍柯希莫学习上的进步。因为从那时开始他同欧洲最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有了书信联系。他写信给他们，请他们解答自己的疑问和异议。或者仅仅是为了喜欢同优秀人物进行讨论，而且同时又练习了外文。很可惜的是他所有的信件，由于他存放在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树洞里，从来没有被发现过，当然它们将被松鼠毁掉或者霉烂，从那里面原本可以找到出自本世纪最著名学者之手的信件。为了保存书籍。柯希莫经常营造各种悬垂式图书室，能避风雨和防蛀虫。但是他按照一时的学习需要和兴趣不断地改换放置的地点，因为他把图书看得有点像飞鸟一般，他不愿意看见它们静止不动或被关在笼子里，假如他不说它们会闷得慌的活。在这些空中书架里最大的那一架上排列着狄德罗和达朗贝的大百科全书，这是逐渐从里窝尔诺的一个书商那里寄来的。如果说在晚年他由于厮守在书堆里而变得有点想入非非不关心自己周围的世界的话，现在阅读

大百科全书，有些极好的科目诸如蜜蜂、树、木、花，使他对周围的一切有了新的认识。在他要求寄来的书中，还开始出现了有关专业知识和技术的教材，例如树木栽培学。他没有找到实验这些新知识的时机。柯希莫总是喜欢看人们劳动，但是他在树上的生活，他的走动和打猎一直是由互不相干和没有由来的冲动支配的，如同一只鸟儿一般。现在不同了，他要为邻人做些有益的事情，说到底这一点还是他在同强盗的交往中学来的：愿意使自己成为有用人，喜欢为别人提供几种必不可少的服务。他学会了修剪树枝的技术。冬季，当树木杂乱地伸张着互相纠缠在一起的枝条，仿佛不愿意变得形状更整齐一些以便在上面开花、长叶和结果时，他就替果园的种植主整枝。柯希莫修剪得很好，而要的报酬少，因此没有哪个小庄园主或佃户不请他去干活。人们看见他早晨在水晶般清澄的空气中。叉开腿站在光秃秃的矮树上，一条围巾将脖子连耳朵一起护好，举起大剪刀，卡嚓！卡嚓！准确地将老的枝条和多余的顶芽剪除。同样的技术可以运用于庭院里，使用一把短锯去修整乘凉树和观赏树，在森林里他尽量用那把锋利的劈斧去代替伐木工的斧头，不在百年大树的底部乱砍去把它整个砍倒，而只除去它的侧枝和顶梢。总之，像一切真正的爱护一样，这种对于树木的爱也使他变得残忍和痛苦，因为为了让树木生长得快而形状好，他必须对它们进行截枝，使它们忍受创伤。当然，他在修剪树木和疏整森林时，一向注意不仅替树木的主人的利益着想，而且也为自己考虑，为了他来去方便他需要使他的道路更畅通一些。因此他让那些在树与树之间起搭桥作用的枝条总是被

保留下来，而且由于其它枝条被清除而汲取到更多的养分。结果是他用自己的手艺使他原来就觉得相当良好的翁布罗萨的自然环境，变得越来越对他有利。他那时爱邻人、爱自然并又爱自己。这种聪明的作法，尤其在晚一些时候收到了效益。那时树木的形状越来越多地抵消了它为截枝而耗损的力量。后来，最愚蠢的一代代人诞生了，毫无远见的贪婪产生了，人们不爱惜东西，也不爱护自己，这一切就消失了。现在一切都改观了，人们不可能再像柯希莫那样沿着树木畅行无阻了。树上的男爵

十四 虽然柯希莫的朋友增多了，他也结下了一些仇敌。森林里的流浪汉们在贾恩·德依·布鲁基转向读好书和随之而来的他的垮台之后，处境艰难。一天夜里，我哥哥在系于森林中一棵白腊树上的皮囊里睡觉，短脚狗的叫声把他惊醒。他睁开眼睛，看见了火光。火来自树下，正在这棵树的脚下燃烧，火舌已经舔着树的主干了。一场森林火灾！是谁放的火呢？柯希莫肯定自己当天晚上没有打过火镰。那么是那些歹徒们干的勾当！他们想让森林起火以便趁火抢劫木材，同时嫁祸于柯希莫，不仅如此，还要活活烧死他。在这个时候柯希莫没有考虑如此之逼近地威胁着他的危险，他想的是那个布满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道路和住所的广阔无垠的王国可能毁于一旦，这才是他所担心的事情。佳佳为了不被火烧而逃开了，它不时回头哀嚎一声，火已经在树下的灌木丛里蔓延开了。柯希莫没有惊慌失措。这棵白腊树是他那时的栖身之处，他像平素一贯那样把许多东西搬运在这里，其中有满满的一大桶杏仁糖浆，准备夏天解渴用的。他爬到桶边，松鼠和守夜的猫头鹰正从白腊树枝

中逃走，鸟儿从窝里飞出。他抓住大桶，正在拧动桶塞，准备浇湿白腊树干使它不被烧着的时候，他想到火已经燃着了野草、枯叶、灌木，将很快烧及周围的全部树木。他决定冒险干一场：“你尽管烧白腊树吧！如果我用这些糖汁能够浇湿旁边火还没烧到的这一片地的话，我就制止了火灾！”他打开桶塞，他左右晃动和转圈推动木桶，把水喷洒向地面，洒向最外圈的火舌上浇熄它们。因此在树下灌木丛中的大火里出现了一圈湿的草和叶，火无法向前扩大了。柯希莫从白蜡树顶上跳到旁边的一棵小山毛榉上，他离开得刚好及时：从下面往上烧成了一根火柱似的树干猛地一下子倒下，松鼠发出无用的尖叫。大火将烧不进这块地方吗？已经有火星飞溅进来，周围燃起小火苗，湿树叶组成的脆弱障碍肯定阻挡不住火势扩展。“救人呀！救火呀！”柯希莫开始拼命呼喊，着，“救火呀！”“出了什么事？谁在呼救？”有声音回答他。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烧炭窖，有一伙贝尔加摩老乡夜宿在这里的一间棚子里。他们是他的朋友。“救火呀！快报警呀！”很快整个山区响起呼救声，烧炭工们分头奔向森林的各处，用他们那难以以后懂的方言呼喊起来。于是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了。大火被扑灭。这第一次纵火和烧死他的阴谋本应对柯希莫是一次警告，他应当离森林远一些。相反，他开始操心起如何防止火灾的问题。那是一个干旱而酷热年头的夏天，在沿海的森林里，从普洛旺斯起，一场漫天大火烧了一星期。夜里人们看到山上高高冲起的火光，犹如火山爆发后的景象。空气是干燥的，热烘烘的草木只能是一堆庞大的引火物。看来风将把大火引向我们这里，如

果在这之前我们这里不发生什么大意失火或蓄意放火的话。大火将沿着整个海岸，连接起来变成一条火龙。翁布罗萨危在旦夕，就像一座茅草顶的城堡遭到敌人纵火袭击。对于这场大火，老天好像也难以幸免，每天夜里流星纷纷从天空掠过，人们觉得就要落到自己头上了。在那些人心惶惶的日子里，柯希莫囤积圆桶，把它们装满水挂在那些长在高处的最高的树上。“作用不大，但总会有些用处。”他不满意，研究起森林里的水流分布情况，而今激流半涸，泉水只滴出一条水线。他去请教律师骑士。“啊，对！”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用一只手拍一下脑门惊喜地嚷道：“水库！堤坝！必须弄出一个设计方案！”他高兴得又叫又嚷，手舞足蹈起来。同时无数的设想在他的头脑里纷至沓来。柯希莫让他坐下来计算和绘图，与此同时他动员起私人森林的主人、国家森林的承包者、伐木工、烧炭工。大家齐心协力，在律师骑士的指导下（也就是说律师骑士被大家强迫着指导他们，也不许他有半点分心），由柯希莫从树上对进程进行管理，修筑起一些蓄水池，以便在任何一处一旦发生火警，人们都知道把抽水管往哪里插。但是这还不够，必须组织一支消防队，它的小分队在火警发生时能够立即排成一条长蛇阵来传递水桶，把火控制住，不使其蔓延。由此产生一种民兵，他们轮流进行守卫和夜间巡逻。翁布罗萨的农民和手艺人中的男人们，都被柯希莫征集起来，很快地就像在每种集体中都会发生的那样，产生一种团体精神，各分队之间，展开竞赛，都准备好干一番大事业。柯希莫也感到自己有了一股新的力量，并为此而高兴，他发现了自己组织民兵和领导群

众的能力。幸运的是他的这种才干没有被滥用过，在他的一生中只发挥过极少的几次，总是用来争取重要的成就，而且总是取得了一些成功。他懂得这个道理，集体会产生出最强有力的人物，能突出每个人的长处，使人得到替自己办事时极难以获得的那种快乐，会为看到那么多正直、勇敢而能干的人而喜悦，为了他们值得去争取美好的东西。而自己而生活，经常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形，看到的是人们的另一副面孔，使你必须永远用手握住剑柄。这个火灾的夏季因此而成为一个不错的季节：在大家的心中有一个需要解决的共向问题，每个人都把它放在自己的其他个人利益之前，而且从获得其他许多优秀人物的赞同和敬佩而产生的满足感中得到报偿。后来，柯希莫不得不明白，当那个共同的问题不存在之后，集体就不再像从前那么好了，做一个孤独的人更好一些，而不要当首领。但是在那个时期内，既然当了头头，他每天夜里都独自一人在森林里放哨，像过去一样站在一棵树上。他事先在树顶上安放一口钟，一旦看见某一个火灾中心地点冒出火焰，敲响钟声可以使远处的人们听见，发出警报。用这种办法，有三四次火警发生之后，都能及时扑灭，保住了森林。由于发生了故意纵火行为，查出罪犯就是那两个土匪乌加索和贝尔一洛雷，人们把他们赶出镇属的地界。8月底开始下起大暴雨，火灾的危险过去了。那一阵子在翁布罗萨只听见对我哥哥的赞扬声。这种褒奖的语言也在我们家里出现了，它们是：“他竟然是这样的能干！”“他毕竟办成了一些事情。”：那语调就像是有人要对信奉异教的人或是对立派的人做客观的评价。故意显示自己的心怀是如此宽广

，也可以容纳与自己见解相差甚远的思想。女将军对这些消息当即做出直截了当的反应：“他们有武器吗？”当人们告诉她由柯希莫组织起来的救火队的事情时。她问道：“他们训练吗？”因为她已经想到建立一支武装民兵，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可以参加军事活动。相反我们的父亲听这些话时沉默不语，只摇摇头，别人不明白关于那个儿子的每条消息使他感到痛苦，还是他在表示赞许，或许他被奉承话打动了心，只期待着能够重新把希望寄托于他身上。一定是这样，是后面这种态度，因为几天之后他骑马出门寻找他。他们见面的地方是一块空地，附近有一排树。男爵让马来来回回转了两三趟，也没有看见儿子，儿子却看见了他。少年从最远处的那棵树上越来越近地蹦跳着过来了。当他来到父亲面前时，摘下草帽（因为是夏天，他换掉了那顶野猫皮帽）说。“早上好，父亲大人。”“早上好，孩子。”“您身体好吗？”“健康与年龄和烦恼并存。”“看见您这么勇敢，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正想对您说这句话，柯希莫。我听说你为镇上谋利益。”“我心里想的是保卫我所居住的森林，父亲大人。”“你知道有一段森林是我们的家产，是从你那可怜的祖母已故的艾丽莎白塔那里继承下来的吗？”“知道，父亲大人，在贝尔利奥那个地方，那里长着30棵栗树，25棵山毛榉，8棵松树和一棵枫树。我有地籍册上所有地图的复制本。正是作为森林所有者家庭的成员，我要联合一切有关人士去保护这些森林。”“对，”男爵说，他很欢迎这样的回答。但是他补上一句：“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个面包师、菜贩子和马蹄铁匠的联合会。”“也是，父亲大人。

包括一切职业，当然都是些规规矩矩的行业。” “你知道，你有可能以公爵的头衔去指挥下属的贵族吗？” “我知道当我比他人有更多的主意时，我把这些主意贡献给他人。如果他们接收了，这就是指挥。” “目前流行在树上发号施令吗？”男爵话到了舌尖上，何苦旧事重提呢？他叹了口气，凝神深思。后来他解开挂佩剑的皮带。“你18岁了……是别人把你当大人看待的时候了……我在世上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他双手平托着宝剑，你记得“你是迪·隆多男爵吗？” “记得，父亲大人，我记得我的姓氏。” “你希望自己配得上你拥有他的姓和爵位吗？” “我将尽一切努力争取符合他的称号，我将具备他的一切品质。” “你接过这把剑吧！我的剑。”他站在马镫上向上伸臂，柯希莫站在树枝上往下低头。男爵够着把剑给他系上。“谢谢，父亲大人……我向您保证我将好好使用它。” “再见，我的儿子。”男爵调转马头，放松缰绳，缓缓地离去。柯希莫呆楞着思考片刻，考虑他是否应当挥剑同他告别，后来又想到父亲把剑赠给他是让他防身自卫用的，不是用来炫耀的，他把剑插进鞘套里。树上的男爵 十五 在同律师骑士打交道的那些日子里柯希莫发现他有些奇怪的举动，或许说是异常的表现更为恰当，因为弄不清他是比往常更古怪些还是更正常些。他还是那么呆头呆脑的，但似乎不再是丧魂落魄神不守舍的样子，倒像是一心一意琢磨着什么事情而有些走火入魔了。他一向说话罗嗦，但不常开口，现在却经常唠唠叨叨。他孤僻成性。过去从不进城，现在却成天泡在码头上，不是扎进叽叽喳喳的人堆里，就是同上老慈善会会员和老海员一起坐在台阶

上，指点进进出出的船只或议论海盗的恶行劣迹。在我们这儿的深海里仍然有蛮族海盗的双桅帆船闯入，骚扰航程。从不久前开始，抢劫的情形已经与从前不一样了。过去遇上海盗的下场不是被卖到突尼斯或阿尔及尔当奴隶，就是被割掉鼻子和耳朵，现在呢，如果伊斯兰教徒们追上了翁布罗萨的一艘双桅三角帆船，他们抢走货物：一桶桶的鳕鱼干，一块块乳酪，一包包棉花，然后逃走。有时候，我们的人更机敏，把他们赶走，朝他们船上的桅杆开炮；那些野蛮人一边还击，一边啐痰，做出种种怪相丑态，发出狂呼乱叫。总而言之，这是一种还算客气的抢法。海上拦劫不断发生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帕夏^①们认为他们应当向我们的商人和船主索取欠账——据他们说——有些供货合同没有被认真履行，甚至使他们上当吃亏了。所以他们要用抢劫的办法来——清算。而与此同时，人们继续做生意，不断地争吵和谈判。因此双方都无意向对方做出致命的伤害。出海航行的旅程中意外事件和危险经常发生。但是还没有出现过人命案。（注^①土耳其高级官员的头衔。）现在我要介绍的这个故事曾由柯希莫讲过许多不同的版本，我保留细节最丰富而且逻辑混乱最少的一种说法。虽然可以肯定我哥哥在讲述他的历险过程时添加了许多他的主观臆断，而我由于缺乏其它消息来源，总是尽量用他说的原话。那么，有一次，柯希莫看见一盏灯在山谷里移动，他在守候火警时养成了夜间不睡觉的习惯。他悄悄地跟踪，踏在树上的脚步像猫一样地轻巧，他发现头戴圆帽，身穿长袍的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提着一只灯笼匆匆而行。律师骑士平时和母鸡一样天黑就上床，这个时辰在

外面转什么呢？柯希莫跟在他身后，他注意不弄出声响，虽然他知道，叔叔这么急急忙忙赶路像个聋子，他只照到他脚前的巴掌大块地方。律师骑士沿着崎岖的小道抄近路来到海边，走上一片沙滩，开始摇动灯笼。天上没有月亮，除了近处的浪花泛起白沫之外，看不清海上的东西。柯希莫在一棵松树上，离海岸较远，因为草木只延伸到那里。在海边要从树上四通八达是不那么容易的事情，然而，他分明看见了那个戴着高高的圆筒帽的小老头儿站在荒凉的海滩上，朝黑茫茫的海上挥动灯笼，另一盏灯光从那黑暗处向他回应。突然间，好像是刚刚从水里冒出来似的，一只飞驶的小船在近处出现，这是只有一张深色方形帆并带船桨的小船，与本地的船很不相同，它靠岸了。在灯光的晃动中柯希莫看见一些头上裹着穆斯林缠头巾的男人。有几个留在小船上，轻轻地划动船桨，使船靠近海岸停住，其余的人下了船。他们穿着肥大的红裤子，寒光闪闪的大刀插在腰里。柯希莫时而注目审视。时而侧耳细听。叔叔同那些野蛮人低声交谈，他们讲的语言让人听起来似懂非懂，一定是那有名的地中海东岸的混合语。柯希莫不时听出一句我们的话，埃内阿·西尔维奥把它混在其它听不懂的话里再三提起，说的是一些船名，一些大家所熟悉的单桅帆船和双桅帆船的名字，他们有的属于翁布罗萨的船主，有的是往返于这里和其它港口之间的。不用费心思就可以明白骑士在说什么了！他正告诉那些海盗们翁布罗萨的船只到港和出港的日期。装载的货物、航向和船上的武器装备。此时老头儿一定把他知道的情况全说完了，因为他转过身来很快地溜走了，同时海盗们爬上小船。消失

在黑沉沉的大海里。从他们进行谈话的快速方式可以看出他们肯定是经常这样碰头的。真不知这些根据我们的叔叔提供的情报而发生的野蛮人的伏击进行多久了！柯西莫留在树上，他无力离开那里，离开那空旷的海滩。风萧萧，树摇摇，浪花啃咬石头，我哥哥的牙齿在打架。不是因为天气冷，而是由于这可悲的发现使他的心冰凉了。这个整天畏畏缩缩而神神秘秘的小老头，我们本来从小就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危险人物。柯希莫后来认为逐渐地懂得了尊重和同情他，可是现在发现他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内奸，一个恩将仇报的小人，他对把他从潦倒的穷途末路中接回来收养的故乡竟然怀恨在心……为什么？难道对于他一生之中大概是曾经幸福生活过的那些地方的国家和人民的怀念之情使他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吗？或者说他对这个人人都知道他的不光彩历史的地方的怨恨和憎恶是如此之深吗？柯希莫既感到了要跑去揭发这个奸细的阴谋的冲动，又想到了我们的父亲将要承受的痛苦。知道他对这异母兄弟有着无法解释的深情，柯希莫的心被撕裂了，他想象到了那个场面：骑士带着手铐走在警察的押送下，从旁边两行唾骂他的翁布罗萨居民中走过，被带到广场上。有人把绞索套进他的脖子，把他吊了起来……自从替贾恩·德依·布鲁基守灵之后，柯希莫对自己发誓他将永远不再观看死刑，而现在却要充当一个自己的亲属的死刑的主宰者！他被这些想法折磨了一整夜和第二天一整天，他踢腿踹脚，伸手攀吊，抱干下滑，焦躁不安地从一棵树转到另一棵树，每当他为某种思想所苦恼时就这么干。终于，他做出决定。他似乎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去吓唬海盗和叔父。不

需法律干涉地迫使他们中断不清不白的关系，他将在夜里埋伏在这棵松树上，带上三四支上好子弹的枪（他已经造好一个完整的武器库，以备打猎的各种需要）。假若骑士来同海盗接头，他将连发几枪，让子弹从他们的头上呼啸而过。听到枪声后海盗和叔叔都将各自逃散。骑士自然不是一个有胆量的人，会疑心自己被识破，认定海边的约会地点被监视，不敢轻易再出来同穆斯林武装分子联络。事实上，柯希莫携带枪支在松树上守了两夜，不见任何动静。第三夜，那个戴高帽子的小老头儿磕磕绊绊地跑到了海边的沙地上，用灯笼打信号，小船载着缠头巾的海员靠岸了。柯希莫的手指头搭在扳机上准备射击，但是他没开枪，因为这一次情况完全变了。商量了一会儿之后。两名海盗走到岸边向船上打手势，其他的人就开始卸东西：桶、箱、包、袋、细颈大肚的玻璃瓶子，装满奶酪的筐子。来的不是单独一艘船，而是许多艘，全部满载货物。一队缠头巾的搬运工分散到海滩上，由我们那位隔山叔叔带领着往前走，他摇头晃脑地一路小跑着，把他们引入礁石中的一个岩洞前。那些摩尔人把全部货物放进洞里，这些肯定是他们新近掳掠来的财物。他们为什么把这些东西运上岸呢？这个故事的情节后来就很容易重新串联起来了：野蛮人的船队应当在我们某一港口抛锚停泊（做一项合法生意，这种生意一向是在他们对我们的抢劫活动中穿插进行的），他们应当接受海关检查，因此必须将抢来的货物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以便归途中取走。结果船队还将可以显示出他们同最近发生的抢劫案子无关，巩固国家之间的正常贸易关系。这些背景是后来才弄清楚的，当时柯希

莫满腹狐疑。海盗们的一批财宝藏在一个石洞里，海盗们乘船走了，把这批东西留在那里，必须尽快地把它据为己有。我哥哥一时想去叫醒翁布罗萨的商人，他们应当是这些财物的合法主人。，但是他旋即又想起了他的那些烧炭的朋友，正在森林里同他们的家人忍饥挨饿，他毫不犹豫地，沿着树木直接向他们跑去。在一块夯实的灰色空地周围，贝尔加摩老乡们正在简陋的草棚里酣睡。“快起来！你们都来！我发现了海盗们的财宝！”在茅屋由树枝和雨布搭成的屋顶下响起了一阵哈欠声，一阵起床的响动声，一阵叽叽咕咕说话声，最后是惊喜的欢呼声，有人问道：“有金子吗？有银子吗？”“我没有看清楚。”柯西莫说，“从闻到的气味来看，我想是有不少鳕鱼干和山羊奶酪！”听了他的这些话，森林里的男人们统统起身了。有火枪的带火枪，没有枪的就带斧头、梭镖、铁锹或铁铲。他们带得最多的是盛东西的器具，连破的炭篓和乌黑的袋子都拿上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出发了，身上披袋子的孩子们举着火把。柯希莫在前面领路。他从山间的松树上跳到橄榄树上，从橄榄树上跳到海边的松树上。一棵弯曲的松树顶上闪现出一个海盗的白色身影，他举起大刀，大声报警。这时他们正走到礁石的尖角上，拐过去就是山洞。柯希莫几步跳到他头上的另一根枝上，用剑顶住他的腰眼，逼着他一步步往前，最后从陡壁上摔落下去。海盗的首领们正在洞里议事（而柯希莫，原先在海盗们卸货的来来往往之中，不曾发现他们留在洞中）。他们听到哨兵的喊声，走出洞来，发现已经被一群满脸烟尘、披着口袋、拿着铁铲的男男女女团团围住了。他们举起弯刀，向前

冲杀，想要打开一个缺口。“呼啦，嗬达！”“杀呀！”战争开始了。烧炭的工人人数众多，但是海盗们的武器装备比他们强、双方交手后的情况却是如此这般：他们懂得对付弯刀，没有比铁铲更好的家伙了。当！当！那些摩洛哥大刀的刃全部变成了锯齿。火枪呢，正相反，除了响声大、冒烟多以外，不再起什么作用。有的海盗（看起来是头目）也有外观很漂亮的枪，全部镶嵌着金银花纹，但是发火石在岩洞里受了潮，打不响。最机灵的烧炭工用铁铲敲这些匪首们的脑袋，把他们打昏之后摘取枪支。只是他们头上裹着缠头巾，敲上去像是拍枕头似的。更好的办法是用膝盖去顶他们的上腹部，因为他们露着肚脐眼儿。由于沙子是唯一取之不尽的东西，打开了沙仗。战场上的阵容终于变得整齐起来，烧炭工开始掷沙子。那些摩尔人呢，他们也撒起沙来，烧炭工们越来越被鳕鱼干的香味吸引，急于进岩洞，而那些蛮汉们想要逃向停在岸上的小舢板，双方没有恋战的理由。贝尔加摩老乡们冲开了一处，他们打开岩洞的门，穆斯林们在沙石雨中继续抵抗，直到看见海上还有逃路，那么他们还抵抗什么呢？扯起船帆，溜之大吉，才是上策。三名海盗，都是贵族军官，跑到小艇上，解开船帆。柯希莫从岸边的一棵松树上纵身一跃，跳到了船的桅杆上，抓住桅杆的横梁。他用膝盖夹紧在上面稳住身体，腾出手来抽剑。三个海盗举起大刀。我哥哥左劈右砍，同时招架住这三位，小船还停在陆地上，忽左忽右地倾斜。这时月亮升起来，男爵赠送给儿子的宝剑熠熠生辉，穆斯林们的大刀也寒光闪闪。我哥哥顺着桅杆滑下去，将剑尖刺进一个海盗的胸膛，那匪徒跌出船外。

他推挡开另外两柄砍过来的大刀，像一只蜥蜴那么灵活地重新爬上去，然后又下来刺中第二个海盗，再上升，同第三位交手较量了一阵子，再次滑下来扎死了他。三个穆斯林军官躺在地上，身体半泡在水里，一半露在外面，胡子上沾满海草，其余的海盗在沙石和铁铲的打击下倒毙在岩洞口上。柯西莫仍然攀缘在桅杆上，胜利地望着四周。这时律师骑士飞快地从岩洞里窜出来，活像一只尾巴上着了火的猫，他在那里面隐匿到此时。他勾着头沿着海岸跑来，猛地一使劲把小艇推下了水，跳上去抓起桨，拼全身力气划起来，小艇漂出海。“骑士！您干什么，您疯了？”柯布莫抓着桅杆说道：“回到岸上去！这是去哪里呀？”唉，显然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是想撵上海盗的大船去逃命。他的背叛行为已经无可挽回地被人发现了，如果他留在岸上，必将死于绞刑架下。他就这样划呀，划呀。柯西莫虽然手里还握着出鞘的剑，而老头子可能是赤手空拳并且年老体衰，他却不知如何是好。说到底，他不忍心对一个叔叔下手，此外，要接触到他就必须从桅杆上下来，这就产生了走到船上是否就等于踏上了地面的疑问，或者说他从有根的树干上跳到船的桅杆上是否已经违反了他自己心里定下的规矩呢？在那种时刻想到这个问题，实在太复杂了。于是他没有动手，伸开两条腿，一只脚搭在这里，另一只搭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坐好，随波而去，虽然微风吹涨了船帆，老头子也没有停止划桨。他听见一声狗叫，心中涌起喜悦。他在战斗中没有看到的狗佳佳，蜷缩在船头，安闲地摇着尾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柯西莫想来想去，觉得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他是在家

里啊，同他的叔叔，他的狗，一起乘船，这是他多年的树上生活之后，一次愉快的消遣。海上有一轮明月，老头子已经累了。他吃力地划着桨，哭泣起来，还开始念叨：“啊，扎伊拉……啊，阿拉罕，阿拉罕，扎伊拉……啊，扎伊拉……”他就这样说着土耳其语，令人费解，他反复哭喊着这个柯西莫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女人的名字。“您在说什么呀，骑士？您有什么心事？我们去哪儿？”他问到。“扎伊拉……啊，扎伊拉……阿拉罕，阿拉罕……”老头子说着。“谁是扎伊拉啊，骑士？您是想从这里到扎伊拉那里去吗？”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点头表示是，他在哭泣中夹进土耳其话，对着月亮呼喊那个名字。对于这个扎伊拉，柯西莫的心里马上开始琢磨出种种猜想，也许他正在揭开这个又孤僻又神秘的老头儿隐藏得最深的秘密。既然骑士去投奔海盗船，想到这个扎伊拉那里去，那么说有一个女人在那边，在那些土耳其的城市里。也许他的整个身心都被对这个女人的思念所占据，也许她就是他在养蜜蜂或者开凿水渠时要追寻的那种失掉了的幸福的象征；也许她是他在那边的一个情人，一个妻子，在大海对面的国度的花园里；或者说是一个女儿会更真实一些，一个他多年不见的女儿，当她还很小时，他就离开了，为了寻找她，他这些年来一直试图同某只驶进我们港口的土耳其人或是摩尔人的船建立联系，终于给他带来了她的消息。也许他得知她沦为了奴隶，为了赎回她，他们要求他提供翁布罗萨的船只航行的情报。或者说这是他为同她重新互通音讯和搭船去扎伊拉的城市而不得不付出的赎金。如今，他的阴谋败露，他不得不逃离翁布罗萨，那些野蛮

人已经不再拒绝带他一起走，把他带到她那里去。在他那急切而含糊不清的话语中混杂着希望之声、祈祷之声，也有恐惧之音。他害怕又不是一次好运，厄运又将把他同思念之人分开。他不再划动桨片了，这时小艇已靠近一个黑影，另一只野蛮人的小艇。他们可能在大船上听见了岸上激战的喧嚣声，派出一些侦察人员。柯希莫下滑到桅杆的中间，让帆布遮住自己，那老头儿却开始用地中海混合语大声喊话，让他们来接他，带他上大船，并且向前张伸着双臂。他喊叫得声嘶力竭。最后是：两名缠头巾的土耳其近卫军士兵过来了，刚到手伸得着的地方，就一把抓住他的肩膀，轻飘飘地提起来，拽上了他们的小艇。柯希莫所在的小艇由于力的反作用而被推开了，船帆鼓满了风，本来已死到临头的我哥哥逃脱了被发现的危险。在随风飘开的时候，一阵争吵声从海盗们的小船上传入柯希莫的耳朵里。摩尔人说的一个词，听起来好像是“好贼！”而另老头儿的声音，只听见像个傻子似的反复说：“啊，扎伊拉！”他们怀疑由骑士安排了岸上的事情，他们一定认为他是造成岩洞遭袭击、赃物损失、人员死亡的罪魁祸首，指控他背叛了他们……他听见一声惨叫，一声扑通响，然后便归于沉寂。柯希莫想起他父亲在野地里追赶着异母兄弟时的呼唤声：“埃内阿·西尔维奥！埃内阿·西尔维奥！”音犹在耳，清晰可辨，他用帆布蒙住脸。他再次爬上桅杆顶，察看小船在向何处走。有个东西在漂浮，好像是被一股激流冲着走。一个物件，一块浮标，可能是一个带尾巴的浮标……一束月光照到那上面，他看见那不是个物件而是一个人头，一个用带子系着一顶土耳其圆顶高

帽的脑袋。他认出了律师骑士那朝上翻着的脸，仍旧带着平素那种惊恐不安的神情，嘴是张开着的，胡须以下的部分全部浸在水里看不见。柯希莫便大声喊：“骑士！骑士！您在做什么呀？为什么不上来！您抓住小船呀！，我马上帮您爬上来！骑士！”可是叔父没有回答。他飘着，荡着，他那双瞪大的眼睛朝上望着，好像什么也没看见。柯西莫说：“来，佳佳跳下水去！咬住衣领把骑士接上来！去救他！去救他！”狗顺从地跳入水中。它试图用牙咬住老头儿的衣领，不成，它咬住他的胡须。“咬衣领，佳佳，我说过的！”柯希莫再三命令，可是那狗咬住胡子衔起人头，把它推到船舷边，这时看清没有衣领，没有躯体，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头颅——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被弯刀砍下的头。树上的男爵

十六柯莫希最初对人讲的律师骑士的结局是与实情相当不相符的。当风把小船送到岸边时，他趴在桅杆上，佳佳拖着那颗砍下的人头守在一旁，面对随他的呼喊而至的人们，他讲出——他很快借助一根绳子跳到了一棵树上，是在树上说的——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即骑士被海盗们劫持，后来被杀害了。也许这个杜撰的说法，是他替父亲着想。父亲听到兄弟的死讯和看到残余的尸首后感到那么大的悲痛，柯希莫不忍心说出骑士的卑劣行径来加重他的痛苦。当他听说男爵因此而一蹶不振时，他接着又想替我们这位隔山的叔父编造出一段假的光荣史，虚构他为战胜海盗而进行的一场机智的秘密斗争。他为此绞尽脑汁多时，他发现，这对他自己简直是一种折磨，但是他还是编出了一个漏洞百出和自相矛盾的故事。因为还有些别的事情他必须隐瞒，也就是海盗把抢

来的财物从船上卸入岩洞和烧炭工们的介入。如果这件事情的真相被人们知道了，翁布罗萨的全体居民将跑上山从贝尔加摩老乡们手中夺回东西，把他们当成窃贼。几个星期之后，当他确信烧炭工们吃完了那些东西，他便讲出了袭击岩洞的事情。这时想上山去讨回东西的人只能空手而归。烧炭工们公平合理地分配了一切财物，鳄鱼干一片片地分光，腊肠、乳酪和全部剩余食品，他们用来摆了一次盛大的林中宴会，足足吃了一整天。我们的父亲衰老了许多，失去埃内阿·西尔维奥的痛苦使他的性格产生了奇怪的变化。他发疯似地要不使异母兄弟的事业中断，因此他要亲自去照看那些蜜蜂的饲养，他信心十足地做好准备，尽管他在此之前从未走到近前去看过一只蜂箱。为了得到一些建议，他去找曾经学会一些养蜂办法的柯希莫。他不问他什么，而是将话题引到养蜂上，听柯希莫说些什么，然后他把这些话当作命令向农夫复述一遍，说话粗声大气，神气活现，好像他很在行似的。他尽量不靠蜂箱太近，害怕被蜇着，但是要显示出不怕的样子，不知他费了多大的劲儿才做到的。他用同样的方式吩咐人们挖渠开沟，以便完成一项由可怜的埃内阿·西尔维奥提出的设计。如果他能成功便是一件好事，因为已故的那位从来没有把一项工程进行到底。男爵对于这些具体事务的迟到的兴趣持续的时间不长，幸亏是这样。有一天，他在蜂箱与水渠之间神经质地忙碌着，当他正在怒气冲冲地发火时看见两只蜜蜂朝他飞来。他害怕了，开始挥动双手驱赶，打翻一只蜂箱，他身后带着一大群蜜蜂跑了起来。他闭着眼睛瞎跑，最后跌入那条人们正在灌水的水渠，大家把他从泥浆

里拉了出来。他被安顿在床上，在蜚伤的火辣辣的痛和水淹受的风寒之后，躺了一个星期，后来可以说他是痊愈了。但是他从此一蹶不振，再也不愿起床。他一直躺在床上，丧失了任何生的意趣。他想做的事情没有一件做成功，关于公爵封地的事情无人再提起；他的长子成了大人仍然留在树上；兄弟被人杀死；女儿远嫁他乡，生活在更令人讨厌的异乡人之中；我还太小，不能同他接近；他的妻子又过分武断和专横。他开始说谰语胡话，说什么耶稣教徒们占领了他的家，他不能走出自己的房间，像他一辈子活着时一样，他在痛苦和狂躁之中死去。柯希莫也跟着去送葬，他一路从树上跳着走，但是他无法进入墓地，因为那里柏树的枝细得像蕨草，他没有办法攀上去。他站在围墙上看着棺木下葬，当我们大家往棺材上撒一把土时，他抛下一根带叶的树枝。我想我们大家同我的父亲一直是像柯希莫在树上一样有距离的。现在，迪·隆多男爵是柯希莫了。他的生活没有改变。他经管我们家的产业，这是不假的，但总是那么不定时。当田庄管家和佃户有事要找他时，永远不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当他们不大想见他时，他却从树上出现了。他处理一些家务事也是如此。柯希莫现在经常在城里出现，他停在广场的那棵核桃树上或者是港口边的那些圣栎树上。人们向他敬礼，称他“男爵先生”。他时常摆出有点老气横秋的姿态，就像一些年轻人有时喜欢干的那样，站在那里对着围在树下的一圈翁布罗萨的闲人夸夸其谈。他继续讲我们的隔山叔叔的下场，每一次说法都不相同，渐渐地道出了骑士勾结海盗的阴谋。不过，为了控制市民们的愤怒不立即爆发，他添加了关于

扎伊拉的故事。讲得如同卡雷加生前曾经推心置腹地同他谈过一般，这样他使人们甚至被那老头儿的悲惨命运所感动。我相信柯希莫从纯粹的捏造逐渐地接近于几乎完全与事实相符合的程度。他这样讲了两三次，后来，由于翁布罗萨的人们对故事百听不厌，总有新的听众到来，都要打听新的细节，他势必做些添加、扩大、假设、插进一些新的人物和事件，于是故事就变形了，变得比一开始更为胡编乱造。柯希莫已经拥有一批张着嘴听他胡说乱吹的听众。他养成了讲故事的爱好，他在树上的生活，打猎的经过，强盗贾恩·布鲁基以及猎狗佳佳都变成了无穷无尽的故事材料（我的这些对他生平的回忆录中的许多插曲都是照他在他的听众的怂恿之下所讲述的故事的原样抄录下来的，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人们原谅我，如果我所写的不都尽是那么完全符合事实和符合人情事理的话）。例如，那帮游手好闲者中的某一位问他：“男爵先生，您真的从来没有把脚伸到树外的地方吗？”柯希莫立即回答：“有过，一次，但那是因为看错了，我踩到了一只鹿的犄角上。我以为是从一棵枫树上走过，原来是一只鹿，从皇家的狩猎场里逃出来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那只鹿觉出了我踩在它角上的重量，向森林逃跑。我不是向你们吹牛！我站在鹿角上感到被从四面八方来的东西刺痛了，尖锐的鹿角、毛刺、森林里的树枝都抽打在我的脸上……那匹鹿挣扎着，想把我甩掉，我死死地抓住……他把故事停住，那些人就问：“您后来怎么样了，阁下？”而他呢，每次续上一个不同的结尾：“那匹鹿跑呀，跑呀，跑回了鹿群中，看到它带回一个站在犄角上的人来，有些鹿避远一点，有

些鹿好奇地靠拢一点。我举起总是挂在肩上的枪，把我看到的每一匹鹿都打倒了。我杀死了50只……” “在我们这地方哪儿有过那么多鹿呀？”那些多嘴多舌的人中有人问他。“现在绝种了。因为那50只鹿全是雌的，明白了吧！每次我的那匹公鹿想接近一只母鹿，我就开枪，那只母鹿倒地而亡。公鹿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它绝望了。那么……那么它决定自杀。它跑上一座高高的悬崖，往下跳了。我抓住了从悬崖壁上长出的一棵松树，而我的故事也就到此为止啦！”或者他就说发生了一场两匹公鹿之间犄角相斗的拼搏，每顶撞一下他就从一只鹿的角上跳到另一只的角上，后来一次猛烈的撞击把他抛到了一棵橡树上……总而言之，他染上了讲故事人的那种瘾头，他分不清那些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和那些由他杜撰出来的故事之中到底什么更美。真事使人回忆起许多属于过去的时光、细腻的感情、烦恼、幸福、疑惑、光荣和对自己的厌恶，而故事中砍掉了主要的东西，一切显得轻而易举。但变来变去，最后发觉自己在回头去讲自己经历过的真实生活中体验过或发生过的事情。柯希莫还处在讲故事的愿望激发生活的愿望的年龄。他认为自己的经历讲起来不够用，于是他出去打猎，一走几个星期，然后倒提着招、獾和狐狸的尾巴回到广场的树上，向翁布罗萨镇民们讲新的故事，从真的讲起变成假编的，从假编的又变回为真的。但是在他那讲故事的全部热情之中存在一个内心深处的隐秘的缺憾，一种渴望，在那种对听众的寻求之中存在着另一种寻求。柯希莫还不曾体验过恋爱，没有这种经历，其它的经验又算得了什么呢？如果还没有品尝滋味，就去冒生命的危险，值

得吗？对那些从广场上走过的卖菜的或卖鱼的姑娘，以及坐在马车里的小姐，柯希莫从树上投下急切的目光，他还不甚明白为什么在她们大家身上都有他所寻找的东西，而在任何一个那里都找不到十全十美的。夜里，当各家各户都点燃灯火，而柯希莫在树上孤独地与雕鹄的黑眼睛相伴时，他开始做爱情的美梦。对于那些在篱笆下和树林中相会的对对情侣、他满怀艳羡和忌妒。他看着他们走进暗处，如果他们在他的那棵树下躺下，他就会羞愧不已地逃开。于是，为了克服他那双眼睛里天生的羞怯，他就观察起动物的恋爱。在春季，树上的世界是一个婚配的天下。松鼠做爱时的动作和卿卿我我的声音几乎像人一样；小鸟扇动着翅膀交配；连蜥蜴也是成双成对地跑开，把尾巴紧紧地缠成一个结子；豪猪为使它们的拥抱变得更温柔仿佛变得柔软了；猎犬佳佳，一点儿也不因为自己是翁布罗萨唯一的短脚狗而胆怯；它大胆而自负地追求肥大的母牧羊狗或是母狼狗，全凭自然引发的好感行事，有时它被咬得狼狈不堪地回来，但是一次幸福的恋爱机遇就补偿了所有的失败。柯希莫，也像佳佳一样，是一个品种里的单独一个。在他睁开眼睛做的梦里；看见自己被许多美丽的少女爱恋，可是他在树上，将如何遇上爱情呢？在幻想中，他能够不考虑那些事情在哪里发生，是在地上或是在他现在所处的高处！一个没有地点的地方。他想象，是一个向上去可以到达的地方，而不是往下走。对了，或许有一棵很高的树，爬上去可以进入另一个世界，踏上月球。同时，在广场闲聊的习惯越来越使他感到不能得到满足了。在一个集市的日子，有那么一个人，来自邻近的奥利瓦巴萨

城，他说：“嗨，你们也有一个我们的西班牙人！”人们问他到底想说什么时，他回答：“在奥利瓦巴萨，有一个西班牙人家族，全都生活在树上！”从此以后柯希莫的心里失去了平静，他开始穿越森林里的树木，踏上去奥利瓦巴萨的旅行。树上的男爵十七 奥利瓦巴萨是个内陆城市。柯希莫冒险跨越了一些树木稀疏的地段，走了两天，到达那里。在途中，他走近村民聚居地时，那些从来未见过他的人们惊吓得尖叫起来，还有人朝他扔石头，因此他想方设法尽可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渐渐地走近奥利瓦巴萨，他看到无论是砍柴的，放牛的还是采橄榄的，人们遇见他并没有显示出惊奇的表情，相反，仿佛他们认识他似的，男人们脱帽他敬礼，讲着肯定不是当地方言的话，比如，这样的句子从他们嘴里很别扭地说出：“先生，您好，先生！”那时是冬季，一部分树木落叶了，在奥利瓦巴萨两行法国梧桐和英国榆树横穿闹市区。我哥哥走近那里，看见在光秃秃的树枝里面有人，一棵树上坐着或站着一两个或两三个人，他们一个个仪态庄重，他跳了几下就到了那里。他们是一些头戴饰有羽毛的三角帽，身披长斗篷的贵族打扮的男人和一些同样俨然贵族风度的女人，她们蒙着面纱，三三两两地坐在树上，有的在绣花，有的微微侧动身体朝下面的大街上看着，将一只胳膊靠在树干上，就像是倚在窗台上一样。男人们同他打招呼，满含着理解与辛酸：“您好！先生！”柯希莫摘下帽子躬身施礼。一个像是他们之中的最高权威者，过度肥胖，身子隐在一棵梧桐树的树杈里，好像再也不能从那里面站起来，有着肝病患者的肤色，剃过的胡子从皮下透出一片黑色，显

然他的年纪很大了。他似乎在问他身旁的一个穿黑衣服、消瘦细高、也有着剃须后的黑黢黢脸颊的人，那个在树上行走的陌生是谁。柯希莫想是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了。他来到胖先生的梧桐树上，鞠一躬，并说道：“柯希莫·奥瓦斯科·迪·隆多男爵，听候您的吩咐。”“隆多，隆多？”胖子说到，“是阿拉贡人吗？”“不是，先生。”“卡塔罗尼亚人？”“不是，先生。我是本地人。”“也被流放了？”那位瘦高的绅士觉得必须插进来充当翻译，他大肆夸张：“费德利哥·阿隆索·桑切斯·德·瓜塔穆拉·依·托巴斯科殿下说先生您也是一位被放逐的人，因为我们看见您在这些树枝上攀援。”“不，先生。或者说，我不是由于别人的法令而流放的。”“您是出于爱好而在树上行走吗？”（西班牙语）翻译：“费德利哥·阿隆索殿下向您表示祝贺，并问阁下走这样一条路线是否是出于您的爱好。”柯西莫想了想，回答：“因为我认为这对我很合适，没有人强迫我这样做。”“您真幸运！”费德利哥·阿隆索·桑切斯惊呼，又叹了一口气，“真是这样，真是这样！”那位穿黑衣服的人，解释起来总是添枝加叶：“殿下说，阁下享有如此之自由理应是幸运之子，我们被迫不能不花钱购买此种自由，因为我们也顺从了上帝的旨意。”他划了一个十字。就这样，从桑切斯亲王简洁的惊叹句同黑衣先生的详细解释之中，柯西莫终于弄清了这些住在梧桐树上的侨民的来历。他们是西班牙贵族，为争夺封建特权而反叛国王卡洛三世，因此而连同家属一起被驱逐。他们来到奥利瓦巴萨后被禁止继续前行，因为此地根据一项同教皇签订的古老协议，不能向来

自西班牙的流亡者提供避难场所，也不能让他们由此经过。那些西班牙贵族世家的困境实在难以解决，然而，奥利瓦巴萨的行政长官们厌烦同外国领事官打交道，他们也没有理由不喜欢这些有钱的过路人，他们找到一种妥协的办法：那古老协议的文字写的是流亡者不应当在这块土地上“接触地面”，因而他们上树就做到了这一点，就算遵守了规定。而流亡者们踩着市政府提供的木梯爬上了梧桐树和榆树，然后梯子被撤掉。他们蜷缩在那上面几个月了，倚仗温和的气候，指望卡洛三世的大赦令，听凭天意的安排。他们储备有大量的金币用以购买食物，给这座城市带来了生意。为了把盘子送上去，人们特意开了一些窗口，在有些树上装放了帷帐，供他们在上面睡觉。总之，他们懂得弄舒服一些，也就是说，是奥利瓦巴萨人替他们配备得这么好，因为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报酬。流亡者自己一天到晚连一根手指也懒得动弹一下。柯西莫是首次遇见住在树上的其他人，他开始询问起一些实际问题。“下雨的时候，你们怎么办？”“我们祈祷好天气，先生！”（西班牙语）那位翻译，是苏尔皮奇奥·德·瓜达莱特神父，是属于耶稣会的，他在他那个教派被从西班牙驱逐之后成了流亡者。他译道：“我们在帷帐的遮护下，一心想着上帝。感谢上帝的眷顾，只下了不多一点儿就停住了……”“你们不去打猎吗？”“先生，有人偶尔使用粘鸟胶。”“有时候我们当中有人为了消遣。往树上涂沾鸟胶。”柯希莫不厌其烦地打听他们如何解决他也曾遇到过的问题。“为了洗澡，洗澡，你们怎么办的？”“洗澡吗？有澡盆嘛！……”（西班牙语）唐·费德利哥说着，耸耸

肩膀。“我们把衣服交给城里的洗衣妇，”唐·苏尔皮奇奥翻译道，每逢星期一，我们准时把装着脏衣物的篮子放下去。”

“不对，我是说洗脸和洗身子。”唐·费德利哥耸起肩头咕哝了一句，仿佛这对他从来都不成题。唐·苏尔皮奇奥自以为有责任解释：“殿下以为，这些纯属每一个人的私事。”“是，我请求宽恕，你们在哪里行方便呢？”“罐子，先生。”而唐·苏尔皮奇奥用他那谦恭有礼的语调回答：“说实话，使用一些小罐子。”向唐·费德利哥告辞之后，柯希莫由苏尔皮奇奥神父领着去拜访侨民中的各种人物，登上他们各自所在的树木。这些贵族老爷和贵妇人虽然在他们的生活起居中有着无法消除的种种不便，却个个都保持着惯常的端庄仪态。有些男人，垫上马鞍，骑坐在树杈上，这种方式令柯西莫十分喜爱，他在这么些年就没有想到过（“脚蹬子最有用处，”他立即想到，“可以解除吊着两脚的不舒适，坐得稍久腿脚就发麻。”）。有些人使用航海望远镜（他们中有一人有海军上将的军衔），大概只是用来在他们之间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地互相观望，开开心和聊聊天。夫人们和小姐们都坐在她们自己绣的垫子上，做着针线（唯有她们还干点活）或抚弄着喂得肥肥的猫。在那些树上有大量的猫，还有同样多的关在笼子里的鸟（可能是粘鸟胶上的牺牲品），只有一些鸽子是自由的，它们飞到少女的掌心上，被爱怜地摩挲着。在这些树上的沙龙里，柯希莫享受到郑重其事的款待。他们请他喝咖啡，然后很快就谈起他们在塞维利亚和格拉纳达的宫殿，他们留在那里的财产、粮仓和马厩，邀请他在他们恢复名誉时去做客，他们用深恶痛绝而又

恭恭敬敬的混合语调谈到把他们驱出国门的国王。有时候他们能够精确地区分开那个同他们的家族争夺权力的人与那个行使权威的王位，有时候他们在情绪冲动时故意把两种对立的认识混在一起。柯希莫呢，每当话题落到君主身上时，他就不知道脸上的表情应当如何是好了。在这些流亡者的一切举止言谈中都散发出忧愁和哀伤的气息。这多少符合他们的实况，也多少有些故作姿态，就像人们在说服别人的时候道理讲不清就以威严的态度加以补充一样。女孩子们——柯希莫第一眼看过去就觉得她们的皮肤多毛而无光泽——说话时活泼愉快的调子时隐时现，她们总是及时加以控制，她们之中有两位在踢毽子，从一棵梧桐树踢到另一棵梧桐树上。啪，啪，接着是娇声惊呼，毽子失落街上。一个小淘气鬼捡了起来，要了两个比塞塔才肯把毽子扔上去。在最后一棵树上，那是棵榆树，住着一位老者，被称为伯爵，没有戴假发，衣着寒酸。苏尔皮奇奥神父走过去时压低了说话声，柯西莫学着他的样子跟过去，伯爵不时拨开树枝，向坡下眺望。一片忽青忽黄的平原向远方延伸。苏尔皮奇奥轻声细气地告诉柯希莫，老人有一个儿子被关押在卡洛国王的监狱里，受尽酷刑。柯西莫明白了虽然所有的这些贵族老爷们声称自己是流亡者，却不得不时刻提醒自己记住并反复唠叨为什么和如何来到这里的，唯有这个老人才真正忍受着痛苦的折磨。这个拨开树枝的动作仿佛是在等待着另一片国土出现，这种把目光缓缓投向起伏的广袤大地的表情仿佛是希望不要遇见地平线，能够望见那个遥远的国家，这是柯西莫看到的第一个真正的身处流放境地的表现。他明白了伯爵的形象对于那班

贵族老爷所起的作用，也许起到了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赋予他们的生活一种意义的作用。而他，也许是最穷的，在祖国他肯定是他们中最没有权势的，现在却告诫他们应当忍耐，应当满怀希望。 拜访归来的途中，柯希莫看见一个以前没有见过的少女，她在一棵桤木上。他跳两步就到了那里。 那是一位长着一双极美的蓝里透紫的眼睛的少女，皮肤芬芳。她提着一只小桶。 ， “那么您是要下树了？” “不，有一棵弯曲的樱桃树在小井上遮荫，我们从那上边放下水桶。您跟我去看。” “为什么我刚才同大家见面时没有看见你？” “我去井边打水了。” 她莞尔一笑。水桶微倾，水从里面荡洒出来。他帮她提过水桶。 他们走过一棵树，越过一道院墙，她把他引至樱桃树的横枝上。下面就是小井。 “您看见了吗，男爵？” “您如何得知我是一位男爵呢？” “我什么都知道，”她粲然一笑，“我的姐妹们立即告诉我来过客人了。” “是踢毽子的那两个吗？” “依雷娜和拉依穆达，正是她们。” “是唐·费德利哥的女儿吗？” “是……” “您的名字呢。” “乌苏拉。” “您在树上走得比这里的其他任何人都好。” “我从小就在树上走。在格拉纳达我们家的庭院里有根大的树木。” “您能摘下那朵玫瑰花吗？”一朵玫瑰花攀援在一棵树的顶梢上开放。 “可惜不能。” “好，我来给您摘。”他走过去，拿着那朵玫瑰返回。乌苏拉嫣然微笑，伸出手来。 “我要亲自给您插上。请告诉我戴在哪儿。” “戴头上，谢谢。”她拉起他的手把花送到头上。 “现在您告诉我，您能够爬上那棵杏树吗？”他问道。 “那怎么行呀？”她嘻嘻地笑了，“我又不会飞呀。” “

您看，”柯希莫拿出一个绳套，“如果您肯系上这根绳子的话，我把您用滑轮拉上去。”“不……我害怕。”可是她在笑。

“这是我的办法。我在树上旅行多年了，一切全靠自己一人。”“我的妈呀！”他把她运送到那棵杏树上，然后他自己过去。杏树幼嫩，树冠不大。他们彼此靠得很近。乌苏拉由于飞荡过来，还在红着脸喘息。“吓坏了吗？”“没有。”可是她的心在蹦蹦直跳。“玫瑰花没有弄丢。”他说着，伸手把花扶正。于是，他们在树上紧紧地相挨着，越挤越紧，渐渐地拥抱在一起了。“哟！”她说。他先开始，他们亲吻起来。他们就这样开始了恋爱，小伙子幸福而又慌张，她愉快而毫不惊慌（对姑娘们来说，没有意外发生的事情）。这是柯希莫期待已久的爱情，现在突然到来，是如此之美好，他不明白为什么从前不能想象到它是很美的事情。最新奇的感觉是这美好的情感竟是如此之单纯，小伙子在那一时以为爱情应当永远是这样。

树上的男爵 十八桃树、杏树、樱桃树开花了，柯希莫和乌苏拉一起在花树丛中欢度时日。春天也给这个家族死气沉沉的氛围涂上了欢乐的色彩。我哥哥在流亡者的营地里很快就大显身手起来，他教人们以各种方式从一棵树转到另一棵树上，鼓励这些贵族世家摆脱矜持的旧习气，进行一些运动。他还架起一些索桥，让年老的人互相拜访。就这样，他在西班牙人之中留居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为营地安装了许多由他发明的设施：蓄水池、炉灶、皮的睡袋。当这些贵族老爷不赞同他所喜欢的主意时，创造的欲望促使他迎合他们的习惯进行新的发明。比如，他看见那些虔诚的人想正规地进行忏悔，他在树干上挖

出一间忏悔室。细瘦的唐·苏尔皮奇奥可以钻进去，从一个有栅栏和布帘的小窗子里倾听他们的过失。对于技术发明的单纯兴趣，还不足以使他摆脱那里的生活的轨道。他需要思想。柯希莫写信给书店老板奥尔贝凯，不久之后，通过邮政渠道从翁布罗萨给他寄到奥利瓦巴萨一批书籍。他就能够让乌苏拉阅读《保罗与维尔吉妮亚》和《新爱洛绮思》了。流亡者们经常聚集在一棵大橡树上开会，起草给君王的信。这些信一开始总是写些表示愤怒、抗议和威胁的话，简直就是一份最后通牒。但是到某一时刻，他们中就会有这个或那个人出来建议用更温和更礼貌的格式写，于是最终写成一份请愿书，他们宣称：臣等卑顺地匍匐于仁慈的陛下脚前乞求宽恕。这时伯爵站起身来，大家便缄口不言了。伯爵仰望高空，开始讲话，声音低沉而颤抖，他倾诉出他心中的那一切。当他重新坐下时、其余的人阴沉着脸不说话，没有人再提起请愿书了。柯希莫已经参加了这个团体，出席会议。在那里，他以年轻人的纯真的热情，讲解哲学家们的思想，指陈君主们的过失，以为可以用理性和正义来统治国家。可是在全体人员中，听他讲话的只有那位年迈的伯爵，他一心想方设法听懂并做出反应，还有读过几本书的乌苏拉和两位比其他女孩子头脑稍稍敏捷一些的姑娘。其余的人的脑袋就像鞋底一样，只有钉子才能扎进去。后来，这位伯爵慢慢地不再总是远眺沉思了，开始想读些书，卢梭的著作他觉得有点艰深，而喜欢孟德斯鸠，这已经迈出了一步。其余的贵族老爷什么书也不读，只有人背着苏尔皮奇奥神父向柯希莫借阅《少女》一书，专挑里面那些描写色情的章节读。就是这样

乡，在橡树上的集会，由于伯爵接受了新思想而发生又一次转折：现在谈论起去西班牙闹革命了。苏尔皮奇奥神父起初没有觉察出危险。他本人不是很敏感的，与整个上层宗教统治集团失去联系之后，他不太清楚什么是有毒害的思想，可是当他刚刚能够清理一下思想时（或者是，如其他人所说，刚刚收到一些盖有主教图章印的信时），他便开始说魔鬼钻进了他们的团体之中，将有一场雷雨闪电，把树木连同树上的人一起焚为灰烬。一天夜里，柯希莫被一阵呻吟惊醒。他提起灯笼赶过去，在伯爵的榆树上看见老人已被捆在树干上，那位耶稣会教士正在系紧绳结。“住手，神父！这是干什么？”“宗教裁判所的权力，小子！现在处置这个可恶的老头子，因为他宣扬异端邪说，放出恶魔，接着就将惩治你了！”耶稣会士从披风中抽出一把出鞘的剑。“迪·隆多男爵，你们家早就同我会有一笔未结清的帐！”“我那已故的父亲对了！”柯希莫阻挡住兵器大声说道，“耶稣会不容人！”他们在树上站不平稳地刺杀起来。唐·苏尔皮奇奥是一个出色的击剑手，我哥哥几次处于下风。当他们打到第三个回合时，伯爵清醒过来，放声呼喊。其他的流亡者们惊醒了，急忙赶过来，劝阻决斗的双方。苏尔皮奇奥立刻收起他的剑，好像不曾发生过事情一样，反而劝大家不要慌乱。这么严重的事件得到平息，如果不是在这个团体中，在其他任何人群里都是难以料想的，他们一心所想的只是息事宁人。唐·费德利哥极力从中斡旋，使唐·苏尔皮奇奥同伯爵之间实现了某种和解，一切便复归如前。柯希莫当然不得不提防，当他同乌苏拉一起在树上行走时，总是担心被耶稣会士

监视。他知道他在唐·费德利哥的耳边说三道四，想使殿下不再让姑娘同他出去。那些贵族家庭，接受的礼教确实是难以开化的，但是他们居于树上，处于流放的境地、对很多的东西也就不那么讲究了。他们觉得柯希莫是一个正派青年，有爵位，有才干，没有人强迫他同他们一起留居在那里，尽管他们也明白在他同乌苏拉之间一定有了相互爱慕的感情，并看见他们经常跑到远处的果树林里去采摘水果和鲜花。他们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看见什么可以说长道短的事情。可是现在，由于唐·苏尔皮奇奥的诋毁，唐·费德利哥不能再假装知道了。他把柯希莫召到他的梧桐树上来谈话。苏尔皮奇奥在他身旁，一个黑色的细长条儿。“男爵，人们告诉我，经常看见你同我的女儿在一起。”“她教我讲你们的语言，陛下。”“你多大了？”“我快满19岁了。”“很年轻！太年轻了！我的女儿是一个闺中待嫁的姑娘，你为什么同她在一起？”“乌苏拉17岁……”“你已经想成家了吗？”“想什么？”“老兄，我女儿没有教好你西班牙语。我说的是你是否想选择一位新娘，建立一个家庭。”苏尔皮奇奥和柯希莫，同时地做了一个向前摊开两只手的动作。谈话转了方向，不如耶稣会士所希望的那样，也更出乎我哥哥的意料之外。“我的家……”柯希莫说，他指指周围，指指更高的树枝天上的白云，“到处都是我的家，一切我可以攀得上去的地方，我往上去……”“不是说这个，”费德利哥亲王摇头，“男爵，如果你愿意在我们将来回去时到格拉纳达来，你将会看到西埃拉最富有的庄园，比这里好。”唐·苏尔皮奇奥再也不能不说话了，“殿下，可是这

个年轻人是一个伏尔泰分子……他不应当再同您的女儿来往……” “噢，他很年轻，很年轻，思想不稳定，让他成家。一旦结了婚，这些想法就会消失。到格拉纳达来吧，来吧。” “非常感谢您……我将会考虑的……” 柯希莫翻转拿在手中的猫皮帽子，频频鞠着躬退出。当他再见到乌苏拉时显得心事重重：“乌苏拉，你看，你父亲找我谈过了……他对我谈到一些事情……” 乌苏拉害怕了：“他不愿意我们再见面吗？” “不是这样……他要我，在你们不再被流放时，同你们去格拉纳达……” “是吗！太好了！” “可是…你看，我爱你，但我一直生活在树上，我要留在这上面……” “噢，柯希莫，在我们那里也有一些美丽的树木……” “对，可是在同你们一起旅行的时候，我不得不下去，一旦我下树……” “你不要发愁，柯希莫，反正我们现在是流亡者，也许终生如此了。” 我哥哥不再苦恼。但是乌苏拉没有预计正确。不久之后一封盖有西班牙王朝印章的信件送到唐·费德利哥的手上。经教皇陛下的仁慈特许，流放的成命被取消。流亡的贵族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园，可以重新拥有自己的财产。人们立刻在梧桐树上欢欣跳跃。“回家去！回家去！马德里！加的斯，塞维利亚！” 消息在城市里传开，奥利瓦巴萨城的人们带着木梯赶来，流亡者中有的人下树，接受人们的祝贺，有的人收拾行李。“可事情并没有完结！” 伯爵大声说道，“大臣们会同意吗，还有国王！” 由于他的流亡伙伴中此时无人表示出愿意听他说话的样子，而且贵妇们已经在为她们的衣饰过时而发愁，考虑全盘更新。他便开始向奥瓦利巴萨的居民们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现在我们回西

班牙去了，你们看着吧！我们到那里去算账，我和这个年轻人将判他们死刑。”他指指柯希莫。而柯西莫慌忙做出否定的示意。唐·费德利哥。由人架着胳膊下了地。“下来吧，勇敢的年轻人！”他朝柯希莫喊道：“勇敢的年轻人，下来吧！同我们一起去格拉纳达！”柯希莫蹲在一棵树上，躲起来。亲王说：“为什么不去？你将是我的儿子！”“流放结束了！”伯爵说，“我们终于可以把我们考虑了很久的事情付诸行动了！男爵，你留在树上做什么事情呢？没有理由呀！”柯希莫张开双臂：“我比你们早到这上面来，先生们，我也要留到最后。”“你要后退吗？”伯爵大声嚷。“不，是抵抗。”男爵回答。乌苏拉早已跟着第一批人下树，正同姐妹们一起忙着把行李装进一辆马车，这时她扑向那棵树：“那么，我同你一起留下！我同你一起留下！”她跑上梯子。四、五个人上前把她拦住，从上面拽下来，把梯子从树上撤走了。“再见了，乌苏拉，祝你幸福！”柯希莫说道。这时人们强行把她送进马车，车启程离去。响起一阵欢悦的狗叫。短脚狗佳佳在主人留在奥利瓦巴萨期间经常不满地狂吠，也许是由于同西班牙人养的猫不断地打架被激怒的缘故，现在它显出恢复了愉快的神情。它开始追逐少数几只被遗忘在树上的猫，只是为了逗乐。那几只猫竖起浑身皮毛，气咻咻地应战。有的骑马，有的乘车，有的坐轿式马车，流放者们走了。街道显得空荡荡的。在奥利瓦巴萨的树枝上只剩下我哥哥一人。枝头上还挂着一枝羽毛、一根发带或一条花边之类的东西。在风中飘来飘去，树上还扔有一只手套，一顶带花边的遮阳帽，一把扇子，一只钉着马刺的靴子

等物品。树上的男爵 十九 皓月当空。蛙声闹嚷，燕雀啁啾，这就是男爵回到翁布罗萨时看到的盛夏景象：他的心绪不宁，像只小鸟似的从这个枝头跳到那个枝头，打听消息，伤感而无所事事。很快就开始传出流言，说一个叫凯基娜的，住在山谷的对面，是他的情妇。这个姑娘必定是住在一座独处一方的房子里，同一个耳聋的婶子在一起，一根橄榄树的树枝伸到她的窗下。广场上那些闲人讨论这事情到底有无。“我看见他们了，她在窗台前，他在树枝上。他像一只蝙蝠似地朝她招手，她嘻嘻地笑！”“在适当的时机他跳下来了！”“不行，他发过誓终生不下树……”“算了吧，他替自己立了规矩，也可以定出例外……”“嗨，一旦开始破例……”“不，我告诉您：是她从窗口跳上橄榄树！”“那他们怎么干呢？很不方便……”“我说他们互相连碰都没碰一下。是的，他追求她，或者是她答应了他。可是他在那树上不下来……”是，不是，他，她，窗台，跳，树枝……争论喋喋不休。未婚夫们，丈夫们，现在如果他们的恋人或妻子抬头望树，可要留神了。女人们，从她们那方面来说，一见面就“叽叽叽……”她们议论谁呢？他。凯基娜或者不是凯基娜，通奸的事情是有，我哥哥却从来没有从树上下来过。有一次我遇见他肩上扛着床垫，就像平时我们看见他把火枪、绳子、斧头、行囊、水壶、火药瓶扛在肩上一样自然。一个名叫朵萝特阿的风尘女子，曾跑来告诉我，她同他幽会过，是她自己主动要求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对他有所了解。“你的印象如何呢？”“嗨！我很满意……”另一位，那个叫佐贝依达的，对我讲了一个她梦见了“在树上

攀援的男人”（她这么称呼他）的故事，这个故事是那樣的真实而详尽，使我相信这是她真正经历过的事情。”当然，我不了解这些风流韵事是如何进行的，柯希莫倒真是对女人们有某种魅力，自从他同那些西班牙人相处之后，他学会了更加注意修饰自己的外表，他不再穿着兽皮像只狗熊似地到处跑了。他穿长袜子和考究的燕尾服，戴英国式的大礼帽，刮胡须，戴假发。甚至，人们已经能够根据他如何打扮而断定他是去打猎还是去幽会。有那么一段风流佳话，翁布罗萨当地的一位中年贵妇人。（我不披露其姓名，她的儿孙们还住在这里，说这些可能得罪他们，但在当时可是一件尽人皆知的事情），总是坐马车出门：独身一人，带着一个赶车的老车夫，她让他沿着大路走一段之后拐入森林。到了某一地点，她就说：“焦维塔，”她叫车夫，“林子里长出了许多蘑菇。他去吧，采满了这只篮子，再回来。”她交给他一只大篓子。这个可怜的人，拖着寒风湿病的腿，走下座位把大篓子背上肩，离开道路，开始在蕨草和露水中探路，一步步走进山毛榉里，在每一片叶了寻找，以便发现一朵牛肝菌或一朵马勃菌。与此同时，那贵妇人从马车里消失了，仿佛被从空中劫走，到了路边高高的树上的繁枝密叶里。其余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只是好几次，有人从那里经过时，看见马车空着停在森林里。后来，就像她失踪时一样神秘，那贵妇人又端坐在马车里了，含情脉脉地凝视着。焦维塔回来了，腿上手上粘满泥土，带回放在篓子里很少几个采集到的蘑菇，马车又启动了。诸如此类的故事人们说得很多，特别是在一些热那亚贵妇的家里，她们为有钱的男人们举行聚

会（当我是单身汉时，也经常去），于是有五位太太产生了去拜访柯希莫的愿望。人们说他在一棵橡树上，现在那棵树还叫五雀橡树，我们上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是一个名叫杰的卖甜葡萄的小贩说起的，这个人诚实可信。那是一个出太阳的好天，这位杰到森林里打猎，走到那棵橡树边，他看见了什么呀？柯希莫把那五个女人都带上树了，这边坐一个，那边坐一个，她们全部脱光了衣服晒太阳，撑着伞以防太阳晒伤皮肤。男爵坐在当中，朗诵拉丁文的诗句。他没有听清是奥维德的还是卢克莱修的。这样的故事人们讲了许多，其中哪些是真的，我也不知道。在那个时候他在这些事情上守口如瓶，并且显得一本正经的样子，老年时他却都说出来，甚至说得太多，可是大部分故事既不发生在天上也不在地上，连他自己也弄不清楚。事实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那么一种风气，当一个姑娘身子臃肿起来又不知道是谁造下的孽时，最方便的作法就是把这过错推到他身上。有一次一个女孩子述说：她去摘橄榄时，只觉得被两只像猴子似的长臂提起来……不久之后由此而生下一对双胞胎。翁布罗萨遍地都有男爵的私生子，有真的也有假的。现在他们都长大了，有的是真的，长得很像他，但也可能是心理暗示作用，因为怀孕的女人看见柯希莫忽然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上，有时不免受惊吓。可是，我对那些指名道姓的故事一般是不相信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像人们说的那样有许多女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确实跟他相识的女人宁愿不声张。此外，如果他有许多女人在身边的话，就不能解释他为何在月夜里像只猫似地在翁布罗萨城外的那一圈果园里，围着住

宅周围的无花果树、梅子树和石榴树转来转去。他唉声叹气，发出一些叹息声，或者是哈欠声，或者是呻吟声。虽然他尽量控制，想表现得正常一些，让别人能够容忍，可是从他喉咙里发出的却是像狼嚎或猫叫的声音。已经了解他的翁布罗萨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也不害怕，他们在床铺上翻个身，说道：“是男爵在找女人，我们希望他找到，让我们能安生睡觉。”

有时候，某个老头儿，就是那种为失眠苦恼，一听到动静就喜欢跑到窗前的人，伸出脑袋朝果园里张望，看见他在无花果树上的身影，被月亮照到地面上。“您今天夜里不能入眠，阁下？”

“不能。我转悠很久了，我总是清醒着。”柯希莫说道，好像他是在说他躺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只等待着眼皮下沉的感到到来似地，那时他却是像个杂技演员一样吊在树上，“我不知今天晚上有什么，一股燥热，一种烦躁，也许天气正在起变化，您也感觉到了吗？”

“呃，感觉到了，感觉到了……可是我老了，阁下，而你有热血在向上涌……”

“对，往上涌……”

“那么，您试试往远处走，男爵先生，这里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你，这里只有一些黎明即起的穷人家，现在他们在睡觉……”

柯西莫不答话，钻进树里走向别的果园。他一向懂得掌握分寸，另一方面翁布罗萨的居民总是善于谅解他的这些怪癖，既是因为他总还是男爵，又是因为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男爵。

有些时候，这些从他的胸膛里发出的野性的音符传入了其它的窗口，一些更愿意听的窗口。只要有一支蜡烛点燃，只要有低低的柔和的笑声，只要有从灯光和人影之间传出的女性的说话声，虽然听不甚明白，但肯定是拿他开玩笑，或者是学他的

怪声怪调，或者是假装呼唤他，这对这个跳上树了的流浪者已经算是一种正经的对待，已经算是爱抚了。来了，一会儿一个厚颜无耻的妇人从窗口探出身来，好像要看看是怎么回事，她还带着床上的热气，敞胸露怀，披头散发，大张着两片嘴唇露出白牙嘻笑着，他们对谈起来。“是谁呀？一只猫吗？”他说：“是男人，是男人。”“一个男人作猫叫吗？”“唉，我在叹气。”“为什么？你缺少什么？”“我缺少你有的那个。”“什么东西呀？”“你到这里来，我告诉你……”他从来没有遇到男人们粗暴无礼的对待，或者是报复，我是说，这表明——我以为是——他没有构成大危险。仅有一次，很神秘地，他被打伤了。翁布罗萨的治伤大夫不得不爬上一棵核桃树，因为他在那里呻吟。他的一条腿上嵌满了枪打出的霰弹，是很细小的打麻雀用的那种，必须用钳子一粒一粒地夹出来，弄得他很痛，但是很快就痊愈了。永远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当他跨越一棵树时，冷不防挨了一枪。在养伤期间，他在核桃树上不能动弹，他又重新开始了极为认真的学习。就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写一份《一个建立在树上的国家的宪法草案》，在其中描写想象中的由正直的人们居住的树木共和国。他开头写的是一篇关于法律和政府的专题论文，可是在写作过程中，他的虚构复杂故事的本领占了上风，后面插入了惊险情节、决斗和色情故事，有一章专讲婚姻问题，变成了一本杂记。书的结尾应当是这样：作者创立了在树顶上的完善国家，说服全人类在那里定居并且生活得幸福，他自己却走下树，生活在已经荒芜的大地上。大概应当是这样。可是书没有写完。我寄了一

个简写本给狄德罗，署名很简单：柯希莫·隆多，百科全书的读者。狄德罗寄回一张名片表示感谢。树上的男爵二十 关于这段时期，我不能说得很多，因为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旅行正安排在那个时期。我那时年满21岁，可以领受一份家业了，得到的这笔财产令我喜出望外，因为我哥哥要得很少，我母亲也要得不比他多，这可怜的人在晚年衰老得很快。我哥哥要签署一份全部家产的使用收益证书给我，只要我按月给他一笔生活费，替他纳税和料理一下家务。我要做的事情只是管理田庄，为自己挑选一房妻室，我已经看到自己面前的那种正规而宁静的生活，因为虽然发生了过渡时期的大骚动，我也能够生活得很像样了。可是，在这种生活开始之前，我做了一段时间的旅行。我也到过巴黎，正巧赶上看见欢迎伏尔泰在经历一场多年悲剧之后归来的盛大场面。但在这里不是回忆我的生平，当然那是不值得一写的。我想说的是在这次旅途中的一切所到之处，翁布罗萨的树上人的名声也在外国传遍的事实着实令我吃惊。我甚至在了一本历书上看见一张附有以下文字的画像：“翁布罗萨（热那亚共和国）的野人，单独生活在树上。”他们把他画成一个全身长毛、有长胡子和长尾巴的怪物，吃着一只蚱蜢。这张画像放在魔鬼一章里，夹在阴阳人和美人鱼之间。遇到这一类的幻想。我一般都小心地不说出那野人是我哥哥。但是我在巴黎被邀请出席伏尔泰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发表了严正声明。老哲学家坐在他的靠椅上，承受一群贵妇人的宠爱，兴高采烈犹如过复活节，说话凌厉好比一只豪猪。当他知道我来自翁布罗萨时，他问我：“骑士先生，在您的故乡是有一位哲学家

像猴子一样生活在树上吗？”我感到很荣幸，情不自禁地回答他：“阁下，他是我的兄弟，迪·隆多男爵。”伏尔泰非常惊讶，也许因为有那种表现的人的兄弟竟然是显得如此正常的人，他开始问我一些问题，比如：“您的哥哥呆在那上面，是想上天吗？”“我哥哥认为，”我回答，“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伏尔泰非常欣赏这样的答复。“从前，只是大自然创造生命现象，”他总结道，“现在是理智。”老哲人开始了关于他那虔诚的一神论的宏论。我不得不很快中断旅行，回到翁布罗萨，一封急电把我召回去。我们的母亲气喘病突然加重，可怜的人从此卧床不起。当我迈过栅栏，抬头看我们我们的别墅时，我相信会看见他在那里，柯希莫已经攀上了紧靠着我们母亲的窗台的一棵高大的桑树。“柯希莫！”我呼唤他，但是压低了声音。他朝我打手势，把所有要说的意思全表达了：妈妈的病情略有好转，但是一直很严重，要我上楼去，但脚步要轻。房间的半明半暗，妈妈躺在床上，由一大叠枕头垫起的肩膀仿佛比我们过去看见的要宽大一些，她身边有不多几个女仆。巴蒂斯塔还没有来，因为应当送她来的丈夫，那位伯爵忙于收获葡萄而分不开身。打开着的那扇窗户在阴暗的房间里显得很突出，柯希莫就正对着窗子站在树枝上。我弯腰去吻母亲的手。她立刻认出了我，把手放在我头上：“哦，你来了，彼亚哥……”她的声音细若游丝，但是当气喘不太憋闷胸口时，她说话清楚，头脑很清醒。不过，当我听到她毫无区别地对着我同柯希莫说话，好像他也站在床头一样时，我很是吃惊。柯希莫从树上回答她。“我吃过药很久了吗？柯希莫

。” “不，才几分钟，妈妈，您等一会儿再服药，现在对您不合适。” 一会儿她说：“柯希莫，给我一瓣桔子。” 我很纳闷。可是当我看到柯希莫从窗处伸进一支船上用的渔叉并用它从一张条桌上取了一片桔子，把它送到母亲的手上时，我更觉得惊奇了。我发现所有这些小事情，她喜欢叫他。“柯希莫，给我披肩。” 他使用那叉子从扔在椅子上的东西里找起来，挑起那条披肩，递到她面前。“找到了，妈妈。” “谢谢，我的儿子。” 她对他说话总像是他只隔一步之遥，但我看出她从不吩咐他做从树上办不到的事情。在这种时候她总是叫我或者是叫女佣人。夜里妈妈不能安睡。柯希莫留在树上守护她，树上挂一盏小灯，使她能够在黑暗中看见他。清晨是气喘病患者最难熬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分散她的注意力。柯西莫就用一支竖笛吹奏小调，或者模仿鸟叫，或者逮些蝴蝶，然后把它们放进屋里飞舞，或者摘几束藤萝花。那是一个出太阳的晴天。柯希莫在树上拿着一只小碗，他开始吹肥皂泡，他把那些泡泡吹进房间里，吹向病人的床头。妈妈看见彩虹般颜色的泡泡飘动，飞满了房间，她说：“啊，你们在玩什么！” 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她总是不赞成我们的游戏，觉得太无意思太幼稚。可是现在，也许是破天荒头一回，她喜欢我们的玩艺儿。肥皂泡飞到她的脸上，她吹气把它弄炸，微笑起来。一个泡泡落到了她的嘴唇上，停留在那里不动了。我们大家俯身趋前，小碗从柯希莫的手上掉落下来。她死了。丧事过后或迟或早就会有喜事，这是生活的规律。在我们的母亲去世一年之后，我同附近的一位贵族少女订婚了。我说尽好话劝我的未婚妻以后

来翁布罗萨居住：她害怕我哥哥、她以为他是一个在树叶中行走，趁人不备从窗户里窥视室内人的一举一动的家伙，这种想法使她心里充满惧怕，又因为她从未见过柯希莫，想象中他像个印第安人。为了消除她的恐惧，我举办了一次露天宴会，筵席摆在树下，柯希莫也被邀请出席。他在我们头上的一棵山毛榉上，就着放置在一个托架上的盘子进餐。我应当说虽然他从来没有练习过如何同众人一起吃饭，他的举止还是很得体的。我的未婚妻稍稍安心一些了，她觉得除了生活在树上之外，他是一个同大家完全一样的人，但是她对他还是怀有一种难以克服的不信任感。当我们行过婚礼，一起在翁布罗萨的别墅里安顿下来后，她还是竭力回避大伯，不仅不愿同他说话，而且还尽量不同他照面，虽然可怜的他，经常给她送来一束束鲜花或者一些珍贵的兽皮。当孩子们开始一个个地出生并长大时，她就考虑同伯父接近可能对他们的教育产生不良影响。在我们没有搬家前她一直忧心忡忡。后来我们把我们家在隆多旧封地上久无人住的古堡重新装修一番，决定住得离翁布罗萨远一些，使孩子们不致学他的坏榜样。光阴荏苒。柯希莫也感觉到时间的流逝。矮脚狗佳佳的变化是标志，它老了，不再有跟着一群猎犬去追狐狸的劲头了，也不再想同丹麦种的大母狗或马斯蒂内种的凶母狗进行荒唐的恋爱了。它总是蜷曲在地上，仿佛不值得为了站着时肚皮与地面之间的那么一点点距离而直立起身子来。它从头至尾地平躺在柯希莫所在的树脚下，眼睛疲倦地瞟着主人，勉强地慢慢摇动尾巴。柯希莫变得无精打采，时光消失的感觉表明他对自己成天在那些树枝上爬上爬下的生活不

满意。无论是打猎、逢场作戏的情爱还是读书都不能使他获得完全的满足。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发起疯来，飞快地爬上树枝最柔嫩的细弱梢尖上，好像要在树顶上找出一些从那上面长出的新的树木，以便再往上攀。一天，佳佳显得很烦躁。它好像嗅到春天的气息，它仰起脸来闻一闻，又垂落下来。它两三次起身，在周围转转，又躺下。它突然间跑起来，它跑得很慢。后来，每隔一会儿就停下来喘一口气。柯希莫在树上紧跟着它。佳佳跑上森林里的路。它好像认准了一个方向，因为尽管它不时地停歇、撒尿、伸着舌头瞧瞧主人，却很快地振作精神，毫不犹豫地又上路了。它就这样进入了柯希莫过去很少来，几乎是很陌生的地方，因为这里通向托莱马依科公爵的禁猎区。公爵已是耄耋之人，不知有多少年不打猎了，但是任何偷猎者也不能涉足他的禁地，因为猎场的看守人数众多而且总是防范严密。他们对柯希莫早有议论，因此柯希莫宁可离得远些。此刻佳佳和柯希莫钻进托莱马依科亲王的禁猎区内，但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去追逐那些众多的猎物，矮脚狗朝着一种对它的神秘的召唤直奔而去，男爵被急于弄清这条狗要去哪里的好奇心所控制。矮脚狗来到森林的尽头出现一块草坪的地方。两头蹲在石柱上的石狮背负着一枚徽章。或许从这里开始应当是一座园林、一个花园，到托莱马依科领地中的私人住宅处了。可是只有那两石头狮子。草坪宽阔，浅草碧绿，只有远望绿草的尽头才看见一片苍黛色的橡树背景。天边有一层薄薄的浮云。听不见一声鸟啼。那片草坪的景象令柯希莫惊慌失措，他一直生活在树木繁茂的翁布罗萨，自信能够顺着他自己的路

到达任何地点，前面这块天空之下空旷坦荡的无树平地却是无法逾越的，他感到头晕目眩不能自持。佳佳冲进草地，好像青春重返似的跑得劲头十足。柯希莫蹲在一株白腊树上打唿哨。呼唤它：“这儿，回这儿，佳佳！你去哪里？”但是那狗并不理睬他，连头也不回，它沿着草地往前跑呀跑，跑得远远的，只见它的尾巴变成了一个逗号，后来这逗号也看不见了。柯希莫在树上直搓手。虽然矮脚狗的逃离对他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现在佳佳消失在那片他无法跨越的草地上，它的这次逃跑就实在令他担忧了。而且他还要无期限地等待，等待着草地的那边出现什么。正当他思量这些时，听见白腊树下响起脚步声。他看见一位猎场看守人走过，只见他手插在衣袋里，口里吹着口哨，说实在的，同领地里那些凶神恶煞似的看守相比，他未免有些衣冠不整和松松垮垮的样子，然而他穿的制服上有徽章，正是公爵的家丁的那种样式。柯希莫靠紧树干隐蔽起来。后来，他对狗的挂虑占了上风，他叫住那位看守：“喂、您，军士，看见过一条矮脚猎犬吗？”那看守抬起头来：“啊，是您！会飞的猎人带着会爬的狗！没有，我没有看见那条矮脚狗！今天早晨。您打到什么好东西啦？”柯希莫已经认出他是最卖力气反对他的那伙人中的一员，于是说道：“没有，我的狗跑了，我不得不追到这里来……我的枪没有装子弹……”看守说：“哟，您尽管装子弹，您开枪打个够吧！反正，已经这样了！”“什么事情已经这样了？”“公爵已经死了，谁还愿意再管这块狩猎禁地呢？”“噢，是这样。他死了，我还不知道。”“他死后下葬三个月了。他的大房和二房的继承人以

及新娶的小寡妇正吵得不可开交呐。” “他有第三房妻子？” “是他死的前一年，80岁时娶的，她是一个21岁或稍大点的姑娘，我跟您说这真是发疯，这新娘没有同他在一起呆过一天，只是现在才开始来查看他的领地。她不喜欢这些地方。” “怎么，她不喜欢？” “可不是吗，她住进一座宫殿，或一座庄园，带着她的全班人马到来，因为她身后总是跟着一帮痴情的追求者。过了三天她就觉得一切都丑陋不堪，一切都令人厌烦，便扬长而去。这时其它的继承人就跳出来，涌到这块地方，争夺所有权。而她说：‘好吧，你们拿去吧！’现在她来到这个狩猎行宫，可是能逗留多久呢？我说长不了。” “狩猎行宫在哪里？” “在草地的那一头，橡树后门。” “那么我的狗是去那里了……” “它一定是去找肉骨头了……请原谅，我想阁下您是要在树上多呆一会儿了！”他放声大笑。柯西莫不理睬他，望着无法穿越的草地，等待矮脚狗返回。它一天未归。第二天柯西莫又来到白腊树上，凝视着草地，虽然那草地使他束手无策，他也不时朝那里看。傍晚时分，矮脚狗出现了，只有柯西莫的锐利的目力才能分辨出草地上的那么一小点儿，越来越清楚地走过了。“佳佳！过来！你去哪儿了？”那狗站住，摇摇尾巴，看着主人，狺狺而吠，好像是邀请他过去，跟它走。可是它想到他不能跨越那段路程，便向后转身，摇摇晃晃地走开，又回头顾盼。“奥蒂摩，马西莫！回来！奥蒂摩·马西莫！”矮脚犬却跑远了，消失在草地的深处。不久走过来两个猎场看守。“您一直在那里等候那只狗呀，阁下！可是我看见它在行宫里受到很好的照顾……” “怎么回事？” “可不

是嘛，侯爵夫人，也就是新寡的公爵夫人——我们称她侯爵夫人，因为她在娘家时是侯爵小姐——热烈欢迎它，就像她过去一直是它的主人似的。那是一只一钱不值的狗，阁下，请允许我这么说，现在它可找到一个舒服的地方啦，它留在那里了……”两名家丁嘲弄地笑着走开。佳佳不再回来。柯希莫天天守在白腊树上观望草坪，仿佛可以从草地上悟出长久以来在内心折磨着他的那个东西：对于远方的思念、空虚感、期待，这些思想本身可以延绵不断，比生命更长久。

二十一

有一天，柯希莫在白腊树上观望。太阳金光耀眼，一道光芒直射草地，使豌豆似的黄绿变成了翡翠般碧绿。远处深黛色的橡树林里有些树枝摇动，从里面跳出一匹骏马。马鞍上驮着一位黑衣骑士，穿一件披风，不对，是一条长裙，不是一个男骑士，而是一位女骑手，她急驰而来，是一位金发女郎。

柯希莫开始心怦怦直跳，他满心希望那位女骑士走近，以便能够看清她的脸，那张面孔将是美丽非凡的。可是除了期待她的到来和期待她的芳容之外，还有第三种期待。这与前两个企盼交织在一起的第三个企盼是希望这越来越光彩照人的美貌能够满足内心需要，唤起一个几乎淡忘了的熟悉印象，一个只剩下一一种轮廓，一种色彩的记忆，并希望能使其余的东西一起

重新浮现，或者最好是在现成的某种东西里重新找到记忆中的东西。

他这样思忖着，竟然没有看见此时她正靠近了他旁边的草地的边缘，那里耸立着狮子石柱。而这种期待开始变得痛苦起来，因为他发觉女骑士并不是朝着石狮直线地穿越草地，而是斜行穿插，因此她可能很快重新隐遁森林。

正当他快要看不见她时，她猛然拨转坐骑，现在从另一条斜线横越草地，这条路线肯定会使她离他稍近一些，但是同样可能导致她在草地的对面消失。

正在这时候柯希莫发现另外两匹有人骑着的棕色马从树林里钻出，来到草地上。他很扫兴，但是他尽力马上消除这不愉快的想法，坚决认为那两个骑士无足轻重，只消看着他们如何跟在她后面东奔西跑就是了。他们当然是不足挂虑的，虽然；他不得不承认他们给他带来了厌恶之感。

这时，那女骑士没有离开草地，又一次调转马头，但是向后转，离柯希莫更远了……不，此刻那马在原地转圈，在那里飞跑，那动作像是故意让两位乱跑的骑士摸不清方向，实际上那两位现在跑远了，他们还没明白她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去了。

现在一切都真正朝着他来了：女骑士在阳光下飞驰，越来越美、越来越符合柯希莫记忆中渴求的东西，唯一令人不放心的的是她的路线依旧是七弯八拐的，让人不能预先看出她的意图。两位男骑士也不明白她在往哪里去。他们竭力跟上她的变化、结果白走了许多路。但是他们始终显得意志坚定，身手矫健。

来了，出乎柯希莫的意料之外，骑马的女子来到离他很近的草地的边缘上，现在她从两根石柱之间穿过，蹲在那上面的两只狮子仿佛是为了欢迎她而放上去的。她转身向草地和草地上的那一头做了一个表示告别的宽广动作，迎面向前跑来，从白腊树下经过。柯希莫这时看清了她的面庞和整个人。她端坐在马鞍上，有一张少女气息的高傲女人的脸，前额恰当地生在那双眼睛之上，眼睛恰当地长在那张脸上，鼻子、嘴巴、下巴、脖子，她的每一部分都恰到好处地与她的其它部分相称。这一切一切都使他回忆起十二岁时他上树的第一天见到的那个打秋千的女孩：索福尼斯芭·薇莪拉·薇莪兰特·翁达利瓦。

这个发现，也就是在刚看见她的最初一瞬间就产生了的说不清的感受发展到了能够向自己宣告是这样一个发现的程度了。使柯希莫浑身热血沸腾，他真想大声呼唤，使她抬起头来看看白腊树，看到他自己，可是从他的喉咙里发出的只是白鹇的鸣叫声，她没有转过身来。

现在白马跑进了栗子树林，马蹄踩破了散落在地上的长着毛刺的栗子球，使光亮的木质硬果壳露出来。女骑士忽东忽西地策马前行，柯希莫时而想她已经走远了，追不上了，时而在树上看见她突然重新出现在前面的两行树干之间。她的忽隐忽现使他更激动，回忆使男爵心中犹如一团热火升腾，他想让她听见一声呼唤，表示自己的存在，可是从他嘴唇上响起的只是山鹑的啾啾声，她没有注意。

两位紧追不舍的男骑士，似乎还没有弄清楚她的意图和路线，继续向错误的方向跑，不是闯进了荆棘丛生的荒地就是陷入了沼泽之中，而她却安然无恙地飞驰，别人休想抓得着她。她还不时向骑士们发出种种命令或提示，有时扬起拿马鞭的手。有时从角豆树上摘下豆夹扔在地上，表示告诉他们应当从那里走。骑士们立刻奔向那个方向，沿着草地或河岸急驰，可是她却转向另一边，不再理睬他们。

“是她！是她！”柯希莫想着，希望使他越来越兴奋。他想大声叫她的名字，可是从嘴唇上出来的却只是一声鹑鸟悠长的哀鸣。

可以看出她的这些来去，对骑士们的欺骗和耍弄的花招都是围绕着一路线。虽然它弯弯曲曲并不规则，仍不失为一种可能的愿望。猜出这种企图，不再持追不上她的想法，柯希莫自言自语：“我要去她将到的地方。至少，她要去那边就不会

停留在这里。”他跳上他的路，走向翁达利瓦家荒废的旧花园。

在浓荫之下，在那芳香四溢的空气里，在那些颜色和形质独特的树木花草之中，他沉浸在对那个小女孩的回忆里，几乎忘记了女骑士，或者是他没有忘记她，只是觉得也可能不是她，虽然对她的等待和盼望已经是那么真切，就像她已经来到了那里。

他听见一阵响动，是白马踏在鹅卵石上的蹄声。她进入花园后不再疾驰，女骑士好像要仔细地打量和辨认每一件东西。听不见愚笨的男骑士们的任何动静，她一定是彻底地把他们甩掉了。

他看见她了。她环绕着水池、凉亭和水缸走了一圈，看见垂挂着气根的树木变得粗壮了，王兰花落英缤纷。但她没有看见他。他用戴胜鸟的咕咕叫，用草地鹨的啁鸣，呼唤她，这些声音汇入了花园中各种鸟雀的繁多的啁啾中。

她下了马鞍，握着缰绳，牵马步行。它来到别墅前，放开马，走进门厅。她大声吩咐：“奥尔登西亚！加埃达诺！达尔奎尼奥！这儿需要粉刷，需要重新油漆百叶窗，把壁毯挂起来！我要在这里放圆桌，那里放长条桌，中间摆斯频耐琴，所有的画都要换位置。”

柯希莫这时才明白，在他粗心大意地看来一直是无人居住的关闭的房子，现在却是敞开着的，里面有许多人。仆人们在打扫卫生、整理房间、开窗通风、布置家具、拍打地毯，是薇莪拉回来了。那么，薇莪拉重新定居翁布罗萨，她重新拥有她小时候离去的别墅！但是，柯希莫胸中高兴的心跳与害怕的心跳没有很大区别，因为是她回来了，在他眼前的她是这样地超出他的预想和傲气十足，这就意味着他失去了她，记忆中的她不复存在了，那在树叶的神秘的芬芳之中和阳光穿过的绿色里的她不复存在了。这就意味着他将不得不躲开她，那么对孩提时的她的最初的记忆也将消失。

柯希莫在这种变化了的心跳中看见她在仆人中走动，指挥他们搬动长沙发、钢琴、角柜、接着匆匆走进花园，重新骑上马，后门跟着一群仍然恭候吩咐的人，现在她对园丁们讲话，告诉他们应当如何重新修饰荒芜了的花坛，如何在小路上重新铺设被雨水冲掉的鹅卵石，如何重新安置柳条椅、秋千……

她高高地扬起手指指以前挂过秋千的那根树枝，现在应当重新吊起秋千，绳子应当多长，摆动的幅度应当多大。她这么指手画脚地说着，眼光投到了玉兰树上。从前柯希莫就是从那上面出现在她面前的。他在玉兰树上，就在那里，她又看见了他。

诧异，非常惊讶。他们都说不出话来了。当然，她立刻恢复了常态，像平素一样摆出一副骄矜的架式，但是就在她露出惊奇表情的那一刹那间，她的眼睛和嘴笑了，露出一颗牙齿，同她小时候一模一样。

“你！”接着她尽可能地用一个人谈起一件寻常事情的语气，但她没能掩饰住她的高兴和兴趣：“哟，你从那时候起就一直这样留在这里，从没有下来过吗？”

柯希莫终于把快要冲口而出的麻雀的叫声变成了一句话：“对，是我，薇莪拉，你还记得吗？”

“从来没有，真的从来没有把脚踏上地面吗？”

“没有。”

而她，好像觉得自己过分坦率：“噢，你看你不是做到了吗？那么后来不是很难办。”

“我等你回来……”

“好极了！喂，你们，把那幅窗帘放到哪儿去呀！都放在这儿，我看着！”她回过头来打量他。柯希莫那天是一身打猎的装扮，头戴猫皮帽，肩挎火枪，显得粗野。“你像鲁宾逊！

“你读过那本书！”他马上说道，为了向她显示自己也知道。

薇莪拉已经掉过头去：“伽埃达诺！阿姆贝利奥！枯树叶！到处都是枯树叶！”又对他说：“过一小时以后，在花园的尽头见，你等着我。”她骑上马跑去发号施令了。

柯西莫跳进树林深处。他真希望这些树木比现在还稠密一千倍，他必须踏过大量的树叶、树枝、荆棘、香忍冬和铁线蕨并且钻进去，只有当全身都被草木淹没时他才开始考虑自己究竟是兴奋还是发疯了。

在花园尽头的一棵大树上，他用膝盖紧紧地夹住树干，掏出外祖父冯·库特维茨以前用过的一只老式大怀表看时间，心里想，她不会来了。然而青年女子薇莪拉几乎准时到来，骑着马。她在树下停步，并不朝树上看一眼。她没戴帽子，也没穿女骑士装，镶花边的白色女衬衣配黑底裙子，简直像修女的打扮。她站在马镫上把手伸给他，他拉住她，她踏着马背上了树，然后还是不看她，迅速地向上攀缘，找到一个合适的树杈，坐下来。柯西莫蹲在她的脚边，他只能这样开始说话：“你回来了？”

薇莪拉嘲弄地望着他。她依然像小时候一样金发碧眼。“你怎么知道呢？”她说道。

而他没听懂她的玩笑话：“我在公爵猎场的草地上看见你……”

“那猎场是我的。长满了大荨麻！你都知道了？我是说，关于我的事情？”

“不……我只知道现在你成寡妇了……”

“当然，我是寡妇，”她拍了一下黑裙，解释道，并且喋喋不休地说开了：“你什么也不知道。你成天在树上探听别人的事情，结果你一无所知。我嫁给了托莱马依科老头子，因为我父母逼我嫁给他，他们逼迫我。他们说我卖弄风骚，不能没有一个丈夫。我当了一年的托莱马依科公爵夫人，这是我一生中最无聊的年头，虽然我同那老头子呆在一起的时间不满一星期。我再也不踏进他们的任何一处古堡、废墟和旧房子了。那些地方爬满了毒蛇！从今以后我将留在这里，这是我小时候住过的地方，我高兴住多久就住多久，大家知道，以后我还会走的。我是寡妇，我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情，终于如愿以偿了。我总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说实话，托莱马依科也是我要嫁的，因为嫁给他对我很合适，说他们强迫我嫁给他是假的，他们只是希望我出嫁，不论好歹，那么我就挑选了求婚者中最衰老

的，幸亏有这么一位。‘这样我将早当寡妇。’我说了。而且实际上我现在是了。”

柯希莫被滔滔而来的消息和不容置疑的断言惊呆在那里，薇莪拉变得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陌生了：卖弄风骚，寡妇和公爵夫人，组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世界，他能够说出来的全部话语是：“你向什么人卖弄风骚呢？”

她说：“瞧，你嫉妒了。当心，我以后决不允许你吃醋。”

柯希莫真的由于被煽起的妒火而感到了要吵架的冲动。接着他马上转念一想：“什么？嫉妒？可是她为什么认为我会为她生出妒嫉之心呢？她为什么说‘我以后决不允许你’这样的话呢？这好像是说她想我们……”

这时，他的脸涨红了，激动不已，他想告诉她，问她和听她解释。相反，却是她向他发问，干巴巴地：“告诉我，你做了些什么？”

“哦，我做了些事情。”他开始说道，“我去打猎，连野猪也打过，但是主要是猎狐狸、山羊、貂、还有大家知道的鵝和画眉，后来海盗来了，一些土耳其海盗上岸，发生了一场恶战，

我的叔叔死在那次冲突中；我读了很多书，为我自己读，也替我的一位朋友读，他是一名被吊死的强盗；我有狄德罗的整套百科全书，我还给他写信，并且得到了他从巴黎写来的回信；我干过许多活计，修剪树木，我从大火中抢救了一片森林……”

“……你将永远爱我，绝对地爱，爱我胜过一切，你会为我做任何事情吧？”

对她的这番戏谑的话，柯西莫感到惊愕，说道：“是……”

“你是一个仅仅为了我而生活在树上的男人，为了懂得如何爱我……”

“是……是……”

“吻我。”

他将她挤靠在树干上，亲吻她。他抬起头来。发现了她的美颜容颜，仿佛以前不曾看到过似的：“告诉我，你为什么如此漂亮……”

“为了你。”她解开白衬衣，青春的胸脯，玫瑰花般的乳头，柯西莫伸出手来刚刚触摸到，薇莪拉就顺着树枝往上逃，好像飞起来一样，他跟在她后面攀缘，她的裙裾拂着他的脸。

“你带我去哪儿呀？”薇莪拉说道，就像是他在前面引导她，而不是她把他丢在自己的身后。

“从这边走。”柯西莫说着，开始为她引路，每当从一棵树跨越到另一棵树上时，他就拉住她的手或者搂着她的腰把她接过去，他教她如何走步。

“往这儿来。”他们走上几棵从陡峭的山崖上向外伸出去的橄榄树上，爬上其中一棵的顶端。他们觉得眼前豁然开朗，只见大海象天宇一般广阔、明净、安谧，在此之前他们从枝叶里只能窥见好像碎裂了的一片海水。地平线延伸得宽广又深远，蓝色的海面平展而空旷，不见一线帆影，略现水纹，显示有微波荡漾。惟有清风从海滩的沙地上吹过时，才听到犹如叹息般的风声。

柯希莫和薇莪拉眯着眼睛往下溜，回到树叶中间深绿色的浓荫里：“去那边。”

他们爬上一棵核桃树，在主干的顶部有一处盆形的凹陷，

是很久以前斧头砍下的痕迹这里就是柯西莫的藏身所之一。那里面铺着一张野猪皮，周围放着一只长颈圆肚的大酒瓶，一只碗和一些工具。

薇莪拉扑倒在野猪皮上：“你带过别的女人来这里吗？”

他迟疑着。薇莪拉说：“如果你没有带来过，你是一个毫无价值的男人。”

“带来过……一些……”

他挨了不折不扣的一记耳光：“你就是这样等我的吗？”

柯希莫摸着被打红的脸颊，不知说什么好；可她却好像是恢复了情绪，而且满不在乎地问：“她们如何啊？告诉我，她们怎么样？”

“不如你，薇莪拉，不如你……”

“我怎么样你知道什么，喂，你知道什么呀？”

她变得温柔甜蜜，柯希莫对她瞬息骤变的情绪，连连吃惊

。他挨近她。薇莪拉的毛发和肌肤犹如黄金和香蜜。

“你说话呀。”

“你说……”

他们相互认识了。他认识了她和他自己，因为实际上他过去不了解自己。她认识了他和她自己，因为虽然她一向了解自己，却从来没能认识到自己原来如此。

二十二

他们首先去拜谒的就是那棵刻了字的树，字迹深陷在树皮里，已经陈旧变形，不象是出自人手刻写了，字母变得粗大：柯希莫，薇莪拉——靠下一些——佳佳。

“在那上面？谁刻的？什么时候？”

“我，当年。”

薇莪拉很感动。

“这是什么意思？”她指了指那两个字：佳佳。

“我的狗。也是你的，矮脚狗。”

“图尔加雷特吗？”

“佳佳。我这么叫它。”

“图尔加雷特！那年我出发之后发觉他们没有把它装上马车时，我哭得好厉害呀……那时我并不在乎以后见不着你，而是为失掉了矮脚狗而伤心！”

“如果没有它，我就找不到你了！是它在风里嗅出你就在附近，在找到你之前它一直焦虑不安。。。。。”

“我刚瞥见它气喘咻咻地跑进行宫，马上就认出是它……旁边的人说：‘这东西从哪儿冒出来的？’我弯下腰查看它身上的毛色和花纹。‘这可是图尔加雷特呀！是我小时候在翁布罗萨养的短脚狗！’”

柯希莫笑了。她忽然皱了一下鼻子：“佳佳……多么难听的名字呀！你从哪儿找到的这么丑的名字呢？”柯希莫顿时脸色黯然。”

此时佳佳却感到志得意满，没有丝毫的不痛快。它那颗为两个主人操碎了的心终于得到了安宁，为了把侯爵夫人引到禁猎区边上柯希莫所在的白腊树前来，它曾经煞费贫苦心地忙碌

数日。它衔住她的裙裾拉她，或者叼走她的一件东西边向草坪，让她追赶过来，她说：“你要干什么？你把我拖到哪里去呀？图尔加雷特！站住！我找回一只多么讨厌的狗！”但是短脚狗的出现勾起了她对童年的回忆，对翁布罗萨的怀念，她很快就着手准备从公爵的行宫搬出，回到长满奇花异木的别墅旧居。

她回来了，薇莪拉。对于柯希莫来说，最美的季节开始了。对于她也是。她骑着白马在田野上奔跑，看见了出现在蓝天和树叶之中的男爵，她立即从马鞍上站起，抓住斜生的树干，顺着树枝爬上树，她很快变得几乎同他一样是爬树的行家里手了，跟着他到处转悠。

“呵，薇莪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爬向哪里……”

“爬到我身上来。”薇莪拉悄声细语。他欣喜若狂。

对于她来说，爱情是非凡的经历，在欢愉之中体验到了人所具有的勇气、慷慨、献身、力量这一切心灵之美。他们的小天地是在那最难以到达的枝叶错综复杂的大树之巅。

“上！”他指着树枝间最高的一个树杈大声说道，他们一起跑起来向那上面奔去。在他们之间开始一场杂技竞赛，会合时的拥抱使竞赛达到高潮。他们悬在半空中相亲相爱，背靠着

或手吊着树枝，她象飞来一般扑到他身上。

薇莪拉在性爱上的独特追求与柯希莫的特殊的性爱方式相一致，偶尔不和谐。柯希莫讨厌扭扭捏捏、娇滴滴、软绵绵、矫揉造作的那一套，他不喜欢任何不是天然情爱的表现。共和派的道德即将产生，既严肃而同时又很放荡的时代正在蕴酿之中。柯希莫，这个现在不知厌足的情人，过去是一个信奉禁欲主义、苦行主义的清教徒。他不断地追求爱情的幸福，到头来却总是对肉欲产生反感，他甚至怀疑接吻、抚摸、喁喁情话减弱或者取消了原始的快感。是薇莪拉使他产生冲动，他同她做爱之后从没感到过神学家们所说的那种沮丧；他还就这个问题进行哲学上的探讨，写了一封信给卢梭，也许搅得卢梭思想混乱，他没有回信。

但薇莪拉也是风雅女人，任性骄纵，在血统上和心灵上都是基督徒。柯希莫的爱满足了她的情欲，但没有使她的幻想得到满足。因此，有时发生口角和抱怨，但是吵闹的时间很短，他们的生活以及周围的世界毕竟是那么地丰富多采。

他们感到疲乏了，就去找他们那些隐蔽在枝叶最茂密的树上的安乐窝：象一片卷曲的叶子一样包裹住他们的身体的吊床。或者是帷幔随风飘动的悬空帐篷或者是羽绒床铺。在这些设施上显示出薇莪拉女士的天才：侯爵夫人无论到何处，都有本事创造出舒适而讲究的环境和发明一种难得的方便。看起来很

难做到的事情，她却奇迹般地很快实现，因为她想做的事情，她一定不惜一切代价立即办到。

欧鸪停在他们这些空中洞房上歌唱，孔雀蝶成双成对地飞进帐篷。伏天的下午，当瞌睡袭击了两个偎依着的情人时，一只松鼠钻进来，寻找可以啃噬的东西，用毛茸茸的尾巴打他们的脸，或者啃他们的大脚趾。他们仔细地关好帐篷，那么又有情况发生：一窝睡鼠啃破帐篷顶，摔落到他们身上。

那是他们互相了解的时期，他们讲述各自的经历，彼此提问。

“你感到过孤独吗？”

“我想念你。”

“孤独是因为与世隔绝吗？”

“不是。为什么会呢？我一直同别人打交道：我摘收水果，修剪树木，我跟神父学哲学，我同海盗打仗。难道别人不是这样生活吗？”

“只有你一个人是这样，因此我爱你。”

可是男爵还没有弄清楚薇莪拉愿意接受他的什么和不愿意接受什么。有时候只因一件小事情，他的一句话或是他说话的语调就会使得侯爵夫人勃然大怒。

例如他说：“我同贾恩·德依·布鲁基一起读小说，同骑士一起设计水利工程……”

“同我呢？……”

“我同你做爱。比方说：修剪吧，水果……”

她缄默了，身子一动不动。柯希莫立刻觉察出惹她生气了：她的眼睛突然变得冷冰冰的。

“为什么？怎么啦？薇莪拉，是我说了什么吗？”

她好象离开他一百里远，既看不见他也听不见他说话似的，脸板得象大理石。

“别这样，薇莪拉，你怎么啦？办什么呀，请你听我说……”

薇莪拉站起身来，不用他帮助，就灵活地从树上往下走。

柯希莫还是不明白他错在哪里，他还是想不出，或者根本不想，反正他不懂。为了更好地表白他的无辜：“别这样，你没有听懂我的话，薇莪拉，你听我说……。”

他跟着她一直下到最低处的侧枝上：“薇莪拉，你不要走，不要这样，薇莪拉……。”

她这时开口说话了，但是对马说的，她已经来到马跟前并解开拴马的绳子，跨上马鞍，走了。

柯希莫开始担心了，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别走，薇莪拉，告诉我，薇莪拉！”

她飞驰而去。他在树上追赶：“我恳求你，薇莪拉，我爱你！”可是他望不见她了。他急忙往前赶，脚踩到一些不结实的枝条，冒着摔下去的危险，蹦跳着走。“薇莪拉！薇莪拉！”

当他肯定自己已经追不上她，抑制不住地抽泣起来时，又看见她骑着马从眼前一路小跑而过，并不抬头看他。

“你看，你看，薇莪拉，我在干什么！”他开始用光头朝树的主干撞击（说实话，他的有非常之硬）。

她还是不看他，她已经走远了。

柯希莫期待着她会绕着树木弯弯曲曲地折回来。“薇莪拉！我太伤心了！”他把身体倒悬在空中，头朝下，两只脚勾紧树枝，用拳头猛打一阵自己的头和脸。或者以一种破坏性的疯狂毁坏树冠，一棵枝叶茂盛的榆树在几分钟之内变得光秃秃的，被剥掉了装饰，仿佛下过冰雹一般。

但是，他从不以自杀相威胁，而且，他从不用任何方式威胁别人，他不会在感情问题上进行讹诈。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在他已经做了之后，行动就宣告了他的想法。他不会在还没有做时就扬言要如何如何。

在某个时刻，薇莪拉夫人像她突然生气一样出人意料地露面了，柯希莫的一切发疯的行动似乎都不曾使她受感动，某一行动却出其不意地点燃了她心里的怜悯和爱情之火：“别这样，柯希莫，亲爱的，等着我！”她从马鞍上跳起，匆匆爬上一棵树，而他在高处早已伸出双臂，准备把她拉上去。

爱情像吵架一样疯疯傻傻地重新开始。这其实是一回事，但柯希莫对此一点也不开窍。

“你为什么让我痛苦？”

“因为我爱你。”

这时是他发火了：“不，你不爱我！爱着的人需要幸福，不要痛苦。”

“爱着的人只要爱情，也用痛苦来换取。”

“那么你存心让我受苦。”

“对，为了证实你是不是爱我。”

男爵的哲学拒绝走极端：“痛苦是消极的精神状态。”

“爱情包括一切。”

“痛苦总是会被克服的。”

“爱情不排斥任何东西。”

“有些东西我永远不会接受。”

“接受了，因为你爱我并为此忍受痛苦。”

在柯希莫身上，痛苦表现为摔打叫嚷，快乐也在心里装不住了，它要迸发出来。当他的幸福达到某一程度时，他不得不从情人身边离开，一边跳跃一边叫喊，宣扬他的情妇的美丽可爱：

“我拥有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

那些坐在长凳上的翁布多萨的闲人和老海员，对于他这种倏然而至已经见惯不惊了。他们看见他沿着圣栎树跳跃过来，听见他吟诵：

姑娘，在你那里，在你那里，

我寻找我的幸福，

在牙买加岛上，

从黄昏到早晨！

或者：

有一块金光灿烂的绿草场。

带我去，带我去，我将在那里安息！

随后就销声匿迹了。

不论他的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知识是如何地缺乏深度，都能让他将各种语言混合在一起尽情恣意地大叫大嚷，抒发他心中的感受。他的心愈是被强烈的激情所振动，他的语言就变得愈是含混不清。人们还记得有依次，翁布罗萨的居民聚集在广场上庆祝守护神节，广场上竖起一根夺彩杆，拉起彩带，插起小旗子。男爵出现在一棵梧桐树顶上，以他特有的耍杂技式的灵敏快捷的跳跃，纵身跃上夺彩杆，一直爬到杆顶，大声喊到：“美妙的维纳斯的屁股万岁！”他顺着涂了肥皂的杆身滑下，几乎触地时停住，飞快地再向上爬至杆梢，从奖品中拿出一块粉红色圆形的乳酪，再一跳飞身上了梧桐树，不见了人影，让翁布罗萨的居民们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没有比这种奔放的表露更使女侯爵感到幸福了，感动得她以同样热烈的爱来回报他。翁布罗萨的人们看见她快马急驰，脸几乎埋进白色马鬃里，就知道她是跑去同男爵幽会。她在骑马上也表现出一股爱的力量，柯希莫却不能在这件事情上与她相互依随，虽然他很欣赏她对骑术的爱好，但是这也是心生嫉妒和忧虑的隐秘原因，因为他看见薇莪拉拥有一个比他的世界更广阔的天地，并且懂得他不可能独占她，不可能把她禁锢在他的王国的边境线之内。侯爵夫人呢，从她那一方面说，也许她为自己不能同时身兼情人和女骑士而苦恼：有时她难以分辨

清楚自己需要的是同柯希莫的爱还对马的爱。她不满足于在树上用腿脚奔跑，她真想骑上她的骏马在树上驰骋。

其实她的马在费劲的沿着斜坡或峭壁往上走时，就变得像一匹鹿一样得举前足跳立了。薇莪拉有时驱使他冲向一些树木，从它们向外斜伸的枝上飞跃过去。比如一些苍老的橄榄树，白马不时会跳上主干的第一个分杈。她养成了不再拴在地上，而是拴在橄榄树上的习惯。她跳下马，让马啃食树上的叶子和嫩枝条。

因此，有一次一个多嘴多舌的人走过橄榄园并抬起好奇的眼睛看见男爵和侯爵夫人在树上拥抱，马上去告诉旁人，还添枝加叶地说：“白马也站在一棵树顶上！”这被认为是他的幻觉，谁也不肯相信。因此这对情人的那一次幽会也没有被打搅。

二十三

我刚才讲到的事实证明，对我哥哥过去的风流韵事从前是那么津津乐道的翁布罗萨居民们，现在对于可以说是在他们头顶上发生的这种爱情，保持了如此可敬的克制态度，好象是面对着什么比他们自身更伟大的东西。不仅女侯爵的行为没有受到指责，而且对于她的外露的表现，也无人非议，比如骑马飞奔（“谁知道她去哪里，这么着急”人们说道，虽然他们清楚

地知道她是去同柯希莫相会），或者是她放在树顶上的那些家具。那时已经出现了一种社会风气，把任何事情都看成是贵族们的时髦玩意儿，是他们的许多怪癖之一（“如今是男男女女都跑到树上去了。他们再也想不出新花样啦？”）总而言之，虽然一个比较宽容的时代正在到来，然而它更虚伪了。

男爵每次在广场的圣栎树上露面的时间长了，这是她已离去的标志。因为薇莪拉有时要远远地走开几个月，去管理她的那些分散在欧洲各地的财产，但是这些离别总是发生在他们的关系产生裂痕，而且是侯爵夫人由于柯希莫不理解那些她要让他明白的爱的表示而生气的时刻。薇莪拉并不是负气而去，他们总是在这之前就和解了。但是在他心里留下疑惑，他想也许是对他厌倦了才决定做这次施行的，因为他没能挽留她，也许她已经同他离心离德，也许一次旅行的机会或者一段时间的思考将决定她不再回返。于是我哥哥忧心忡忡地打发日子。一方面他努力恢复他在遇到她之前的生活习惯，重新去打猎和钓鱼，干农活，读书学习，上广场吹牛皮说瞎话，装得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一样（在他身上依然存在着年轻人的顽固的傲气，不愿承认自己受到别人的影响），同时又毫不掩饰爱情给他的活力和自豪；另一方面他发觉自己把许多事情都看淡了，没有了薇莪拉，他觉得生活失去了滋味，因为他的思绪总是往他那儿跑。他愈是想排开薇莪拉引起的纷乱的思绪，愈是感到她留下的空虚和等待她的焦灼。总之，他的恋情正像薇莪拉所希望的那样，而不是像他自以为是的那样；赢家总是那个女人

，尽管她离得远远的。而柯希莫，很不情愿承认，到头来只能活受罪。

突然间，女侯爵回来了。在树上又开始了恋爱的季节，但也是嫉妒的季节。薇莪拉去过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柯希莫急切地想知道，同时又对她回答他的盘问的方式心怀恐惧，那是含义暧昧不清的答复，柯希莫觉得有理由对每一个回答产生疑问，他明白她这么做是为了折磨他，或者一切都可能是真的。在这种不稳定的精神状态中，他的嫉妒时而隐退时而猛然发作，对于他的反应薇莪拉以总是变化莫测的态度回敬。有时他觉得她空前地依恋自己，有时又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点燃她的热情了。

再说侯爵夫人在旅行中的生活情形究竟如何，我们在翁布罗萨是无法知晓的，我们离大都市太远，那里的流言蜚语传不到我们耳朵里。但是就在那时候，我第二次幸游巴黎，是为几项生意合同而去（销售柠檬，因为那时许多贵族也开始做买卖了，我就属于最早动手干的那批人）。

一天晚上，在巴黎最有名气的一个沙龙里，我遇见了薇莪拉太太。她梳着讲究的发式，穿一件华丽耀眼的裙袍，真使人难以相认了，可是我还是第一眼就认出来了，因为她确实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不可能把她错看成任何别的人。她漫不经心地同我打个招呼，但是很快找到办法同我走到僻静的一角。

她不等我回答就接二连三地问我：“您有您兄弟的新消息吗？您很快回到翁布罗萨吗？请你拿着，把这个作为纪念品交给他。”她从胸口里掏出一条丝绸手绢塞到我手上。接着她立即就被身后的一群崇拜者追上来。

“您认识侯爵夫人？”一位巴黎的朋友轻轻地问我。

“只是匆匆地见过几面。”我回答道，说的是实情，薇莪拉太太在翁布罗萨逗留期间，由于沾染了柯希莫的野气，不大同左邻右舍的贵族们往来。

“多么罕见的美貌招来多少麻烦，”我的朋友说，“那些多嘴多舌的人传说她在巴黎从一个情人转向另一个情人，这样不停地转换，使任何人不能说她是属于他的和他是受宠的。可是每隔一阵子她就会失踪几个月，据说是躲进修道院里苦苦修行以示忏悔。”

我拼命忍住没有笑出声来，女侯爵在翁布罗萨的树上度过的时光竟被巴黎人当成是忏悔的时候；但是这些流言让我深感不安，它们向我预示了我哥哥倒楣的日子还在后头。

为了预防他将来过分受惊，我决定把这些话说给他听。一回到翁布罗萨，我就去找他，他久久地向我询问旅途见闻，法国的消息，我却没有能耐向他提供任何政治和文学方面的消息

，因为他早已知晓。

最后，我从衣兜里掏出薇莪拉太太的手绢：“在巴黎的时候我在一个沙龙里遇见一位认识你的贵妇人，她让我把这件东西和她的问候一起转给你。”

他迅速放下系在细绳子上的小篮子，把那方手绢吊上去，把它捧到脸上，象是在吸那上面的香气：“哦，你看见她了？她怎么样？你告诉我：她怎么样了？”

“漂亮非凡，引人注目。”我慢吞吞地回答，“可是有人说这香味儿被许多位鼻孔嗅过了……”

他把手绢塞进怀里，仿佛害怕别人从他手里夺走似的。他红着脸对我说：“你没有用剑把这些谎言送回对你说话的人的喉咙里去吗？”

我只能坦白地说我没想过要这么做。

他沉默了片刻，后来耸耸肩头：“全是谣言。我知道她只是我的。”他没同我告别就踩着树枝扭头而去。我再次目睹了他拒绝一切逼迫他走出他的天地的事情时的惯常态度。

从那之后看见他总是显得忧伤而烦躁，忽东忽西地跳来跳

去。什么事情也不做，即使有时我听到他与画眉鸟同声啼唱，他的声音总是越来越粗，火气越来越大。

侯爵夫人来了。象平素那样，他的妒火使她高兴。她觉得这有点儿刺激，有点儿开心。于是美丽的爱情季节又来到了，我哥哥很快活。

但是侯爵夫人不放过任何机会指责柯希莫在爱情上的狭隘思想。

“你想说什么？说我好嫉妒吗？”

“你感到嫉妒是好事。可是你想让嫉妒心服从理智。”

“当然啦，我认为这更有用处。”

“你用理性思考得太多了。为什么爱情从来没有被理智说服呀？”

“我是为了爱你更深。做任何事情，经过理智思考，就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

“你生活在树上，却有公证人的头脑，不过你是一个患了骨节痛的公证人。”

“风险大的事情要用最明晰的头脑去应付。”

他们不停地争论，不到她弃他而走不休。到了那个时候，他呀，追赶一番，失望而归，狠揪自己的头发。

在那几天里，一只英国的旗舰在我们港湾的停泊处抛锚。旗舰邀请翁布罗萨的显要人物和其它过往船只上的军官一起联欢，侯爵夫人到场出席。柯希莫从那天晚上起又感到了嫉妒的痛苦。分属两只船的两个军官迷上了夫人，并且想方设法要压倒对方。一位是英国旗舰上的海军中尉；另一位也是海军中尉，但是那波里舰队的。他们租了两匹棕褐色的马，在侯爵夫人的阳台下穿梭似地来来回回。当他们相遇时那波里人朝英国人瞪一眼，简直要冒出怒火来把他烧死，而从英国人眯起的眼皮中射出的目光就象剑尖一样刺人。

而薇莪拉太大呢？她不那么卖弄风骚了，整天守在家里，站到窗前时身上穿的是晨衣，活象一个新近丧夫的小寡妇，让人想到她是不是刚刚脱掉孝服呢？柯希莫没有她跟他一起在树上，听不到白马奔腾而来的蹄声，就变得疯疯颠颠的了。最后他守卫在那个阳台前，盯着她和那两位海军中尉。

他正在琢磨看如何戏弄那两个情敌，让他们尽早回到各自的船上，可是他看见薇莪拉对这一位的追求和那一位的追求都

以同样的方式回报，这又使他心生希望，她可能只是捉弄这两位，并且连带他一起。但他没有因此而放松警惕，她如果对两者中的一个略为做出偏爱的表示，他就立即干涉。

好，英国人一大早来了。薇莪拉站在窗前，他们对视微笑，侯爵夫人扔下一个纸条，那军官在空中接住，看了看，鞠一躬，涨红了脸，扬鞭策马离去。一次约会！。走运的是英国佬？柯希莫发誓要让他从早到晚整天不得安宁。

就在那个时候那波里人来了。薇莪拉也向他扔下一个纸条。那军官读了，把纸条按到嘴唇上吻起来。因此他自以为是优先者。那么，另一位呢？柯希莫应当对这两位之中的哪一个下手呢？肯定是同二者之一，薇莪拉太太订好一次约会，对另外那个人她只不过是象往常一样开了一次玩笑罢了。或许她拿他们两个一起寻开心？

至于约会的地点，柯希莫猜想是花园尽头的一座凉亭。不久前侯爵夫人曾叫人整理和装饰一新，柯希莫对此心生猜忌，因为不再是她往树上搬帐篷和沙发的时候了：现在她关心的是他永远不能迈入的地方。“我要监视这座亭子，”柯希莫自言自语，“如果她同两位中尉之一约会的话，无疑就在这里。”他潜伏在一株印度栗树密匝匝的枝叶里。

太阳快落山时，响起一阵马蹄声，那波里人来了。“现在

我对他发起挑衅！”何希莫想道，他用原始发射器把一团松鼠屎打到他的脖子上。军官吓了一跳，向四周张望，柯希莫从树枝里伸出脑袋，在探头时看见英国中尉正在篱笆外面跳下马鞍，把马拴在一根桩上。“那么是他了，也许那一位是偶尔路过这里。”一团松鼠屎射中他的鼻子。

“是谁在那里？（英语）”英国人说着，正要穿过篱笆，却与那波里同行面对面地撞上了。他也下了马，同样在说：“是谁在那里？”

“对不起，先生，（英语）”英国人说，“我可要请您立即撤出这个地方！”

“既然我有足够的权利待在这里，”那波里人说，“我请先生您走开！”

“任何权利都不能同我的相等，”英国人反驳，“我很抱歉，（英语）我不能同意您留下。”

“这是一个有关荣誉的问题，”另一个说，“我还要自报姓名。萨尔瓦托列·迪·圣·卡达尔多·迪·桑塔·马利亚·卡普阿·维特雷，两西西里王国海岸！”

“奥斯伯特·卡斯勒法特爵士，奥斯伯特三世！”英国人自

我介绍，“我的荣誉要求你撤出战场。”

“决不在用这把剑把你赶走之前！”他拔剑出鞘。

“先生，您想较量一下？”奥斯伯特爵士说着，摆出防御的姿势。

他们打斗起来。

“这正是我的心愿，同行，不是今天才想起！”他架起击剑第四姿势。

奥斯伯特爵士抵挡着说：“我早就跟踪您的行动，中尉，我等着你来打！”

他们势均力敌。两位海军中尉在进击和佯攻的假动作中累得筋疲力尽。正当他们激战到达高潮时，“上天的名义请你们住手！”薇莪拉太太出现在亭子的门槛上。

“侯爵夫人，这个人……”两位中尉齐声说，垂下剑头，互相指着对方。

薇莪拉太太说：“我亲爱的朋友们！放下你们的剑，我请求你们这样做！这是吓唬一个女子的办法吗？我喜欢这座亭子

，它是花园里最清静和偏僻的地方，你们看我刚要朦胧入睡，就被你们的兵器的撞击声吵醒。”

“可是，夫人，”英国人说，“被您邀请到这里来的不是我吗？”

“您在这里是为了等我，太太……”那波里人说道。

从薇莪拉的喉咙里发出了声轻巧的笑，好象鸟儿的翅膀扑扇了一下：“哦，对，对，我先邀请了您……或者是您，我的脑子这么混乱……既然如此，你们想怎么样呢？快进来吧，请进，请……”

“夫人，我以为是一次对我个人的单独邀请。我弄错了。向您敬礼，并请求先告辞。”

“我想说的也一样，太太，我退避了。”

侯爵夫人笑道：“我的好朋友们……我的好朋友们……我是这么地粗心大意……我以为我邀请奥斯伯特爵士来是在一个时候……而唐·萨尔瓦托利在另一个时间……不，不对，请原谅我，是在同一时间里，但在不同地点……哟，不对，怎么可能是呢？……那好，既然你们两个都在这里，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坐在一起斯斯文文地聊天呢？”

两位中尉互相看看，然后又去打量她：“我们应当弄明白，侯爵夫人，您接受我们的情意只是为了捉弄我们两个吗？”

“为什么这么说呀，我的好朋友们，正相反，正相反……你们的苦苦追求不可能让我无动于衷……你们两人都是这么地可爱……这就是我的不幸……如果我看中奥斯伯特爵士的温文尔雅的话，我将不得不失去您，我的热情的唐·莎尔瓦托列……倘若我选取圣·卡达尔多中尉的深情，我将放弃您，爵士！啊，为什么不……”

“什么东西为什么不？”两位军官异口同声地问道。

那位薇莪拉太太，低垂了头说：“为什么我不能同时属于你们两个人……？”

从印度栗树的高处传来树枝断裂的一声响，那是柯希莫再也按捺不住了。

可是两位海军军官心里七上八下地折腾得太厉害，没有听见这响声。他们一起后退一步：“这不行，太太。”

侯爵夫人拾起美丽的面庞，露出最灿烂的微笑：“那好，

我将属于你们当中第一个为了完全讨我的欢心，作为爱情的表白，宣称准备也同情敌分享我的人！”

“太太……”

“夫人……”

两个中尉，向薇莪拉弓身施礼告别后，转身相对，彼此向对方伸出一只手，他们握手言欢。

“我相信您是一个正人君子，卡达尔多先生。”英国人说。

“我也不怀疑您的自尊，奥斯伯特爵士。”那波里人说。

他们转身背对女侯爵，向坐骑走去。

“我的朋友们……为什么这么生气……大傻瓜……”薇莪拉说着，但两位军官已经一只脚踏上了马镫子了。

这是柯希莫等待已久的时机，他预先感受到了报复的快乐，他早已准备好了，现在这两个家伙将要毫无防备地吃苦头了。虽然，柯希莫看见了他们向厚颜无耻的侯爵夫人辞别时的男

子汉大丈夫气概，陡然感觉到同他们前嫌尽释。太晚了！可怕的复仇设施已不能撤除了！在一秒钟之内，柯希莫慷慨地预先通知他们。“站住！”他从树上大喝一声，“你们不要上马！”

两位军官高迅速抬起头来：“你在那上面干什么？你要我们做什么？”

他们听见薇莪拉在背后发笑，是他的那种扑哧一笑。

这两个人困惑不解，好像是有一个第三者，从头至尾观看着这出戏。情况变得更复杂了。

“无论如何，”他们互向对方说，“我们两人团结一致！”

“捍卫我们的荣誉。”

“我们决不答应同什么人平分夫人！”

“一辈子决不！”

“如果你们当中的一个决定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同心同德！我们将一起同意。

”

“赞成！现在，你们走吧！”

听了这段新的对话，柯希莫气得直咬自己的一个手指头，他恨自己曾经打算放弃报复。“反正，就要有好戏看了！”他隐退进树枝里。两位军官跨上马。“现在他们该喊叫了。”柯希莫心里想，用手指堵住耳朵。两个中尉坐到了藏在马鞍垫子下的两张野猪皮上。

“背信弃义！”她们摔落到地上，大叫大喊，满地团团转，好象是同女侯爵算帐。

可是薇莪拉太太比他们更为气愤，向上面大骂：“黑心的猴子！魔鬼！”她冲上印度栗树的主干，从两位军官的眼里飞快地消失了，他们以为她被大地吞掉了。

在树上薇莪拉迎面碰上柯希莫。他们用冒火的眼睛互相狠狠的盯着，这愤怒使他们显出一种单纯，好象两个大天使。他们像是要互相咬起来，这时那女人尖声叫道：“啊，我亲爱的！”她又说道：“就是这样，我愿意你是这样，妒火中烧，按捺不住！”她已经把双臂搭上了他的脖子，他们拥抱在一起，柯希莫把一切都忘到九霄云外了。

她在他怀里扭动，把脸从他的脸上移开，好象在思考什么，然后说：“可是，他们两个也是，多么地爱我，你看见了吧，他们准备俩人一起共享我……”

柯希莫好象要朝她扑过来，随即他向上跳去，口咬树枝，头撞树干，他说：“他们是两条爬虫……！”

薇莪拉把脸板得象石雕一般离开他：“你需要向他们学习很多东西。”她扭转身子，快速地从树上爬下地。

两位追求者，忘记了过去的争夺，只感到疼痛，他们开始互相耐心地在身上找刺儿。薇莪拉打断了他们：“快！你们快上我的马车！”他们消失在亭子后面。马车出发了。柯希莫呢，还在印度栗树上，把脸埋进两只手掌里。

一个受苦的时期开始了，对于柯希莫是这样，然而对于两位对手也是这样。对于薇莪拉，可以说是一个愉快的时期吗？我认为女侯爵折磨别人只是因为想折磨自己。两位贵族军官总是形影不离地一起站在薇莪拉窗下，或者被一起邀请进她的客厅，或者只是他们两人长久地待在旅店里。她哄骗他们两个，要求他们不断地在新的爱情考验中进行竞赛。他们每次都宣称准备接受这些考验，他们已经愿意平分秋色了，不仅是这样，还愿意与别的人一起分享她的爱情。他们沿着让步的斜坡滚下

去，已经停不住了。他们每个人都被企图用这种方法最终打动她并获得她对许诺的实施的愿望所驱使，而与此同时，他们又受着必须同对方齐心协力的盟约的约束。他们互相嫉恨，一心盼着解除联盟，现在他们还由于这种不光彩的自我贬低觉得自己正在堕落而受到内心的谴责。

每当她迫使海军军官们接收新要求后，薇莪拉就骑上马去告诉柯希莫。

“我说呀，你可知道英国人愿意这样和这样……”而且那波里人也是……”他刚看见忧郁地蹲在一棵树上的他，就对着他大声嚷起来。

柯希莫不回答。

“这就是绝对的爱。”她还说下去。

“你们都是绝对的混蛋！”柯西莫咆哮着，引退到一边去。

。

这就是那时他们互相爱恋的残酷方式，他们再也没有找到摆脱的出路。

英国旗舰起锚了。“您留下，是吗？”薇莪拉对奥斯伯特

爵士说。奥斯伯特爵士不在码头上露面了，他被宣布为开小差了。为了行动一致和竞争，唐·萨尔瓦托列也脱离了军舰。

“他们退伍了！”薇莪拉得意洋洋地向柯希莫宣告，“为了我，而你……”

“而我？？？”柯希莫吼道，眼光是那么凶狠，吓得薇莪拉不再说话。

奥斯伯特爵士和萨尔瓦托列·迪·圣·卡尔达多，从各自的国王陛下的海军里退伍后，在旅馆里下棋消磨时光。他们脸色苍白，闷闷不了，一心想着要胜过对方。这时薇莪拉对她自己和她周围一切不满到极点。

她骑上马，走向森林。柯希莫在一株橡树上。她在树下停住，站在一块草地上。

“我厌烦了。”

“对那两个人吗？”

“你们大家。”

“哦。”

“他们向我做出了最伟大的爱情表示.....”

柯希莫啐了一口。

“.....但是没有使我感到满足。”

柯希莫把眼光投到她身上。

而她在说：“你不认为爱情是绝对的献身，放弃自己.....”

她站在草地上，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漂亮，脸上的表情冷若冰霜。如果他的态度稍加改变就能够融化掉她的冷气，就能将她重新拥进怀.....柯希莫可以说几句、随便几句迎合她的话，他可以说：“告诉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准备.....”他的幸福，将重新到来，幸福不会再有阴影。而他却说：“如果不感到自身充满力量，就不可能有爱情。”

薇莪拉的心里激起了反感，也是厌恶。虽然她还是可能理解他的。正如她实际上理解他，甚至她想说的话已滚到了嘴边：“你是我想要的你.....”马上受到他的抢白.....她咬住了一片嘴唇。她说出：“那么，做一个孤独的你自己吧。”

“可是那样一来，我是我自己也没有意义了……”这是柯希莫想说的话。可是他说：“既然你喜欢那两条爬虫……”

“我不允许你蔑视我的朋友！”她大声说着，同时还在想道：“只有你对我才是重要的，我做我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你呀！”

“只有我可是被蔑视……”

“这是你的想法！”

“我和我的想法是统一的。”

“那么永别了。今天晚上我就走。你将再也见不到我了。”

他跑回别墅，打好行李，什么也没对中尉们说就走了。她说到做到，再也没有回过翁布罗萨。她去了法国。当她一心一意想回来时，历史事件阻挠了她的心愿。爆发了革命，接着是战争。起初女侯爵对于时局的新动向颇感兴趣（她那时就住在拉法耶特大街旁边），后来移居比利时，从那里又到了英国。在伦敦的雾气之中，在同拿破仑的交战的漫长岁月里，她经常

梦见翁布罗萨的树木。她再嫁给一个在印度公司有股份的英国贵族，并且定居加尔各达。她从她的阳台上眺望森林，那些树木比她童年时花园里的树更加奇特，她时时觉得看见柯希莫拨开树叶走出来了，可是那是一只猴子或一只豹子的身影。

奥斯伯特·卡斯勒法特爵士和萨尔瓦托列·迪·圣·卡达尔多生死相连，他们投身于冒险家的生涯。有人看见他们在威尼斯的赌场上，在戈丁根的神学院里，在彼得堡卡特林娜二世的宫廷中，后来就不见踪影了。

柯希莫的心碎了，他不吃不喝，流着泪水在森林里久久地游荡。他象新生婴儿那样大声啼哭，以前成群地从这个神枪手猎人身旁逃走的小鸟们，现在靠近他，飞落在他周围的树梢上或者干脆就在他头顶上飞来飞去。麻雀叽叽喳喳，红额金翅鸟声声高啼，欧班鸠咕咕叫，鹁鸟啁啾，燕雀和柳莺鸣啭；从高处的树洞里跑出松鼠、睡鼠、田鼠，用它们的吱吱尖叫参加合唱，于是我哥哥就徜徉在一片哀鸣之中。

接着毁灭性的时刻到来了：虽然正是人们脱掉大衣的季节，毛毛虫却像寒冬一样，使得每棵树的叶子从顶上开始一片又一片地迅速往下落。他爬上树梢，把细枝全砍掉，只留下大的枝干，他再爬上去，开始用小刀剥开树皮，他看着剥开的树露出白生生的木头，周身颤栗不已，仿佛自己受了伤。

在这种气恼之中，不再有对薇莪拉的怨气，只有悔恨，懊恼自己失掉了她，痛恨自己不懂得如何把她栓牢在自己的身上，而用不正确的和愚蠢的傲气伤害了她。因为现在他明白了，她始终是忠实于他的，虽然在身后带着另外两个男人，那是为了表明她认为只有柯希莫才配做她的唯一的情人，她的一切不满和任性的言行只是使他们的爱情不断增长，永不停止热情的表露，她只是要把感情推进到巅峰。是他，是他，是他从前一点儿不懂得个中道理，他使她生气，结果失去了她。

他在森林里呆了几个星期，从来没有这么孤单过，他连佳佳也没有了，因为薇莪拉把它带走了。当我哥哥回到翁布罗萨的时，他显得模样大变。连我也不能让自己再存幻想：这一次柯希莫真正地变成了疯子。

二十四

柯西莫可能是疯子。自从他十二岁时上树不肯再下地之后，在翁布罗萨人们一直是这么说他的。但后来，实际上，他的这种疯狂被大家接受了。我不只是说他坚持在树上生活，而是说他的性格中的各种乖戾之处，没有人不认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往后，在他对薇莪拉的爱情顺利的那段时期内，他操着别人听不懂的语言做出一些动作，特别是在守护神节那天的举动，被很多人认为是渎圣行为，把他的话解释成一种异教徒的呼喊，也许念的是迦太基语，贝拉基主义①者的语言，或者是

追随索齐尼教派②的表现，讲的是波兰语。从那以后，人们开始纷纷传说：“男爵变疯了！”而正统派们补充道：“一个本来已经是疯子的人怎么能再变疯？”（①公元5世纪由贝拉基等人首倡的基督教异端教义②16世纪兴起的教派，起源于意大利，盛行于波兰）

在这些反对声中，柯希莫真的变成了疯子。过去他从到脚穿兽皮，现在开始用羽毛装饰头部，就像美洲的土著人那样，把一些色彩艳丽的羽毛，像戴胜或白领翡翠鸟的毛，插在头上，还把羽毛插遍衣服的各处。最后甚至把燕尾服完全用羽毛覆盖起来，模仿各种鸟类的习性，比如学啄木鸟，从树干上挖出蚯蚓和虫子，并且把它们当成财宝似地拿出来炫耀。

他还向围聚在树下来听他说话和讥笑他的人们赞美鸟类。他从猎人变成了飞禽的律师，他一会儿宣传银喉长尾山雀，一会儿讲猫头鹰，一会儿谈欧鸽，在身上进行相应的化装。他指责人们不懂得在鸟类中识别真正的朋友。他的讲话后来在比喻的形式下变成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谴责。鸟儿们也知道了他的这种思想变化，飞到他的身边来，不顾树下有一群听众。这样一来，他可以指着周围树上的活标本来解释他的话题了。

对于他的这一特长，翁希罗萨的猎人们经常议论用他来诱鸟，可是谁也不敢朝停在他身边的鸟儿开枪。因为男爵现在虽然丧失理智，仍然还能引起别人的某种敬畏。人们取笑他，是

的，经常有一群顽童和闲汉在树下起哄，但是他还是受到尊重，人们总是认真地听他讲话。

他的树上如今布置起一些写着塞内加①和沙夫茨伯里②的名言的纸片和大的标语牌，还有一些物品：一簇簇羽毛、教堂用的大蜡烛、镰刀、花冠、女性胸像、手枪、秤杆，按一定的顺序一个个连结起来。翁希罗萨的人们花许多时间去猜想这些实物谜语的含义：贵族、教皇、美德、战争。而我以为有时候它们本身不具有任何意义，而只用来锻炼智力，并使人们明白超出常规的思想可能是正确的。（①塞内加（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②沙夫茨伯里（1671—1713）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

柯西莫还开始写一些有关文章，比如《画眉的叫声》、《雕鹗的对话》、《啄木鸟的敲打》，并且公开发行。在精神错乱的这段时期内，他还学会了印刷技术，开始印制一些小册子和杂志（其中有《喜鹊的杂志》），后来将全部文章汇集在一起，题名为：《两足动物的监控器》。他往一棵核桃树上搬去一张长桌，有关排字夹柜，一箱字母，一玻璃酒坛油墨，整天忙于排版和印刷。有时候在排字夹柜和纸张之间落下一些蜘蛛、蝴蝶，它们的形象被印到了书上；有时候一只睡鼠跳到油墨未干的纸上，尾巴把整张印好的东西都扫脏了；有时候松鼠拿走字母盘中的字母，它们把字母带回洞里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比如拿大写的字母Q，它那圆而带把儿的形状被当成是一只水

果。柯西莫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在一些文章中用大写的C凑合着代替。

他干的都是些好事情，但是我的印象是在那个时期我哥哥不仅完全精神失常，而且还变得有些呆傻，这是更为严重的痛苦的事情。因为疯狂好歹还是一种本质的力量，而愚蠢是本质的一种衰弱，无法弥补。

冬季他实际上处于一种冬眠状态。他躺在吊在树干上的一个棉睡袋中，只有脑袋露在外面，像一只未出巢的小鸟，他在里面呆得久了，当天气较暖和时，跳出几步就到了长在麦尔当佐河上的那棵桤树上，他在那里洗澡。他躺在睡袋里吃力地读书（夜里点一盏油灯），或者呢呢喃喃地自言自语，或者哼哼唧唧地唱歌。但是大部分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

至于吃饭，他有一些秘密的储备食物，但是他允许别人给他一盘肉汤或是馄饨，那时有些好心的人搭梯子给他送上去。因为在穷人中产生一种迷信，说是给男爵送供奉会带来好处。这说明他激起了人们的恐惧或是好感，我相信是后者。迪·隆多男爵爵位的继承人靠公众的施舍活着，这种事情我觉得不合适，尤其是我想到我们已故的父亲，假如他能知道将会有何感想。至于我，到那时为止我没有说明可以抱怨的，因为我哥哥一贯蔑视家庭的舒适生活，他给我签了一张家产转让证书，为此我除了给他一小笔费用（他几乎全部用来买书籍了）之外，

不再承担任何义务。可是现在，看见他无力供给自己食物，我派了我们家的一名穿制服戴白色假发的仆人，搭梯子给他送去放在托盘里的四分之一只火鸡和一杯勃艮第酒。我想试一试，我以为他会为了某种神秘的原则性理由拒绝接受。相反，他立刻非常乐意地收下了。从那以后，每当我们想起来的时候，就给树上的他送去一份我们的饭菜。

总之，那是一种可怕的衰退，幸亏发生了狼群入侵事件，柯西莫再次显示出他的长处。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寒冬，雪一直下到我们这里的山林中来。大批的狼由于饥饿从阿尔卑斯山上下来，来到我们海滨地区。有的护林人遇见了它们，带回这个吓人的消息。翁布罗萨的居民，从组织防火护林队的那个时候开始，懂得了在危急时刻联合起来，他们开始在城市周围的小路上轮流巡逻，以阻止那些饿急了家伙靠近，可是谁也不敢在深夜里走出家门。

“可惜男爵不再是过去那个样儿了！”在翁布罗萨人们这么说。

那个讨厌的冬天对于柯希莫的健康不是没有带来影响。他蜷缩在他的皮囊里，就像蚕儿一样，皮囊在树上荡悠着。他的鼻子里淌出一滴鼻涕，脸上的表情沉默而高傲。响起狼来的警报，人们从他的树下走过时大声对他说：“哟，男爵，过去是你在你的树上为我们站岗，现在是我们为你放哨了。”

他半睁半眯着眼睛，好像没有听懂或者就是根本不理睬。他突然间一反常态，抬起头来，往上吸吸鼻涕，声音嘶哑地说话了：“山羊，准备打狼。放一些羊在树上。捆住。”

人们涌到他的树下，以便听清他说些什么疯话，好借此嘲笑他。而他呢，气喘着，咳着痰，从睡袋里爬出来，说声：“我让你们看看在哪些地方合适。”就在树上走动起来。

在野生森林加人工培植的林园里，在一些核桃树或橡树上，柯希莫仔细地挑选好位置，让人们送一些山羊或羊羔来，他亲自把羊在一棵棵树冠上捆好，使那些活蹦乱跳咩咩直叫的羊不致跌下去。然后在每株树上藏一支上了子弹的枪。他也穿得像山羊：帽子、上衣、裤子，都是卷曲的羊绒做的。他开始在这些树上露宿，等待夜晚到来，大家都认为这可能是他最大的一次疯狂行动。

然而，就在那天夜里狼来了。它们闻到了羊的气味，听见了咩咩的羊叫，后来又看见一只羊在树上。整群狼都在那棵树下站住了，它们嗥叫，向空中张开饥饿的嘴，用爪子抓树干，正当它们在树下蹦跳时，柯希莫走近了。那些狼看见这个形状似羊似人的东西像一只鸟儿那么轻巧地在树上跳跃时，都张着嘴愣住了，直到“砰！砰！”枪响，两颗子弹准确打中两只狼的喉咙。两只狼！因为一支枪是柯希莫随身携带的（每打一枪

后他重新上子弹），另一支枪是子弹上好膛放在树上的，因此每次有两只狼躺倒在冰冻的地面上。他就这样消灭了大量的狼。在每次射击时，狼群溃散，猎人们听到哪里响起枪声和嗥叫声，就赶到那里去收拾残局。

关于这次猎狼，后来柯希莫对人们讲故事时，有许多种说法，我不知道哪种说法正确。比如：“战斗进行得很顺利，当我朝最后一只羊的树上走去时，我遇见了三只狼，它们早已爬到树上，而且快要把那只羊吃完了。我因为患感冒而变得半瞎半聋，并没有先发觉它们，差一点儿踩到狼脸上。而那些狼，看见我这另一只羊站立着从树上走过来，就朝我扑过来，龇裂着还沾有鲜血的嘴。我的枪膛是空的，因为在多次射击之后弹药打光了，而我又不能拿到那支在这棵树上预先准备好的枪，因为那几只狼在上面。我那时站在一根侧枝上，这枝条还很嫩，但是在我头上伸手够得着的地方有一根很粗壮的枝。我开始在侧枝上倒退着走，慢慢地离开主干。一只狼也慢慢地追跟着我。但是我用手勾住了上面的那根枝。脚假装踩在嫩枝上走动，实际上我是将自己吊在上面的枝头上。那只狼上了当，放心地走过来，树枝在它脚下折断了，而我一纵身跃上了上面的树枝。那只狼刚刚发出一声狗似的嗥叫，就跌落下去，掉到地上摔碎了骨头，僵死不动了。

“另外两只狼呢？”

“……另外两只打量着我，站着没动。就在那时候，我脱下羊皮做的上衣和帽子，一下子朝它扔过去。那两只狼中的一只，看见羊的白色身影朝自己身上飞来，想用牙齿叨住它，但是由于它准备好接住一个重物，而那却是一张空的羊皮，它站立不稳，失去平衡，最后它也摔断了蹄子和脖子倒在地面上。”

“还剩下一只……”

“……还剩下一只，我因为脱掉皮上衣而突然间衣服变得单薄，打出一个惊天动地的喷嚏。那只狼听到这么突然的新的爆发声，惊跳起来，结果它从树上栽落下去、像那两只狼一样摔断了脖子。”

我哥哥就是这样讲述他同狼群的夜战。千真万确的事情是他受了寒，他本来就病恹恹的，这下几乎要了他的命。他好几天处于生死的边缘，翁布罗萨市政府出钱替他治疗，以示对他的感谢，他躺在一副吊床上，医生们在他身边的几架木梯上面上下下地忙碌不停。附近最好的医生都被请来会诊，有的为他灌汤，有的替他放血，有的给他抹芥子泥，有的让他进行热敷。谁都不再说迪·隆多男爵是疯子了，而且大家都说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和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在他生病期间人们一直这么说。当他痊愈之后，人们又像

从前那么讨论他了，有人说他像从前一样神智健全，有人说他一直是疯子。事实是他不再做出很多怪异表现了。他继续印刷一份周刊，题目不再是《两足动物的监控器》，而是叫做《有理性思维的脊椎动物》。

二十五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在翁布罗萨早已建立了一个共济会支部，我参加共济会很晚，是在第一次拿破仑战争之后，同我们这地区的大多数富裕的资产者和小贵族们一齐参加的，因此我说不清我哥哥起初同共济会是什么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引述一段发生在我正讲到的那个时期的故事，因为有许多证据说明它是真事。

有一天，翁布罗萨来了两个西班牙人，他们是过路的旅行者，他们去了一个名叫巴托洛梅奥·卡瓦尼亚的糕点师家里，此人是尽人皆知的共济会会员。估计那两个人自称是马德里支部的共济会会员，因而当晚他把他们带去参加了翁布罗萨共济会一个会议，那次会议是在森林里的一块空地点，在火把和烛光中举行的。以上这些情况仅仅来自于传闻和猜测，确有其事的是第二天两位西班牙人刚从他们住的小旅店里走出门，就毫无觉察地被柯希莫跟踪上了，他在树上从高处监视着他们。

两位旅行者走进城门外一家小酒店的院子里，柯希莫隐蔽

在一株藤萝树上。在一张桌子边有一个顾客正等待着这两个人，他看不见他的脸，那张面孔被一顶宽檐的黑帽子遮挡住了。那三个脑袋，也就是那么三顶帽子吧，凑在方桌的白桌布上嘀嘀咕咕。他们密谈一阵，那陌生人的手开始在一张窄长条的纸上记下另外那两位念给他听的什么东西，从那一个词接着另一个词的排列秩序看来，可能是一份人名单。

“向诸位先生问好！”柯西莫说道。三顶帽子抬起来，露出三张瞪大眼睛的脸，望着藤萝树上的人。可是三人之一，那个带宽沿帽的人立即又勾下头，低得鼻尖触到了桌面，我哥哥及时认出那人有着一副他并不觉得陌生的相貌。

“这位好哇！”两位西班牙人说，“难道贵乡的风俗是像只鸽子似的从上飞落到外地人面前吗？希望您马上下来向我们解释清楚！”

“站在高处好让别人从四面八方看个一清二楚，”男爵说，“可是有人为了遮住颜面而趴得太低了。”

“你要明白，我们谁都不想抬起脸来正眼瞧您，连朝您撅屁股都不愿意。”

“我知道有些人以不露真面目为荣。”

“请问，是什么人？”

“间谍，就是其中之一呀！”

两个西班牙人惊跳起来。那个低首拱背的人没有动，但是头一回听到了他的声音：“哦，另外有一种，秘密社团的成员……”他一字一顿地缓缓说道。

这句话可以用几种不同方式加以解释。柯西莫想到了这一点，然后大声说出来：“先生，这句话可以解释出几种不同的含义。您说“秘密社团的成员”，暗示着我是，或者您是或者我们两个都是，或者您不是我我也不是但别的人是，或者因为无论怎么解释都通。这句话是用来试探我听了之后说什么，对吗？”

“什么，什么，什么？”戴宽边帽的人慌忙说道，在慌乱之中他忘了应当保持低头的姿势，把头抬到了可以看见柯希莫的高度。柯希莫认出了此人是耶稣会教士唐·苏尔皮奇奥，他在奥利瓦巴萨时的敌人！

“啊！我并没有弄错！别再伪装了，尊敬的神父！”男爵高声喝道。

“您！我早就知道了！”那西班牙人苏尔皮奇奥说着摘下

帽子行礼，露出教士的头顶发圈，“唐·苏尔皮奇奥·德·瓜达莱特，耶稣会修道院院长。”

“柯西莫·迪·隆多，共济会正式会员！”

另外两个西班牙人也略欠一下身子做了自我介绍。

“唐·卡利斯托！”

“唐·丹尔克恩齐奥！”

“你们两位先生也是耶稣会士吗？”

“我们也是！”

“你们的教派最近不是由教皇下令被取消了吗？”

“决不停止同非教徒和你们这样的异教徒战斗！”唐·苏尔皮奇奥说着，抽出剑来。

他们是一些西班牙人耶稣会士，在他们的教派被取缔之后分散到各地，企图在所有的村镇组织起武装民兵，向新思潮和一神论开战。

柯西莫也将剑上的布套褪掉。许多人在他们身边围观。“请下来吧，如果您愿意像骑士一般决斗一场。”西班牙神父说。

旁边是一片核桃树林，正值打果子的时节，农民们在树之间拉起一些布单，用来接打落下的核桃。柯西莫跑到一棵核桃树上，跳入布单里，他站稳脚跟，控制住自己不在那像个大吊床的布上滑倒。

“您跳两仨高就上来了，唐·苏尔皮奇奥，我可是从没有降到这么低的地方来过！”他也拔剑出鞘了。

西班牙神父也跳上张开的布单。他很难站稳，因为布单在他周围下陷成了口袋。可是这两位对手都很顽强，他们终于让兵器交上手了。

“为了上帝至高无上的荣耀？”

“为了宇宙的伟大设计者的荣光！”

他们互相劈砍。

“在我把剑头扎进您的胸膛之前，”前，柯希莫说，“请告诉我乌苏拉的消息。”

“她死在修道院里了。”

柯希莫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但我想这是他故意捏造的谎言），那位前耶稣会士乘机使出卑鄙的一招，迈到一根把柯希莫所踩的布单与核桃树系在一起的棕绳前，一刀砍断了它。柯希莫如果不是机敏地跳到唐·苏尔皮奇奥那边的布单上并且抓住了布单边的话，他一定会摔落到地面上。他跃上前去，打乱了西班牙人的防御，一剑刺中他的腹部。唐·苏尔皮奇奥仰面倒下，顺着倾斜的布单朝被他砍断绳子的那边滑下去，坠落到地上。柯希莫爬上核桃树。另两位前耶稣教徒抬起受伤的或死亡的（人们始终没有弄清楚）同伴的身体，落荒而逃，一去不复返了。

人们围聚在血染的布单周围。从那天起我哥哥在公众中享有共济会会员的声誉。

会内的保密规矩不允许我知道更多的情况。当我进入共济会成为其中一员时，我知道应当称柯希莫为老资格的会员了。但他同支部的关系是不甚清楚的。有的人说他是“迷迷糊糊”的，有人说他是改信别的宗教的异教徒，有人干脆叫他做背教者，但是对他过去所做的事情总是表示极大的尊敬。我也不排除他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共济会的“啄木鸟大师的”的可能性。据说他是“翁布罗萨东部”共济会的创始人，从后来那里保留

下来的最初的礼仪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男爵的影响，只要看看入会仪式就足以资证：新教徒被捆好，让他们爬上树顶，然后用绳子吊放下来。

我们这地方最早的共济会会议于夜里在森林中举行，这确有其事。因此柯希莫出席会议的事情可以有几种解释，情况既可能是他从外国通讯部那里收到了共济会章程的小册子并在这里创建了支部，又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大概在法国或英国已经兴起之后将这些礼教引入翁布罗萨。也许是共济会在这里早已存在一些时候了，柯希莫并不知道。一天夜里他在森林里的树上转悠，偶然发现人们在林中空地上点着蜡烛，使用一些奇怪的饰物和器具集会，他在树上停下来细听，然后插进去发言，他讲些令人困惑的打趣话，造成思想混乱，例如：“如果你竖起一堵墙，想的却是留在墙外的东西哟！”①（这是我常听他说的一句话）或者讲了一句他特有的别的什么话，共济会会员们承认他的高超的学识，让他加入支部，并委任他一些特别职务，因此引入大量新的礼仪和象征物。（注①共济会的原文直译为“自由的泥瓦匠”，取筑墙与世隔绝之意。）

事实是在我哥哥参与的整个期间，野外共济会（我这么称呼它是为了与后来在室内集会形式相区别）有一套比从前内容丰富得多的礼仪，猫头鹰、望远镜、松果、水泵：蘑菇、浮沉子、蜘蛛网、九九表都被用上了。那时还炫耀骷髅头，但不仅是人头，也还有牛、狼和鹰的头颅。这些东西和其它一些物品

，连同共济会礼拜仪式中通用的镘刀、圆规、角尺一起在那时候被以古怪的顺序排列在树上，这也被看成是男爵发疯的表现。当时只有少数几个人理解，现在看来这些谜一样的东西都有着严肃的含义，但是另一方面，从来也没有区分清楚哪些是共济会起初的标志物，哪些是后来的，而且不能排斥它们起初可能是某一秘密社会的秘传的标志物。

因为柯希莫早在参加共济会之前就加入过各种职业的联合会和行会，比如圣·克的斯比诺鞋匠联合会，美德制桶匠行会、正义枪炮匠行会、细心制帽联合会。他几乎自己动手制作一切生活用品，学会各种手艺，他可以吹嘘自己是许多行业的成员。从匠人们那方面来说，他们很高兴地有一个出身高贵，久经考验而大公无私的奇才怪杰做同行。

柯希莫对集体生活一直表现出如此这般的爱好，这如何同他对文明社会永远离弃的行为相协调呢？对此我从来弄不清楚，这只能是他的性格中不算小的怪癖之一。可以说他越是坚决地躲进他的树枝里，越是感觉到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的必要。但是，每当他将心力和体力全部投入组织一个新的团体时，他认真地制定章程、细则、为各项职务择挑合适人选，他的同伴们都从来不知道对他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可以遇见他。而且当他突然恢复他那飞鸟的本性时，别人是抓不住他的。也许如果要把这些矛盾的态度完全统一起来的话，必须想到他自然是一个同他那个时代盛行的一切种类的人的

集合群体格格不入的人，因此他逃避它们，顽强地竭力实验组织新集体。他觉得它们之中没有一个是合理并具有足够的新特点的。因此他免不了时常表现出绝对的野性。

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关于人类社会的理想。每次当他着手把人们联合起来，或者为了某些具体的目的如救火护林、打狼自卫，或者成立行会时，诸如锋利磨刀，光明制革之类的，他总是黑夜里把人们集合到森林中，围坐在一棵树下，他就在那棵树上演讲，总是产生出一种密谋的、宗派的、异端的气氛，在这种氛围中他的话题很容易从具体讲到一般，从关于从事一种手工技艺的简单规章制度浑然不觉地谈起建立一个公正、自由、平等的世界共和国的蓝图。

因此在共济会中柯希莫只是重复地做了他在他从前参加过的其它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社团中做过的事情。当一个叫做洛德·利维伯克的人，被从伦敦总部派来视察欧洲大陆上的共济会支部并来到翁布罗萨时，支部的首领当时是我哥哥。他对柯希莫的非正统行为是那么的愤慨，以至于写信上告伦敦，说翁布罗萨的支部一定是一种苏格兰式的新共济会组织，被斯图亚特收买，从事反对汉诺威人王朝的宣传，进行雅各宾党的颠覆活动。

从那以后才发生了我讲到的两个西班牙人向巴托洛梅奥·卡瓦尼亚自称共济会员的事情。他们被邀请参加支部的一次会

议后，竟然觉得一切都很正常，还说什么完全与马德里的总会一样，于是这番话起了柯希莫的怀疑，因为他很清楚在那种礼仪中哪些是他自己发的。因此他开始跟踪这些间谍，揭露他们的真面貌，击败了他过去的敌人唐·苏尔皮奇奥。

总而言之，我的想法是礼拜仪式上的这些变化可能是出于他个人的需要，因为他可能替所有的行业根据显而易见的道理找到象征物。只有泥瓦匠例外，因为他从来既不需要建造也不需要居住用砖瓦砌的房子。

二十六

翁布罗萨也是葡萄出产地。我没有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追随着柯希莫的行踪，我只能沿着高杆的树木走，但是这里拥有广阔的坡地葡萄园。一到8月份，在一行行的叶子下面一串串涨得紫红的葡萄里浓汁已经是酒的颜色了。有些葡萄是搭在架子上的。我要强调指出这一点也是因为柯希莫，他衰老之后身体变得小而轻，他很好地掌握了轻身行走的技巧，找到一些可以经受得住他的上架的葡萄藤。因此他可以从葡萄园上走过，借助周围的果树，踩在架子的木桩上他可以走动，可以干许多活计，如冬天修剪，那时光秃秃的葡萄藤歪歪扭扭地搭在铁丝上。或者夏天打掉过多的叶子，或者捉虫子，最后是9月份摘葡萄。

摘葡萄的时节，翁布罗萨所有的人，都整天待在葡萄园里

，只见鲜艳的衣裙和带缨络的帽子在行行绿叶丛中晃动。赶骡子的人把装满的篓子放上驮鞍，又把它们往酿酒桶内倒空。其余的篓篓葡萄被各种收税人拿走。他们带着一队队警察来监督人们向当地的贵族、热那亚的共和国政府、教会缴纳贡税和其它的什一税。每年都要发生一些争吵。

各方面对于收获的分成问题是引起在《控诉书》上提出抗议的主要原因，那时在法国发生了革命。在翁布罗萨也开始写各种的控诉书，虽然在这里毫无用处。也许是一次尝试。这是柯希莫的许多主意之一，他认为那时候没有必要去参加共济会支部的会议，同那么几个没见识的酒囊饭袋讨论问题了。他站在广场中的树上，港湾和乡村的全体居民都汇拢到他身边来，让他讲解政治新闻，因为他从邮局收到刊物，另外他还有一些与他通信的朋友，其中有后来当上巴黎市长的天文学家巴依，以及其他一些革命俱乐部成员，每时每刻都有新消息：奈克啦，网球场宣誓啦，巴士底狱啦，拉法耶特骑白马啦，路易十六化装成侍从啦。柯希莫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上，连说带比划地解释这所有的事件，他在树上表演米拉菩在讲坛上的演说，在另一棵树上表演马拉同雅各宾党人的对话，在又一棵树上表演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接见从巴黎步行而来的妇女们，皇帝戴上红帽子表示亲善。

为了解释什么是《控诉书》，柯希莫说：“我们试着写出一份。”他拿来一个学生用的练习本，用一根细绳拴在树上，

每个人走到它面前并把不顺心的事情记下来。各种各样的不满都跳出来了：渔民对鱼的价格，葡萄种植主对什一税，牧民对牧场的地界，护林人对于公产森林；后来是所有那些有亲属坐牢的人和那些被关押的人对某项罪行判决的，一些人为女人问题对贵族的，多得没完没了。柯希莫想虽然是一份《控诉书》，写得这么凄惨也不是美事，他想出一个主意，要求每个人写出他最喜欢得到的东西。每个人重新往那本子写上他的要求，这一次尽是好事情：有人写烤饼，有的写肉汤，有人要一个金发女郎。有人要两个深肤色女人，有人愿意整天睡大觉，有人希望全年可以采蘑菇，有人想要一辆四匹马拉的车，有人喜欢有一只母山羊，有人想重见死去的母亲，有人愿会晤奥林匹斯诸神。总之世界上的一切好事情都被写在本子上了，或者说被画上了，因为许多人不会写字，有人甚至画的是彩色图画。柯希莫也写上了一个名字：薇莪拉。多年来他到处写这个名字。

由此产生一本漂亮的笔记，柯希莫题名为《诉苦书与希望录》。可是当本子被写得满满的时候，没有任何可以递交的议会，因此仍留在原处，被一根细绳子吊着，下雨时字迹被冲掉了，本子被浇得湿淋淋的。这副景象使得翁布罗萨人因为受屈辱而感到心头的压抑，使他们产生造反的愿望。

简而言之，在我们这里也存在法国革命的一切起因。只是我们不在法国，革命没有发生。我们生活在一个事事有因而无

果的国家里。

但是，在翁布罗萨同样也发生了大事件；共和军在与它相毗邻的地区进行反奥地利侵略的战争。马塞纳在科拉登特，拉阿普在奈尔维亚山上，缪雷特在科尔尼切河畔，拿破仑跟他在一起，那时只是炮兵部队的司令，因此在翁布罗萨随风而至隐约可闻的隆隆声，正是他打响的。

在9月份正准备摘葡萄，似乎在秘密地蕴酿着什么重大的事情。

挨家挨户地进行串连：

“葡萄熟了！”

“熟了！已经熟啦！”

“当然熟了！去摘吧！”

“去摘吧！”

“我们都去！你到哪里？”

“去桥那边的葡萄园。你呢？你呢？”

“去波里亚伯爵那儿。”

“我去磨房边的葡萄园。”

“你看见来了多少警察呀？就象是落下来啄食葡萄的画眉鸟。”

“他们今年可是吃不上了！”

“既然画眉鸟儿多，我们大家都当猎人！”

“但是那些鸟儿有的不愿让人看见，有的逃跑。”

“为什么今年许多人不喜欢摘葡萄了？”

“我们想晚些摘。可是葡萄已经熟了！”

“是成熟了！”

第二天摘葡萄的工作都静悄悄地开始了。葡萄园里顺着行垄站满了人，但是没有任何唱歌声响起，只是零星的招呼声，有人高声说：“您也来啦？是熟遗了！”人们象排着队似地井然有序地走动，气氛庄严沉重，天空也象是这样，虽然不完

全是阴云，可是显得有些低沉。如果有人起头唱歌，他唱半句就戛然停止，因为得不到众人的响应。赶骡人把装满葡萄的篓子往酿酒桶那边运送。以前照例是分送给贵族老爷、主教大人和政府，这一年不送了，他们仿佛是忘记了这些事情。

来征收什一税的收税人，个个都很紧张，不知从哪儿下手好。时间越往前走，越是没有事情发生，就越让人感到会发生什么事情，警察们就越明白必须采取行动，但是又不知道做什么。

柯希莫已经开始在葡萄藤架子上走动，步履象猫一样轻巧。他手持剪刀，不按顺序，东剪一串，西剪一串，然后递给架子下面的收葡萄的男工或女工，对每个人低声说句什么。

警察头儿沉不住气了。他说：“好，那么，是这样，我们稍微考虑一下这些什一税吧？”他话一出口就后悔莫及了。葡萄园里响起一种介于轰鸣与尖啸之间的悲壮的声音：原来是一位收葡萄的男工人吹响了一只象海螺似的贝壳，向整个山谷发出警报。从各个山岗上回应起同样的响声，种葡萄的人们举起贝壳当号吹，柯希莫也吹起来，高高地站在葡萄架上面。

一支歌沿着田垄传播开来。起初这歌声分散，也不协调，使人听不出唱的是什么。后来各处的声音互相配合协同，变得和谐一致，形成冲击力。人们唱着，仿佛飞快地跑动起来，男

人们和女人们忽隐忽现地站在行行葡萄藤中，桩柱、葡萄藤、葡萄串，全都跑动起来，葡萄在自动收摘，自动跳入酒桶，自动挤出果汁，空气、云彩和太阳都变得沾满葡萄汁，开始可以听懂这支歌了，首先是曲调，然后是一些歌词。他们唱：“就要到来！就要到来！（注：法国大革命时期一支流行的革命歌曲）”小伙子们用通红的赤脚踩挤葡萄果，“就要到来！”姑娘们在绿叶丛中挥动着象匕首一样锋利的剪刀，剪断葡萄串上弯弯曲曲的把柄，“就要到来！”大群大群的昆虫占据了压榨机边一堆堆待用的葡萄的上空，“就要到来！”这时警察们开始干涉：“停止！不要唱了！不许喧哗！谁唱就朝谁射击了！”并开始朝天放枪。

回答他们的是一阵雷霆般的枪声，犹如军队在围周的山头上列好阵势开始战斗了。翁布罗萨的全部打猎火枪一齐打响。柯希莫在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上用贝壳当军号吹响冲锋号令。在所有的葡萄园里人们都骚动起来，再也分不清哪里是在收葡萄和哪里是在混战了。男人葡萄女人藤条剪刀叶子枪支果篓马匹铁丝拳头骡蹄胫骨蹄掌都在唱：就要到来！

“给你们什一税！”警察们和收税的人们最后被赶进装满了葡萄的酿酒桶里，头向下倒栽着，腿伸在外面乱蹬。他们两手空空地跑回去，从头到脚沾满葡萄汁，榨过的葡萄粒儿、葡萄渣、葡萄藤缠绕在枪上、子弹盒上和胡须里。

摘收葡萄象节日一样继续进行，大家都相信他们把封建特权废除了。此时我们这些大大小小的贵族躲在家里，武装起来，准备拼命（我其实是限制自己不去过问门外的事情，尤其管住自己不去向其他的贵族们说我赞成我哥哥那个恶魔，他被认为是整个地区的挑唆者、雅各宾党和革命派）。在那一天，他们赶走了收税人和军队，却没有动别的人一根毫毛。

他们都忙碌着准备庆祝会。他们还赶法国的时髦摆起自由树，只是他们不知道那树是怎么做成的，再说，我们这里树木这么地多，也不值得再弄假树摆设。于是他们把一棵真树装饰起来，一株圣栎树，在那上面接上一朵朵花儿，一串串葡萄，一条条彩带，还写了横幅：“伟大的民族万岁！”在那树的顶尖上坐着我哥哥，三色徽章别在猫皮帽上，他在举行一个关于卢梭和伏尔泰的讲座。他讲的话，一句也听不清，因为人们全在那棵树下转圈唱歌，唱的是：“就要到来！”

欢乐持续时间不长，强大的军队来了：热那亚的，为了索要什一税和保持领土的中立状态；还有奥地利的，因为到处都在传说翁布罗萨的雅各宾分子要宣布并入“伟大的世界共和国”也就是法兰西共和国。造反者们设法抵抗，他们设置路障，关闭城门……可是，还需要外部的援助！军队从四面八方冲进城里，封锁往城外的每一条道路，那些有着发动者名声的人被捕了，柯希莫和另外几个跟随他的人幸免。想抓住柯希莫的人得有真本事才行。

对革命者的审判草草开始，可是被告们成功地证明他们与造反行动无关，真正的首领正是那些逃脱的人。于是他们全都被释放，反正军队驻扎在翁布罗萨了，不怕再发生骚乱。一支奥地利军队也留下了，以防备外部敌人可能的入侵。在司令部里有我们的姐夫德斯托马克，巴蒂斯塔的丈夫，他随普罗旺斯伯爵从法国迁移出来了。

因此我时时同我的姐姐巴蒂斯塔在一起了，那是什么滋味，我让您去想象。她带着当军官的丈夫、马匹、勤务兵住进家里来。她以向我们讲述在巴黎新近实行的砍头死刑当做晚间的消遣，她还有一个小的断头台模型带着一把真的刀，为了解释她所有的朋友和亲戚们遭受的下场，她斩断蜥蜴、慢缺肢蜥、蚯蚓、还有老鼠的头。我们就这样度过每一个夜晚。我羡慕隐匿在森林中不知哪棵树上的柯希莫，他清静地享受着他的白天和黑夜。

二十七

关于战争期间他在森林里完成的业绩，柯希莫讲过许多，而且讲得那样令人难以置信。我不想证实他的这种或那种说法了。我让他自己来说吧，我如实地引用他所讲的一个故事。

敌对军队双方的侦察巡逻队都进入森林冒险。我在树上，

每当听见在荆棘上踩响的脚步声，我就侧耳细听，以便弄清楚是奥军还是法军。

一个奥地利的年轻中尉，肤色很浅很浅，带领一支巡逻队，士兵们着装整齐，身穿燕尾服，打领结，头戴三角帽，脚穿长筒靴，白色武装带交叉着，挂着枪支和刺刀，他让士兵们两人并排成两行纵队在险峻的山路上尽量保持队形。他对森林的情况一无所知，对准确执行得到的命令却胸有成竹。小军官按照地图上标出的路线前进，不断地往树干上撞鼻子。他让部下穿着钉了钉子的鞋在光滑的石头上滑倒，或者把眼睛碰到栎树上，但是总是注意保持帝国军队至高无上的神气。

他们是一些出色的士兵。我躲在一棵松树上伏击他们。我拿着一只足有半公斤重的松球，把它扔到队尾的那个士兵的头上。那步兵张开双臂，膝盖一软，倒在林下灌木丛中的蕨草上。没有人发现他倒下，小队继续行军。

我再次追上他们。这一次我把一张卷成一团的豪猪皮扔到一个二等兵的脖子上，二等兵垂下头并昏迷过去。中尉这次看见了发生的事情，派两个人弄来一副担架，又继续前进了。

巡逻队象是故意那么干，走进了森林中最密的荆棘丛里。总是有新的倒楣事等着他们。我收集了一纸包的毛毛虫，蓝颜色的那种，只要接触到它们，就会使皮肤肿起来，比大荨麻还

厉害。我把上百条洒落在他们身上。那一排人走过去了，消失在密林深处，他们再出现时，个个在身上抓搔着，手上和脸上净是红疹块，他们向前挺进。

了不起的士兵和杰出的军官。他们对森林里发生的这一切竟然置之不理，甚至没有分辨出这是一些非正常的干扰，他们的队伍减员了，依然前进，而且永远保持高傲而不可制服的气概。那么我只好使用一窝野猫了。我提着尾巴把它们甩下去，让它们在空中旋转几下后，它们会如何向它们发怒就无须多说了。发生一阵喧嚣，猫叫得特别厉害，然后安静下来，休战了。奥地利人给受伤者治疗。巡逻队缠着白花花的绷带，重新踏上征途。

“在这里唯一的办法是活捉他们！”我对自己说道，急忙赶到他们前头去，希望找到一支法国巡逻队，告诉他们敌人靠近了。可是在这条边界线上好久以来似乎没有法国人活动的迹象了。

当我经过一些长满青苔的地方时，我看见有东西在活动。我停下来，仔细倾听。听见一种溪水似的淙淙流响，然后逐渐音节清晰，变成了一阵不断的喃喃咕咕的说话声，现在可以听出如下一些话语：“他妈的……滚他妈的蛋……你这个混蛋……”我在半阴半暗中睁大眼睛，看见那些柔软的植物主要是由毛皮帽子和浓密的大胡子和唇髭组成的。他们是一排法

国轻骑兵。他们在冬天的田野里浸透了潮气，身上的毛发进入春季生出绿霉和青苔。

阿格利巴·巴彼庸中尉指挥前哨队。他来自卢昂，是个诗人，志愿参加共和军。他崇拜大自然的仁慈怀抱。要求他的士兵不要抖掉穿过森林时沾在他们身上的松针、栗子刺球、细枝、树叶、蜗牛、这支哨兵队伍已经同他们周围的自然界融为一体了，只有我这双久经锻炼的睛眼才能发现他们。

这位诗人军官站在他的露营的士兵中，卷曲的头发长长地围绕着那张宪兵帽之下的瘦削的脸，他对着森林朗诵道：“啊，森林！啊，黑夜！我投身在你们的怀抱里了！一根铁线蕨的嫩枝缠住了这些勇敢的大兵的脚踝，因此它就能控制住法兰西的命运嘛！瓦尔米啊，你是多么地遥远！”

我上前说道：“对不起，公民。”

“什么？谁在那里？”

“森林里的一位爱国者。军官公民？”

“哟！这里的？您在哪儿？”

“正对您的鼻子的上方，军官公民。”

“我看见了？那上面的是什么？一只人鸟，一个鸟身女妖的儿子！您也许是一个神话中的人物吧？”

“我是隆多公民，人之子。我向您保证，无论是父亲方面还是母亲方面，都是人，军官公民。而且，母亲系那边在王位继承战时代有过一位英勇的战士。”

“我懂了。时代呀，荣耀呀。我相信您，公民，并且急切地想听到您好象专程来要向我报告的消息。”

“一支奥地利巡逻队正进入您的防线之内！”

“您说什么？是战斗！到时候了！溪水啊，温暖的溪水，你看，一会儿你将被鲜血染红！起来吧！拿起武器！”

听到那个诗人兼中尉的命令，轻骑兵们去把武器和物品集中起来，一面伸懒腰，咯痰，咒骂，以如此轻松而疲沓的方式行动，使得我开始为他们的战斗力担心了。

“军官公民，您有一个计划吗？”

“计划？向敌人进军！”

“对，如何进行呢？”

“怎么办吗？包抄过去！”

“不错，如果您肯听一个建议的话，我将把士兵们分散开来。潜伏不动，让敌人的巡逻队自投罗网。”

巴彼庸中尉是个随和的人，他对我的计划没有异议。轻骑兵们分散在森林里之后，别人很难把他们同一丛丛草木区分开来，而那位奥地利中尉肯定是最不擅诱看出这种差别的人了。帝国巡逻队按照地图上标出的路线行军，每隔一会儿就有一声生硬的“向右转！”或者“向左转！”的口令。他们就这样毫无觉察地从法国轻骑兵的鼻子下走过。轻骑兵们静悄悄的，周围只传播出自然界的声响，如树枝的折断声和翅膀的扇动声，他们时刻准备行动起来去包围敌人。我从树上用石鸡的啼呼或猫头鹰的叫声向他们说明敌军行进的情况和他们应当走的近路。奥地利人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落入陷阱。

“站住！我以自由、博爱、平等的名义，宣布你们全都被俘了！”他们听见突然从树上传来了一声大喝，看见在树枝中出现一个人影，举着一支长筒枪。

“乌拉！民族万岁！”周围所有的草丛显形为以巴彼庸为首的法国轻骑兵。

响起了奥地利兵的低沉的咒骂声，但是在他们即将反抗之前，就已经被缴掉了武器。那位奥地利中尉，脸色煞白，但是高昂着头，把剑交给了敌军中同行。

我成为共和军的可贵合作者，但是我宁愿单独驱逐敌人。我利用森林里的动物来协助自己，就象那次我把一窝马蜂倒在敌人身上，赶走了奥地利一个纵队那样。

我的名声在奥地利的军营里传开了，被夸大成森林里布满了隐藏在树顶上的武装的难各宾分子。行军时，王国军队和帝国军认都竖起耳朵，听到栗子从刺壳中裂出的最轻的响声或者是松鼠最细的叫声，他们就以为被难各宾分子包围了，马上改变路线。我制造出刚刚听得见的响动和鸣叫，使用这种方法，我调开了皮埃蒙特的军队和奥地利的军队，最终将它们引到我想带它们去的地方。

有一天我把一支军队引入了一片多刺的稠密的灌木林，让他们在里面迷了路。在灌木中隐居着一窝野猪，野猪从炮声隆隆的高山上弃穴而逃，一群群地下山来，躲藏进低处的森林里。那些被吓坏了的奥地利人行军时不看自己鼻子底下，突然间一群硬毛的野猪从他们脚边窜出，吼叫着扑向他们。这些畜牲用嘴向前拱，钻进每个士兵的跨下，把他往上抛向空中，用尖尖的蹄子将跌倒的人胡乱践踏一通，咬破他们的肚皮。整个一

连的人都被打翻在地。我同我的同伴们隐蔽在树上，我们朝他们开枪。那些回到了营地的人，有的说是一次地震突然把他们脚下多刺的大地震动了，有的说是同一群从地下钻出来的雅各宾党人打了一仗，而这些雅各宾党人不是别的，是一些魔鬼，半人半畜，生活在树上或是荆棘丛里。

我对您说过了，我喜欢单独进行我的出击，或者是同少数几个翁布罗萨的伙伴一起，他们是在那次收葡萄之后同我一起逃进森林的。我尽量少同法国军队联索，因为了解这些军队的底细，他们每次行动都免不了要出纰漏。但是我很热爱巴彼庸中尉的前哨排，我为他们的命运实在担心不少。事实上，潜伏在战线上静止不动对于诗人指挥的这个排来说是致命的威胁。青苔和地衣在士兵们的制服上生长，有时还长出石南和蕨草；鹧鸪在皮帽顶上筑窝，或者铃兰在上面生长和开花；靴子同泥土粘在上面成了一只结实的蹄子——整个一排人正在那里生根。阿格利巴·巴彼庸中尉顺从自然的温情使得那一小队勇敢的士兵变成了动植物混合体。

必须提醒他们。怎么个做法呢？我有一个主意，我来到巴彼庸中尉面前向他提出建议。诗人正在对着月亮吟诗：

“月亮啊！圆似一张火热的嘴，又象一颗火药的推动力已经耗尽的炮弹，继续沿着弹道在天上缓慢而无声地转动！月亮，当你爆炸时，将升起高高的烟云和火花，把敌军和帝王宝座

淹没，为我在同胞们把我置于其中的漠然的坚壁上打开赞美的缺口！啊卢昂！啊月亮！啊命运！啊习俗！啊青蛙！啊少女！啊我的生命！”

而我说：“公民……”

巴彼庸，总是被人打断，很不耐烦，干巴巴地说：“有事吧？”

“军官公民，我想说，有办法把您的士兵从已经是很危险的冬眠状态中唤醒。”

“老天要这样，公民。我，您看，渴望着行动。这办法是什么呀？”

“跳蚤，军官公民。”

“我很遗憾要让您失望，公民。共和军没有跳蚤。它们由于围困和生活费用昂贵的原因而饿死了。”

“我可以向您提供，军官公民。”

“我不知道您是认真说的还是开玩笑。反正，我将向上级指挥部打个报告，看他们怎么说。公民，我感谢您为共和事业

所做的一切！啊荣誉！啊卢昂！啊跳蚤！啊月亮！”他胡言乱语着走了。

我明白我应当着手实施我的提议。我准备了大量的跳蚤，我守在树上，一看见一个法国轻骑兵走过，就用发射器把一个跳蚤弹到他身上，尽量发送到准确的目的地，以便让它钻进它的衣领里去，然后我开始在整个支队里大把大把地撒播。这是危险的使命，因为如果我被当场拿获，我的爱国者的名誉扫地。他们会把我监禁起来，押送法国，当做特务处死。然而，我的疗救方法得到老天的保佑。跳蚤引起的痛痒在轻骑兵们身上燃起了火辣辣的人的文明的需要，他们在身上抓挠、搜寻、捉拿，他们把发霉的衣服、长满蘑菇和蜘蛛网的背包和包袱扔掉，他们洗澡、刮胡子、梳头，总之他们恢复了他们各自的人性的良知，恢复了文明的意识，产生了从无理性的自然中解放的要求。而且还刺激了他们遗怠已久的行动的动力、发奋的精神和战斗力。在进攻的时刻，可以看出他们浑身沉浸在这么一种冲动之中：共和军抵抗敌人理直气壮。他们越过阵线，一直向前挺进，取得了攻克德戈城和米莱西摩城（①意大利北部小城镇。）的胜利。

二十八

我们的姐姐和侨民德斯托马克正确地及时逃跑了，没有被共和军捉住。翁布罗萨的人民仿佛回到了收葡萄的那些日子里。他们竖起自由树，这一次比较符合法国的标准，也就是有点

象根夺彩杆了，柯希莫呢，我忘记说他了，他戴着一顶弗里吉亚爬了上去，但他立即感到厌倦，便走开了。

在贵族们的宅邸周围闹声沸沸扬扬，有人在喊：“贵族！贵族！上绞刑架！”对我，由于我是我哥哥的弟弟，并且由于我们一向很少摆贵族的架子，他们没有来惊动，甚至接着把我也看成一个爱国者（于是，当形势再变时，我就有了麻烦）。

他们成立了自治市，选出了市长，一切都照法国的方式办。柯希莫被任命为市政府的委员，虽然许多人不赞成，认为他精神不正常。那些站在旧政权一边的人，则讥笑说新政府完全是一座关了许多疯子的牢笼。

市政府的会在热那亚总督的古老宫殿里举行。柯希莫蹲在一棵角豆树上与窗户等高的地方听人们讨论。有时候他发言，就某事议论一通，并且履行他的表决权。众所周知，革命派比保守派搞形式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找到了可挑剔的东西，如体制不合适，降低了议会的尊严等等。当利古里亚共和国取代了热那亚的寡头统治共和国时，不再把我哥哥选进新的行政领导机构了。

还要提到的是柯希莫就在那段时期内写成并发行了一部《共和体城市的宪法草案以及关字男人、女人、孩子、包括鱼鸟

和昆虫在内的家养的动物和野生的动物、高杆植物、蔬菜、草木植物的权利的声明》。这是一本写得很好的著作，可以作为一切执政者的指南。可是没有人认真看待它，它成了一堆死去的文字。

但是柯希莫自然在森林里度过他的大部分时间，法军工程兵部队的工兵们在那里开辟一条运送大炮的道路。工兵们在皮帽下露出长长的胡子，穿着宽大的皮工作服，显得与其他的一切军人都不相同。也许这是他们的处境造成的。他们没有在身后留下象其它部队那样的灾难和破坏的遗迹，相反他们心里对自己留下的东西感到满意并且有着尽一切努力做好的雄心壮志。而且他们有许多可讲的见闻：他们到过许多国家，经历过被彼包围和反包围的战斗；他们中有些人还见过巴黎发生的大事件，攻克巴士底狱和断头台。柯希莫晚上去听他们讲这些事情。他们放下镐和铲之后，围着一堆火坐下，抽着短烟斗，便在记忆里进行开掘。

白天，柯希莫帮助绘图员测量路线。没有人比他更能胜任这项工作了。他熟悉一切通道，因此大车路可以少绕弯子和少损失一些树木，他比法国炮兵部队想得更多的是居住在这些没有道路设施的村镇里的居民的需要。至少，这些偷鸡摸狗的大兵的到来带来了一项好处：用他们的钱修成一条路。

我没说到坏处：因为现在占领军，尤其是自从他们从共和

军变成了帝国军之后，已经变得让人人厌恶了。大家都找爱国者们发泄：“看你们的朋友都干了些什么！”爱国者们摊开双臂，仰天长叹，回答说：“唉！那些兵呀！希望他们撤走！”

那些拿破仑的士兵们从畜栏里征调猪、牛、甚至母山羊。至于税款和收获物什一税比从前更多。还增加了服兵役。去当兵这件事情，在我们这里无人想得通。被召的年青人躲进森林里。

柯希莫为减轻这些祸害做了一些事情：当一些小产业主因害怕遭抢劫，把牲畜赶进丛林里时，他替他们守护；或者为他们秘密转移磨房里的粮食和榨房里的橄榄油，使得拿破仑的士兵无法抢走这一部分财产；或者给被抽丁的青年们指示他们可以藏身的洞穴。总之，他尽力保护处于强权之下的人民，可是袭击占领军的事情他再也不干了，尽管那时候在森林里开始有一支叫“短胡子兵”的武装队伍活动，他们使法国人不得安生。柯希莫还象过去一样固执，他不愿否认自己，由于从前是法国人的朋友，他仍然认为自己应当忠实于友谊，虽然许多情况变化了，并且完全不是他当初所希望的那样。其次也应当考虑到他开始进入老年，不能做很多事情了，无论从哪方面说、他已经不行了。

拿破仑到米兰主持加冕仪式，然后在意大利一些地方旅行

，所到之处人们热烈欢迎，带他参观稀世珍宝和古迹。在翁布罗萨，拜访“住在树顶上的爱国志士”也列入了日程，因为就象这件事情的发生所证实的那样，在我们这里无人注意柯希莫，可是在外面，尤其是在国外，他被人们谈论得很多。

这不是一次随随便便的会见，是由市接待委员会为了讨好卖乖而事先精心安排好的。必须挑选一棵漂亮的树，他们想要橡树，可是核桃树可以使人看来更清楚，于是他们用一些橡树的叶子来装点核桃树，在上面挂上法国三色彩带和伦巴底三色彩带、三色徽章和旗帜。他们让我哥哥蹲在那上面，穿着节日的盛装，但是头上戴着那顶有特色的猫皮帽，肩上搭着一只松鼠。

全部活动预定在十点开始，周围有一大圈人，可是到了11点半拿破仑理所当然地没有出现，我哥哥等得很不耐烦，因为年纪大了，他开始患上膀胱疾病，他不时要躲到树干后面去撒尿。

皇帝来了，一帮戴三角帽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们前呼后拥，象是一些二桅小帆船在前后颠簸。时间已是正午，拿破仑抬头从树的枝叶中向柯希莫望去，太阳光射进他的眼里。他开始同柯希莫就他的处境扯了几句：“我很了解您，公民……”他用手遮太阳光，“……在森林里……”他往旁边跳开一点，避开阳光对眼睛的直射，“在我们绿油油的大树干之间…

...”他往旁边再跳开一点，因为在柯希莫点头表示同意时，阳光重新照在他身上。

看见波拿·巴着急的样子，柯希莫礼貌地问道：“皇帝陛下，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是的，是的。”拿破仑说，“您往这边过来一点，我请求您这么做，替我挡住太阳，好，就这样，别动.....”接着他沉默不语，好象在想什么，他转身向埃乌吉尼奥总督：“这一切使我想起点什么.....想起我读过的东西.....”

柯希莫来援助：“陛下，那不是您，是亚历山大大帝。”

“啊，对了！”拿破仑说，“是亚历山大大帝第欧根尼的会晤！”

“您永远不会忘记普卢塔克写的传记，我的皇帝陛下。”博阿尔内子爵说。

“只是在那个时候，”柯希莫补充道，“是亚历山大大帝问第欧根尼他可以为他做什么，第欧根尼让他挪动一下.....”

拿破仑打榧子，表示他终于得到了他一直寻思的话。他用一个眼色示意随行的大臣们，注意听他说话。他用极好的意大利语说：“如果我不是拿破仑皇帝的话，我很愿做柯希莫·隆多公民！”

他掉转身走了。他身后随从们头上的二角帽互相碰撞，弄出一阵响声。

一切到此结束。事后人们曾盼望在一星期之内会给柯希莫送来罗马军团十字勋章，但什么也没有。我哥哥对此毫不在意，可是对于我们家里的人来说本应当是件喜事。

二十九

青春在大地上匆匆而过，树上的情形，你们可想而知，那上面的一切注定是要坠落的：叶片，果实。柯希莫变成了老人。多少年来，他在冰剑霜刀、凄风苦雨中度过了每一个夜晚，住在那支离破碎飘忽不定的栖身所里或者是身旁毫无依托，他被空气护围着，从来没有一个家、一炉火、一盘热饭菜……柯希莫已经是一个行动迟缓的垂垂老者，罗圈腿和象猴子一样的长胳膊，驼背，套一件长长的皮斗篷，连脑袋也裹在风帽里，象一个毛茸茸的修士。他那经过太阳烤晒过的脸，粗糙得象一颗毛栗子，在皱纹的包围中一双圆眼睛清澈眼亮。

在贝雷西纳拿破仑的军队溃败，英军在热那亚登陆，我们日日等待着巨变的消息。柯希莫不再来翁布罗莎，他趴在森林中的一棵松树上，那松树生在炮车大道边上，从前运往乌林戈的大炮从那里经过。他望着东方，在夯实的无草的路面上现在只能遇见赶着羊群的牧人和驮着木头的骡子。他等待着什么？拿破仑他见过，革命如何结束他知道，除了最坏的事情，他没有什么可企盼的了。他还在那里，眼睛死死地盯着，仿佛依然挂着俄罗斯的冰凌的帝国军队从拐弯处出现，波拿巴坐在马鞍上，没刮干净的下巴低垂在胸前，发着烧，面容苍白……他将会在松树下停住（在他身后，一个人步履蹒跚地愈走愈慢，一个人的背包和枪支掉在地上，一个人在脱掉倒毙在路边的士兵的靴子，一个人解开受伤的腿上的绷带）并且会说：“你是对的，隆多公民，把你起草的宪法再交给我吧，把五人内阁、领事馆和帝国都不愿听你的建议再交给我吧！我们重头开始，再树立起自由树，拯救全球祖国！”这些当然是梦想，是柯希莫的希望。

然而，一天，当他在炮车大道边的树上吃力地爬的时候，东边走过来三个人。一个瘸腿，拄着一根拐杖，另一个头上缠满绷带，第三个最健康，因为他只是在一只眼睛上有一条黑色束带。他们身上穿着破烂的衣服，有着胸饰纽的布条从胸前向下垂挂着，皮帽没有了帽顶，但是其中一人白帽子上带有羽饰，长靴子顺着腿裂开，好象是属于拿破仑卫队的军服。但是他们没有武器，也就是说他们中有一个挥舞着空的军刀鞘，另一

个在一只肩膀上扛着一支长枪当木棍，挑着一只包袱。他们唱着走过来：“从我的祖国……从我的祖国……从我的祖国……（法语）”好象三个醉汉。

“喂，外国佬们，”我哥哥对着他们大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

“看看这是哪种鸟呀！你在那上面干什么呀？吃松子吗？”

另一个说：“谁愿意给我们一些松子呀？我们早就饿了，你能请我们吃点松子吗？”

“口渴！吃了雪之后就口渴！”

“我们是轻骑兵第三旅！”

“完整的一个旅！”

“剩下的全体人员！”

“三百个剩下三个，不少啦！”

“我，我开小差，多干脆！”

“嗨，还不能说出来，你还没有从死里逃生出来哟！”

“叫你不得好死！”

“我们是奥斯特利茨的胜利者！”

“维尔纳的凶神恶煞！快活！”

“说吧，会说话的鸟，告诉我们在这附近哪里有一家酒店呀！”

“我们喝干了半个欧洲的酒桶，可是还不解渴！”

“这是因为我们被打得浑身是窟窿眼，酒漏掉了。”

“你的那个地方被打穿了！”

“一家让我们赊帐的酒店！”

“我们下次来付账！”

“拿破仑掏钱！”

“呸……”

“沙皇付帐！他跟在我们后头来了，你们把帐单拿给他看！”

柯希莫说：“这附近没有酒店，但是那边有条溪水，你们可以去解解渴。”

“你到溪里去淹死吧，雕鹗！”

“如果我没有把枪丢失在维斯托拉的话，我早就把你毙了，像一只鹧一样插在肉扦上烤熟了！”

“你们等一等，我到那条溪水里去洗洗我的这只脚，疼得象火烧一样……”

“依我看，你在那里还洗洗屁股……”

结果三个人都去了溪水边脱下鞋，洗脚、洗脸和洗衣服。他们从柯希莫那里得到肥皂。他是那种老了以后变得干净起来的人，因为他开始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厌恶感，这是年轻时没有的感觉，于是老往身上抹肥皂。清凉的水使三个喝醉的逃兵清醒了一些，醒了，快乐消失了，他们为自己的处境发起愁来。他们唉声叹气，呜咽抽泣。可是就在着忧愁之时，清撤的水

给人带来了愉悦，他们享受起水的乐趣，唱着：“从我的祖国……从我的祖国……（法语）”

柯希莫回到路边的树顶上，他听见马蹄声。原来，一小队轻骑兵奔驰过来，卷起飞扬的尘土。他们穿的制服是从未见过的，沉重的皮帽之下露出一些稍微扁平的白脸，胡须浓重，生着眯缝的绿眼睛。柯希莫挥动帽子招呼他们：“从哪里吹来的好风呀，骑士们？”

他们停步：“你好！老大爷，（俄语）请问，还要走多远才到呀？”

“你们好，（俄语）士兵们！”柯希莫说，他过去各种语言都学会一点儿，也懂点俄语，“去哪里？（俄语）要到哪里去呀？”

“到这条路可通的地方去……”

“哟，这条路嘛，通许多地方……你们去哪里呢？”

“去巴黎。（俄语）”

“哦，去巴黎有更方便的路线……”

“不，不去巴黎。去法国，找拿破仑。这条路通哪里？（俄语）”

“哦，可以去许多地方：奥利瓦巴萨，沙索科托，特拉巴.....”

“什么？奥利瓦巴萨，不对，不对。（俄语）”

“那么，想去的话，还可以去马赛.....”

“去马赛.....对，对，马赛.....法国.....（俄语）”

“你们去法国干什么？”

“拿破仑跑来同我们的沙皇打仗，现在我们的沙皇追赶拿破仑。”

“你们从哪里出发来到这里？”

“从哈尔科夫，从基辅，从罗斯托夫。（俄语）”

“那么你们见过许多美丽的地方！你们喜欢我们这里还是喜欢俄罗斯？”

好地方，坏地方，我们喜欢俄罗斯家乡。”

一匹马奔腾而来，挟带着一股烟尘，马停下来，马背上坐着一位军官，他向哥萨克士兵们训斥道：“走开！行军！谁允许你们停下来的？（俄语）”

“再见，老大爷！”那些人对柯希莫说，“我们也该走了。……（俄语）”他们扬鞭策马而去。

军官停留在松树脚下。他高高的个子，生得单薄，有着贵族风度和忧郁表情。他将没带帽子的头抬向飘着几丝浮云的天空。

“您好，阁下，”他对柯希莫说，“您懂我们的语言？”（法语）

“是的，略懂一些，（俄语）”我哥哥回答，“但是不如您的法文说得好。”（法语）

“您是本地的人吗？拿破仑来此地时您是否在这里？”（法语）

“在，军官先生。（法语）”

“您认为他如何？”（法语）

“我尊敬的先生，军队总是造成许多破坏，无论那些军队带来了什么思想。（法语）”

“是的，我们造成了大的灾乱，但是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可言……（法语）”

他忧伤而恼火，虽然他是一个胜利者。柯希莫对他产生同情，想安慰他：“你们打胜了！（法语）”

“是的。我们打得很好，太好了。但是也许。。。。。。（法语）”

只听见突然爆发出一声尖叫，接着一声跌倒的“扑通”声和拉枪栓的声音。“干什么？”（俄语）”军官问道。哥萨克士兵们转回来，把几个半裸着人的躯体拖在地上走，在左手里提着什么东西（右手握着一把弯弯的马刀，刀不带鞘——是的，而且——滴着血），那团东西原来是那三个喝醉了的轻骑兵的满是胡须的脑袋。“法国人！拿破仑！（俄语）全都砍了！”

年轻的军官不耐烦地命令他们把死尸弄走。他转过脸来，

仍旧同柯希莫说话：

“您看……战争……有好几年了，我把一件可恨的事情尽我们之所能地做好了。这场战争……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我根本无法解释的理想……（法语）”

“我也是。”柯希莫回答道，“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法语）”

那军官从忧伤变得激动不安起来。“那么。”他说，“我该走了。”他行军礼告别，“再见，先生……请问尊姓大名？（法语）”

“柯希莫·迪·隆多男爵。（法语）”柯希莫在他身后大声说道，他已经动身走了，“再见，一路平安……（俄语）您的姓名呢？（法语）”

“我是亲王安德烈……”奔驰的战马把他的姓氏卷走了。

三十

我不知道这个十九世纪将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它一开头就

不好，接着越来越糟下去。复辟的阴影笼罩着欧洲，一切革新者——雅各宾党或波拿巴分子——几乎都失败了。专制制度和耶稣会重新掌权。青年时代的理想、光明、我们十八世纪的希望，统统化做灰烬。

我把我的思想寄托于这本书中，我不知道用其他方式表达。我始终是一个冷静平和的人，没有强烈的激情或狂热，是一家之主人是世袭贵族，思想开明，循规守法。政治上的急剧变动从来没使我经受大起大落，而且我希望如此继续下去。可是内心里，又是多么难过哟！

从前不一样，有我哥哥在。我对自己说“有他替我们大家着想”，我只爱过日子。世事变化的标志，对于我来说，不是奥地利人、俄国人到来，不是并入皮埃蒙特，不是新的税捐或我知道的什么事情，而是打开窗子看不见他的树晃动了。现在他不在了，我觉得我应当考虑许多事情，哲学、政治、历史，看报、读书，脑袋都快胀破了。可是他说的那些都不在里面，那是他的理解，一种包容一切而不能用语言说清的东西，只有象他那样身体力行地去体验，只有象他那样一生到死都该苦自己的人，才能给大家做出奉献。

我记得他生病时的情景。我们看出来了，因为他把他的简陋的卧具搬到了广场中心的那株大核桃树上。而从前，他出于野生生物的本能，总是把睡处隐蔽起来。现在他感到需要时时

有人照看。我的心紧张起来。我过去总想他将来不会喜欢孤独地死去，这可能就是一种死的预兆。我给他派去一个医生，爬梯子上去的，他下来后做了一个苦脸，并摊开双手。

我爬上梯子。“柯希莫，”我开始对他说，“你活了六十五年了，怎么能继续待在树上呢？你想说的你都说了，我们理解，你向我们表现出了一种你的伟大的精神力量。现在你可以下来了。那些终生在海上飘流的人也有一个离船上岸的年龄呀。”

不行。他摆摆手做了否定的表示。他几乎不再说话了。有时候，他起身，用被子连头裹住，坐到一根树枝上晒一会儿太阳。更远的地方他去不了。那时有一个平民老太太，一位神圣的妇女（也许是他过去的情人），去给他清理换洗，给他送热的饮食。我们把木梯子靠树干架着，因为时时需要有人上去帮助他，也因期待他什么时候决定走下来（别人都这么想，我可了解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周围，广场上总是一群人陪伴他，他们互相之间闲聊，有时也同他说一两句，虽然他们知道他不想再说话了。

他的病情恶化。我们把一张床抬上树，成功地把床架平稳，他很乐意躺上面。我们有些后悔没有更早一些想到。说实话，他并不是存心要拒绝舒适的享受，尽管生活在树上，他总是设法尽可能生活得好一些。于是我们赶紧给他提供其它的方

便：一些替他挡风的席子，一顶账子和一只火盆。条件稍微改善一些了，我们送上去一张安乐椅，把它固定在两棵树之间。他开始坐在椅上度过白天的时光，裹着他的被子。

一天早上，我们看见他不在床上也不在椅子上，当大家抬头向上看，都吓坏了：他爬到了树顶上，骑步在一根极高的枝头上，身上只穿了一件衬衣。

“你在上面做什么呀？”

他不回答。他已经半僵硬了。他能爬上树顶简直是奇迹出现了。我们准备了一张收橄榄时用的那种大布单，派二十来个人撑着布单，等待他摔落下来。

同时一位医生上去了。那是一次极费事的攀登，必须把两架梯子连结起来。他下来说：“让神父上去吧。”

我们事先已商量好让一个唐·贝利克莱神父上去试一试。他是他的朋友，在法国人执政期间是立宪派教士，在还没有禁止神职人员时他参加过共济会。吃尽苦头之后，新近被主教恢复神职。他穿着祭礼服，托着圣体盘，后面跟着辅祭人。他在那上面停留了一会儿，好象是闲谈了几句，然后就下来了。“他接收圣礼了，唐·贝利克莱，是吗？”

“没有，没有，但是他说很好，他觉得这样就很好了。”
没能从他嘴里掏出更多的话来。

撑着布单的人们累了。柯希莫坐在树上，纹丝不动。刮起风来，是西南风，树梢摇曳，我们准备好接人。就在这时候天上出现一只热气球。

一些英国的气球驾驶员在海边做飞行练习。那是一只漂亮的大球，装饰着彩穗、飘带和花结，挂着一个柳条吊舱，里面坐着两名军官，尖尖的三角帽，金光闪闪的肩章，他们用望远镜观看下面的风景。他们把望远镜对准广场，观察树上的人、摊开的布单、人群，真是世界奇观。柯希莫也抬起头，注意地望着气球。

正在这时热气球被卷入西南风的旋转之中，开始象陀螺一样在旋风中飞快转动起来，向海上飘去。飞行员们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动手减小——我想是气球的压力，同时抛出锚，以便抓住什么支撑物。锚带着长长的绳子在空中飞舞，闪耀着银白色的光，随着气球的斜向飞行，现在飘到了广场上空，在大约与核桃树尖相齐的高度上、我们很担心碰到柯希莫。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后来我们的眼睛在一瞬间里看到的事情。

奄奄一息的柯希莫，当锚的绳子靠近他之际，一跃而起，就象他年轻时经常蹦跳的那个样儿，抓住了绳索，脚踩在锚上

，身体蜷缩成一团，我们看见他就这样飘走了，被风拽扯着，勉强控制着气球的运行，消失在大海那边.....

热气球飞过海峡，终于在对岸的海滩上着陆了。绳子上只拴着那只锚。飞行员们一直忙于掌握航向，对别的事情毫无觉察。人们猜测垂死的老人可能是在飞越海峡时坠落了。

柯希莫就这样逝去了，没有让我们得到看见他的遗体返向地面的欣慰。在家族的墓地上竖起一块纪念他的墓碑，上面刻写着：“柯希莫·皮奥瓦斯科·迪·隆多——生活在树上一——始终热爱大地——升入天空。”

我写这本书时，时常搁笔，走到窗前。天上空荡荡的，我们这些翁布罗萨的老人在绿色的苍穹之下生活惯了，觉得看这样的天空很是刺眼。人们说在我哥哥离去之后，树木悲伤不已，难以自自持，纷纷倒落，又说因为人们玩弄斧子发了疯。后来，植被大为改观，不再有圣栎树、榆树、栎树，现在是非洲、澳洲、美洲、印度都把它们的树木和树根伸到了我们这里。古老的树种留在地势高的地方，小山上是橄榄树，高山上是松树林和栗树林。海滩上是红色的澳大利亚桉树和大象似的仙人掌，这样一类庭院观赏型的巨大的和单棵的树，剩下的就是棕榈树，它们一副披头散发的样子，这些树都不适合在荒野上生长。

翁布罗萨不复存在了。凝视着空旷的天空，我不禁自问它是否确实存在过。那些密密层层错综复杂的枝叶，枝分杈，叶裂片，越分越细、无穷无尽、而天空只是一些不规则地闪现的碎片。这样的景象存在过，也许只是为了让我哥哥以他那银喉长尾山雀般轻盈的步子从那些枝叶上面走过。那是大自然的手笔，从一点开始不断添枝加叶，这同我让它一页页跑下去的这条墨水线一样，充满了划叉、涂改、大块墨渍、污点、空白，有时候撒成浅淡的大颗粒，有时候聚集成一片密密麻麻的小符号，细如微小的种籽，忽而画圈圈，忽而画分叉符，忽而把几个句子勾连在一个方框里，周围配上叶片似的或乌云似的墨迹，接着全部连结起来，然后又开始盘绕纠缠着往前跑、往前跑。纠结解开了、线拉直了，最后把理想、梦想挽成一串无意义的话语，这就算写完了。